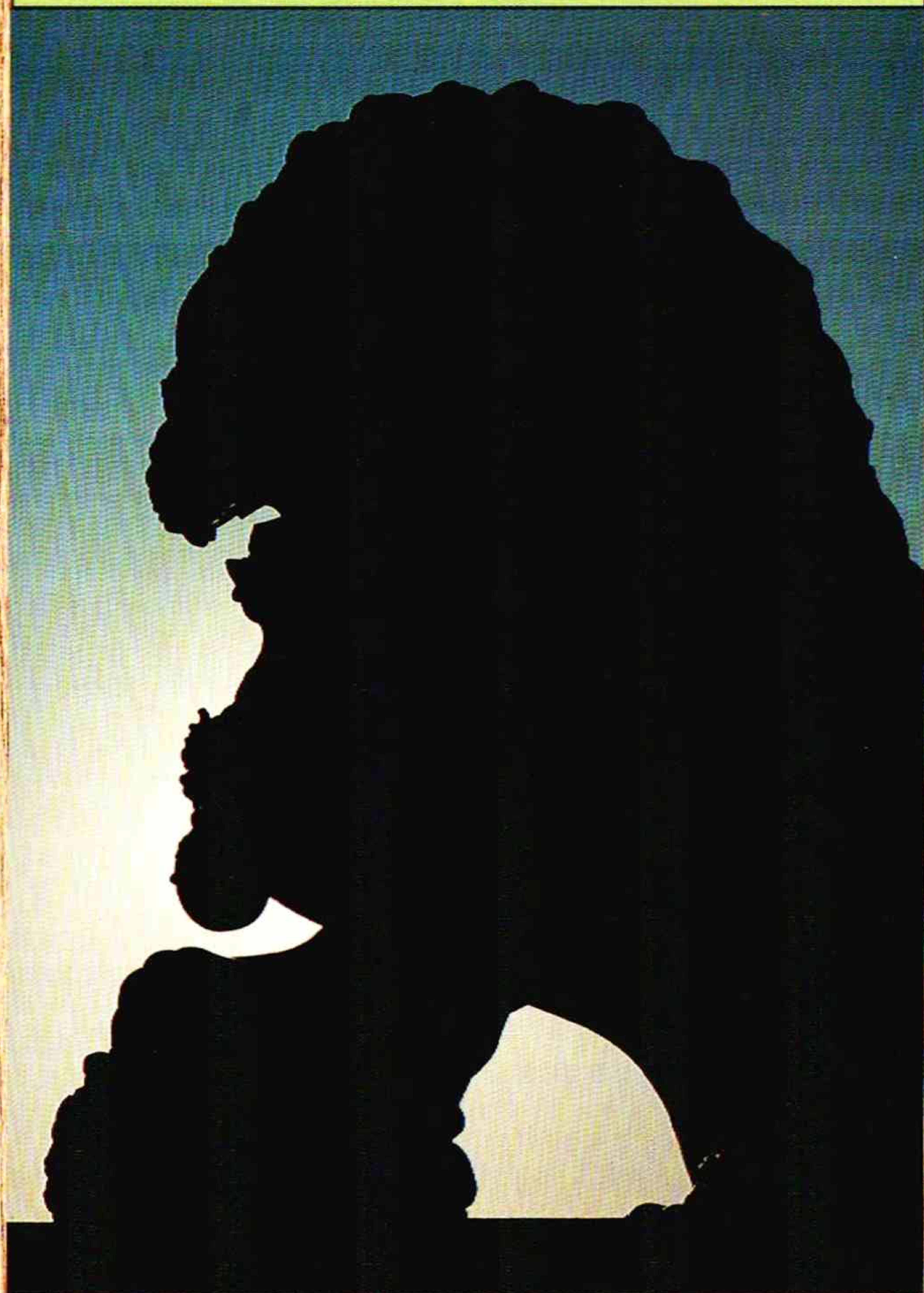
蕭風編著

明清十大名案



商務印書館

蕭風編著

明清十大名案

商務印書館

明清十大名案
編 著 者——蕭風
責任編輯——黃港生
出 版 者——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芬尼街2號D僑英大厦
印 刷 者——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版　　次——199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62 07 5111 6

目錄

前　言

中國古代歷史上有許多震撼人心的著名案件，它們對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是當時政治和司法狀況的生動記錄。作爲中國政治法律制度史的研究者，深感有必要精選其中一些曲折離奇而又驚心動魄的案例以饗讀者，藉以瞭解專制政治的腐朽和司法的黑暗，體會中國古代法律的精神，收到溫故知新和鑒古明今的功效。

明清兩代處於帝制晚期，距今爲時最近，留存的史料和司法檔案最豐富，人們對於其時其事也最感興趣，因此我們理當率先推出明清時期的十大名案。

書中的案例，基本上取材於信史和司法檔案，也參閱了有關的論著。爲了增強可讀性，編寫時對某些細節和對話進行了加工。對於某些迄今尚無定論的問題和歷史疑點，書中採用了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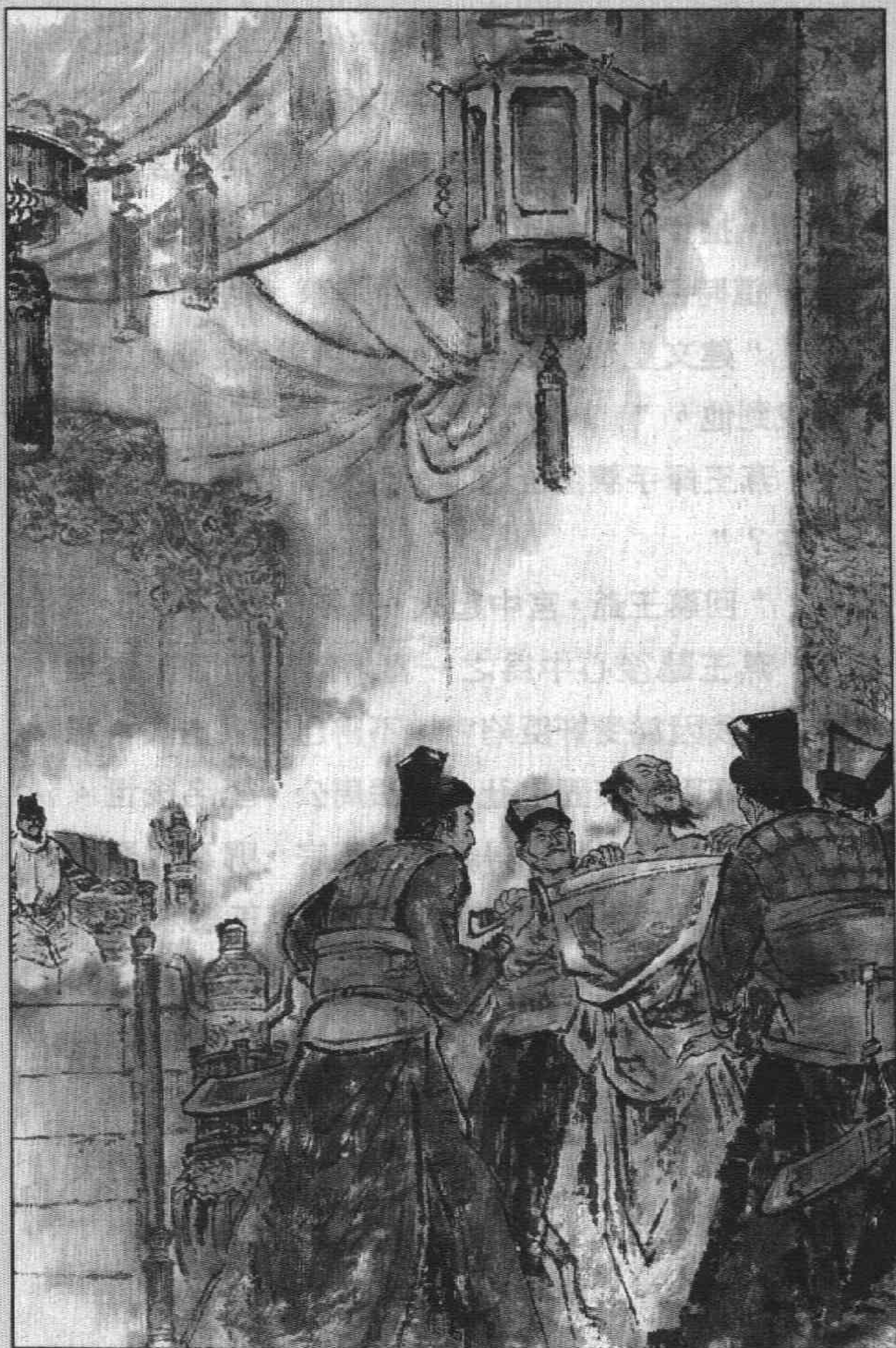
的研究成果或持之有故的一家之言。

限於學識水平，舛誤失當之處在所難免，敬祈讀者指正。

編著者

一九八九年七月

一、皇帝失踪　名臣殉難



一 皇帝失踪 名臣殉難

明朝建文四年(1402 年)六月十三日，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率軍攻陷京師。燕王登上金殿，只見一群文武大臣跪拜在殿下。兵部尚書茹瑺，搶步上前叩頭，請燕王即位稱帝。

這時燕王的衞士急沖沖跑來，低聲報告燕王："建文皇帝踪影全無，宮中四處搜尋，也沒有找到他。"

燕王揮手讓衞士退下，大聲問茹瑺："少主何在？"

"回禀王爺，宮中起火，皇帝已經燒死了。"

燕王聽後心中爲之一喜，但却滿面悲傷地說："我因爲受奸臣陷害，不得已起兵自救。意在清除奸臣，安固宗社，效法周公，垂名後世。誰知少主輕生，我已得罪天地祖宗，哪裏敢登上皇位呢？請大家另選德才兼備的親王繼承大統吧！"茹瑺又叩頭說："大王應天順人，理當即位。"燕王把眼光移向文武群臣。文武大臣俯伏在地，齊聲呼道："請殿下即位。"

燕王再次推辭。群臣說："天下是太祖的天下，大王是太祖的嫡子，以德以功，應正大位。"燕王見狀說道："明天再說吧！"

燕王走到宮中起火的地方，只見火堆中有一具屍體，燒得如同焦炭，無法辨認男女。周圍有宮女在說是建文帝的馬皇后自焚而死。燕王大驚失色，心想：天下如知建文帝尚存，定然人心浮動思亂，建文朝官吏就會心懷貳志，我借清君側之名起兵，只有建文帝死去，我才能安穩地當皇帝，否則，天下人心難平。於是燕王高聲宣佈："少主已自焚而死，敢有謠言惑衆者，斬！"

建文帝爲何下落不明？燕王奪取帝位之後又將如何動作？且容下面道來。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明太祖朱元璋多妻多子女，他的妃子中既有漢人，也有蒙古人和高麗人，第四子朱棣就是蒙古妃所生。太祖共有二十六個兒子、十六個女兒。長子朱標立爲太子，其餘兒子都封爲親王，各領重兵，分駐一方。其中燕王朱棣駐紮北平，手下兵強馬壯。燕王頗具文韜武略，深受太祖欣賞。但自古以來就有嫡長子繼位的傳統，加上朱標又是患難之妻馬皇后所生，因此太祖在太子朱標病逝之後，沒有選擇其他兒子作皇儲，而立朱標的次子朱允炆爲皇太孫，這是符合嫡長世襲制的原

則的。

皇太孫朱允炆腦袋長得不正，性情又過於溫和，太祖對他能否承擔治理天下的重任很不放心。一天，太祖出了一句上聯讓太孫對下聯。太祖出語爲：“風吹馬尾千條綫。”太孫答道：“雨打羊毛一片膻。”下聯不但沒有一點帝王的氣度，而且全是灰溜溜、淒慘慘的形像，太祖不禁爲之黯然失色。

燕王朱棣此時正巧在太祖身旁，他也對了一句：“日照龍鱗萬點金”。太祖聽後拍案叫絕。燕王此句下聯，正是他胸中有着帝王抱負的表露。可惜太祖已立太孫爲皇儲，燕王空有雄心，太祖在世，他是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的。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朱元璋病死在南京。太孫朱允炆即位，以明年爲建文元年。

朱元璋的次子秦王在洪武二十八年病死，第三子晉王在洪武三十一年病死。朱元璋在世的諸子中，只有第四子燕王序列最長，建文帝對他也最不放心，一場殊死鬥爭漸漸拉開帷幕。

建文帝登基不久，就採納了齊泰、黃子澄二個親信大臣的建議，着手削除藩王的勢力。

消息傳到北平，燕王大爲驚恐。他早有奪位的準備，與心腹謀士姚廣孝、袁珙、金忠等人擬

定了練兵計劃。姚廣孝法名道衍，是出家的僧人，在燕府充當軍師。他們自以爲暗中準備起事，神不知鬼不覺。但是建文帝最提防的就是燕王，早已有探子把燕府的動向報告皇帝了。

建文帝派人去北平刺探虛實。誰知燕王早在建文帝周圍宦官中收買了耳目，消息當然走漏了。

燕王聞訊，自思尙無充分準備與皇朝對抗，爲了成其大事，不得不假裝瘋癲失常。

燕王披頭散髮，在街上邊走邊唱，手舞足蹈，語無倫次。他看到攤頭賣食物的，伸手就抓了往嘴裏塞。攤主被他弄得目瞪口呆，不敢出聲，心想：王爺這是怎麼了，竟然如此不成體統，難道是瘋了嗎？

燕王吃完食物，又到酒肆，看見幾個粗俗之人在猜拳飲酒，猛地撲到桌邊，端起大碗將酒一飲而盡，嘴裏連聲說道："大碗酒、大塊肉，快哉！快哉！"嚇得衆人三魂掉了二魂，你看我，我看你，就像一群泥人動彈不得。

燕王喝了幾碗酒，分文不付，話也不說就朝門外走去。來到酒肆旁的下水溝，居然倒臥下去，滿身泥污，翻滾不已。這一連串的表演倒也十分逼眞。頃刻之間，街市上人人都在議論："燕王

得了瘋癲之症！”

燕王一面欺騙建文帝，一面加緊起事的準備。數月之後，姚廣孝設計誘殺了朝廷委派的北平軍政長官張昺、謝貴。燕王誓師抗命，削去建文年號，改稱洪武三十二年，起兵靖難，宣稱清君側、誅奸臣。一場歷時四年的殘酷戰爭——靖難之役爆發了。

燕王出師通州，指揮房勝投降。燕師又攻陷薊州，擒殺都督指揮馬宣。接着又奪取遵化、居庸關和懷來，眞是旗開得勝，勢不可當。

建文帝聞訊，下詔廢燕王爲庶人，命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率軍討伐燕王。建文帝自以爲征討燕王定如秋風掃落葉一般，因此令部下：“與燕王對陣，務必不要傷害他，以免讓我負有殺叔父之責任。”

誰知，耿炳文率領三十萬大軍，在滹沱河一役大敗而逃。建文帝採納黃子澄的建議，委任曹國公李景隆爲大將軍，代替耿炳文。齊泰說：“李景隆能文不能武，只知紙上談兵，不能委此重任。”建文帝不聽，讓李景隆調兵五十萬前往征討。

燕師的兵力遠不如明軍，但是燕王親自率師作戰，指揮得當，李景隆卻空言說經，打起仗來

暈頭轉向，在眞定一戰大敗，退守德州。燕師乘勝攻下德州，李景隆退至濟南。

建文帝見李景隆一敗再敗，就下令罷免他的大將軍職務，由左都督盛庸代理軍務；並且升山東參政鐵鉉爲山東布政司使，幫辦前綫軍務，防守濟南。同時又派遣使者前去與燕王議和。燕王當然不肯半途而廢。他拒絕議和，下令猛攻濟南城。

鐵鉉差人出城求降，燕王信以爲眞。鐵鉉又派父老去請燕師退兵十里，請燕王入城。燕王一口答應。

第二天，濟南城門大開，燕王率衛兵騎馬渡過吊橋，慢慢往城內走。城內軍民伏地高呼萬歲，燕王躊躇滿志，走到城門下邊。猛聽頭頂一聲巨響，燕王急忙勒住馬，一塊鐵板從城上落下，正巧砸在馬頭上。燕王坐騎倒地而死，燕王跌倒在馬旁，被衛士扶起，乘另一匹馬逃走。鐵鉉聽說燕王僥倖逃生，嘆息不已，趕忙準備迎戰燕師。

燕王大難不死，心有餘悸。燕師攻城，以火炮轟城。鐵鉉見勢不妙，忙在城上掛起一塊方牌，上書“太祖高皇帝之靈”。燕王見狀，無可奈何地下令停止炮擊，以免擊壞太祖神牌。在鐵鉉的固守下，濟南城居然牢不可破。燕師不得不撤退。

鐵鉉和盛庸乘機追殺，收復了德州。

建文帝傳旨升任鐵鉉爲兵部尙書，封盛庸爲歷城侯，拜爲平燕將軍，命令北伐燕王。

盛庸率明軍與燕師決戰於東昌，燕王陷入重圍，東奔西突，但明軍奉建文帝詔令，只能活捉，不敢加害於燕王，因而讓燕王衝出重圍。燕王重整旗鼓，此後明軍逐漸潰敗。叔侄相爭，鹿死誰手本無定數，但是建文帝又想翦除燕王，又想留下美名，不能對燕王予以致命打擊，加上指揮無能，多次坐失良機。而燕王身先士卒，又注意戰略戰術，再加上收買了建文帝宮中的宦官，得知朝廷機密重情。經過幾次反覆，燕師由少到多，越戰越強。燕王採取直搗南京的戰術，攻下揚州、高郵、南通州、泰州等地，從蘇北全綫出擊，六月初三誓師渡江。守軍紛紛解甲投降。燕師終於攻破長江天險。

燕師渡江之後，集中全部兵力猛撲京師咽喉金川門。把守金川門的谷王朱橞是燕王的弟弟，他與李景隆見燕兵一到，就開門投降。

建文帝聞訊，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在宮中走來走去。周圍的幾個太監早已被燕王收買，此刻正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心中暗暗得意：燕王登基，我們要得頭功了，少不得富貴有加。

建文帝猛地停住，拔劍朝天：“罷了，朕當與國家共存亡！國將不國，還有何顏在世，不如一死！”翰林院編修程濟急忙拉住建文帝說：“燕王也是太祖之子，陛下何必如此，不如出走。”

建文帝說：“朕如出走，皇后如何處置？”

馬皇后在旁從容而言：“陛下不必牽掛，我自有辦法。”

建文帝又說：“燕賊必不肯輕易罷休，朕往何處避難。”程濟在建文帝耳邊獻上計策，只見建文帝點頭稱是。

片刻之後，宮中火起。原來是建文帝下令舉火焚燒大殿。衆人四散奔逃，只有馬皇后不但不走，反而縱身往火堆中一躍，以身殉難。建文帝乘着濃烟烈火，換上便服，悄然而去。

話題又回到皇宮的焦屍問題上。

燕王站在焦屍面前，明知似是而非，却痛哭失聲：“小孩子不懂事，怎麼就這樣輕生呢？”於是下旨照天子之禮將馬皇后的屍體當作建文帝的屍體安葬了。

第二天，諸將上表勸燕王即位，燕王又假惺惺地推辭不就。

第三天，諸王上表請燕王即位，燕王再次推辭。諸王與群臣頓首，堅持請燕王登基。於是燕

王去孝陵拜謁了太祖神位，入城到奉天殿接受群臣的三拜九叩，成爲明代第三個皇帝，史稱明成祖。

名士不畏死　十族無一存

成祖入宮之後，下令清洗宮廷。大多數宮人、女官、太監都被殺死，只有那些曾經得罪建文帝的人留下一條命。成祖懸賞捉拿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尙書齊泰、禮部尙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等二十九個"奸臣"，凡是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綁縛以上奸臣的，可以升官發財。過了幾天，又增加了徐輝祖等五十多人爲奸臣。一時爲求升官發財而捉拿建文朝官吏的人多如牛毛，許多人乘機搶劫財物，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就在成祖密鑼緊鼓捉拿"奸臣"——忠於建文帝的大臣的時候，有一個人滿身披麻戴孝來到宮門前，伏在地上大聲痛哭。成祖聽到哭聲，命令將哭者押來查問是何事情。

錦衣衛鎭撫伍雲將哭者押到成祖面前："啓奏陛下，在宮門外痛哭者就是懸賞捉拿的方孝孺！"

成祖不由得感到驚奇："方孝孺，朕到處懸

賞捉拿你，你却自投羅網，這是爲何緣故？”

“朝廷大臣，當與國家共存亡。如今名教掃地，我固當一死以報國家，特來以死祭奠先帝。”

成祖冷笑道：“豎子以死圖名，談何容易。朕偏不讓你死，看你有甚麼辦法。”說罷，成祖命令左右將方孝孺帶下去關押起來。

成祖進入南京之後，大肆屠殺建文帝的忠臣，眞可稱得上殺人如麻了，這次爲何一反常態，對方孝孺大發慈悲呢？原來，此次燕師南下之前，姚廣孝留守北平，他送燕王到郊外，對燕王再三提醒：“文學博士方孝孺，在士人中影響甚大，殿下打下南京，千萬不可殺他。如果殺他，天下讀書人從此斷種了。萬望收歸方孝孺爲我朝所用。”燕王點頭稱是，牢記在心。因此，雖然在奸臣榜上把方孝孺列爲首犯，但却打算拿獲之後勸他臣服。

成祖把方孝孺關進監獄，找來他的弟子廖鏞、廖銘等人勸說方孝孺爲新朝效力。方孝孺勃然大怒：“你們跟隨我多年，難道還不明白事理嗎？”弟子不敢多說甚麼，回去向成祖覆命，成祖並不怪罪。

大凡新皇帝登基，都要由大臣草擬即位詔，廷臣一致推舉方孝孺執筆起草，都說他的學識淵

博、文筆優美，其他人無與倫比。成祖命令請方孝孺出獄。

方孝孺仍然披麻戴孝來到殿前，滿懷悲憤。

成祖待之以禮，降座相勸說："先生不必如此悲戚，朕是效法周公輔佐成王的呀。"

方孝孺毫不留情面地回答："成王在何處？"

成祖哭喪着臉說："他自焚死了。"

"爲甚麼不立成王之子繼承帝位？"

"國家需要年長的人爲君，不宜立年幼兒童爲君。"

"爲甚麼不立成王之弟繼承帝位？成王之弟不是已年長了嗎？"

成祖被方孝孺一連串的問題問得理屈辭窮，只好搭訕着說："這是朕家裏的事，先生就不必多管了。"說罷，成祖令左右遞給紙筆，婉言相告："先生乃一代儒宗，今有即位詔須請先生起草，萬望不要推辭了。"

方孝孺將筆扔在地上，邊哭邊罵："要殺就殺，我決不替你這種人起草詔書。"

成祖再也忍不住一肚子的窩火，大聲發作起來："你想死個痛快，沒那麼容易！就算你不怕死，難道不怕滅掉九族嗎？"

方孝孺聲震朝堂：“你就是滅掉我十族，我也决不向你屈服。”說完，他又撿起地上的墨筆，揮毫書寫幾個大字，將紙扔給成祖。

成祖一看，分明寫的是“燕賊篡位”四字，不禁勃然大怒：“竟敢罵我是賊，給我剮了他的嘴！”左右衛士拔刀上前，用刀從方孝孺的嘴角向耳後一拉，方孝孺頓時鮮血淋漓，昏厥倒地。成祖不解氣，在殿堂上大呼：“朕要滅你十族！”

成祖下令將方孝孺押回監獄，派出錦衣衛四下逮捕方孝孺的親戚，凡是在九族範圍之內的全部抓來，連他的學生和朋友也作爲一族。歷史上只有株連九族的酷刑，還沒有十族連坐的先例，明成祖運用刑罰來鎮壓反對派，眞是無所不用其極。

明成祖命令手下人抓到屬於方孝孺的十族範圍內的人，都押到方孝孺面前讓他瞧瞧，看他是否忍心親友被殺死。方孝孺全然不顧，於是十族之人全被處死。

最後，成祖對方孝孺算是完全絕望了，下令押到聚寶門外凌遲處死。方孝孺臨死前留下絕命詞：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

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

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

方孝孺的弟弟與他同刑，見方孝孺潸然淚下，就對他朗讀了自己所作的一首詩：

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

吟罷絕命詩詞，兄弟二人同時殉難。後來有人統計方孝孺十族之災，總共死了八百七十三人。

其他不願意歸順成祖的官吏，也都被處以極刑。如戶部侍郎卓敬、右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尙書陳迪、刑部尙書侯泰等人，都是先受慘刑，有的割舌，有的斷手足，然後處死。齊泰、黃子澄兩個謀臣被抓獲後，成祖親自審訊。兩人與成祖爭辯是非曲直，不肯屈服，成祖下令將他們碎屍萬段。

成祖最恨的一個人要算是兵部尙書鐵鉉了。成祖當年在濟南險些死在他手下，一直耿耿於懷。鐵鉉被逮捕後，成祖喝令押來相見，“究竟鐵鉉是何等模樣，今日要問他鹿死誰手。”

尙書雖死不背主　御史復活“瓜蔓抄”

鐵鉉被押到殿堂，背對成祖，表示不屑一顧。成祖說："你看看朕，便可饒你。"鐵鉉大笑："一死何足道哉，大丈夫寧死不屈！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我決不偷生。"

成祖惱羞成怒，命人將鐵鉉的耳朵和鼻子割下，烤熟了塞到他的口中，冷笑着問："味道美不美？"這種殘忍無比的折磨方法，虧得身爲皇帝的成祖想得出來。

鐵鉉受此毒刑，仍然不屈不撓，他厲聲回答："忠臣孝子的肉，味道怎麼可能不美？"言下之意，燕王謀反，背叛太祖，是不忠不孝之人。成祖怎能受得下這種挖苦，命令用刀將他的肉一寸一寸地割下來。鐵鉉在朝堂上受刑，一直到死都罵不絕口。

成祖命令左右抬來一口大鐵鍋，把油倒入裏面燒沸，然後投進鐵鉉的屍體，刹那間，屍體煎熬成黑炭一般。成祖讓人把屍體面朝上，翻來翻去，屍體仍然背朝上。成祖怒不可遏，命令小太監們用十多根鐵棒夾住屍體，一定要讓鐵鉉面朝自己，"活着不朝見我，死了也要你朝見我！"誰知話音未落，油鍋裏"撲通"一聲，屍體把沸油濺起一丈多高，小太監們手都被燙傷了，一齊丟下鐵棒躲到旁邊，屍體却仍然背朝天。

成祖見狀，嚇得心驚肉跳，不敢再想新花樣，命令將屍體安葬了。

看到這裏，人們或許會問：明成祖是否有點歇斯底里，像個迫害狂？事實上，成祖用武力奪取天下，心理的壓力是非常大的。皇位來得不易，也不合正統觀念，他非常擔心天下人心不服，因此採取嚴刑鎮壓的威懾政策，對忠於建文帝的官吏大肆殺戮，以清除敵對勢力。此外，他也迷信暴力能改變一切，既然能夠用刀劍打天下，也能用刀劍治天下。再加上建文帝下落不明，他需要盡快穩住局勢，如果誰拒不歸順新朝廷，就要懲一儆百。爲了達到短期內平治天下的目的，成祖是不擇手段的。

然而，忠於建文帝的人並沒有因此退縮。景清就是典型例證。

左都御史景清，曾任北平參議，前去刺探燕府虛實，當時與燕王談得很投機。成祖即位，景清前來歸附。成祖大喜：“這是故人。”下令官復原職。

景清與成祖巧爲周旋，深受信任，得以接近成祖。雖然被士人恥笑爲沒有氣節，他也不在乎，而在袖中暗藏一把短劍。

過了兩個月，景清朝見皇帝，猛然撲向成祖，

左右侍從將他抓住，從他身上搜出短劍。景清見事已敗露，於是大罵不已。

成祖又驚又怒，命令左右敲掉景清的牙齒。景清把嘴裏的血水吐到成祖的龍袍上。成祖命令剝下景清的皮，中間塡上草，懸掛在長安門，以警誡後人。

一天，成祖出宮，途經長安門時，掛皮的繩索突然斷了。皮囊掉在成祖前面，仿佛還要撲上去行刺。成祖心中害怕起來，趕快讓人把景清的皮囊燒掉。

在這一系列反抗和抵制之下，成祖心理更加變態。他下令將景清的九族全部連坐，誅殺甚衆，由於株連範圍越來越大，景淸原籍的村落淪爲廢墟。歷史上把這一血案稱之爲"瓜蔓抄"，意思是說殺人如同瓜蔓起田，不分枝葉、瓜藤，全部淸理得一乾二淨。

在成祖的這種血腥統治下，建文帝怎敢出頭露面呢？但是，成祖找不到建文帝的眞身，是決不會睡上太平覺的。

皇駕庵裏藏病猫　穹窿山中埋天子

建文帝出宮之後隱居於何處，這在當時就是

一個衆說紛紜的疑案。除了說建文帝自焚以外，很多史籍記載建文帝從南京出走之後，暫居吳縣，旋又跋山涉水，遊於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地。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建文帝在成祖四處搜尋的危急情況下並沒有遠離京師南京，而是隱藏在蘇州吳縣黿山的普濟寺。

普濟寺的溥治和尚是明初的高僧，他精通經典，洪武年間被召爲僧錄司右講經，後升爲左善世，是皇太孫朱允炆的主錄僧。建文帝出走之後，想起溥治和尚在普濟寺，他是一個可靠的僧人，於是翻山越嶺，連夜兼行，來到普濟寺暫避風頭。

此事雖然機密，但在成祖的嚴密訪查之下，沒有不透風的牆。永樂四年（1406 年）消息讓溥洽的同行得知，報告給成祖。成祖立刻派人把溥洽逮到京師，囚禁起來。但派人去普濟寺搜查，又不見建文帝的踪影。溥洽德高望重，他拒不承認隱藏過建文帝之事，成祖也不便貿然將他治罪，就把他軟禁起來，免得他到處去亂說建文帝尚存人世；同時又派胡濙出外訪求異人；還派鄭和下西洋尋找建文帝的踪迹。

原來，建文帝在普濟寺沒有久留，他在穹窿山衆多的寺廟中顚沛流離。就在他如同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明成祖的謀士姚廣孝歸隱

吳縣的禪寺，成了建文帝在茫茫大海之中的救命帆船。

姚廣孝爲燕王出謀劃策，定下了奪取天下的大政方針。沒料到靖難之役歷時數年，全國人民蒙受戰火荼毒，使這位出家人的良心受到折磨。於是他激流勇退，不受宮女，不肯蓄髮，而是請求回家鄉當和尙，從此逃離塵世。

明成祖爲了答謝姚廣孝的功勞，將吳縣穹窿山劃爲他的佛地，整個山中具有嚴密的防範措施，大小事情都要報告少師姚廣孝——道衍和尙。

建文帝的下落很快便被姚廣孝知悉，他作了一首七律比喻建文帝的悲慘境地，表示願意收留他。詩名《病貓》：

唧蟬踏雪世難尋，爪斂毛摧苦病侵；
既倦終宵巡檐下，唯思長日臥花蔭。
欲急快啖非無意，縱鼠橫行豈有心；
誰念前功能保受？夜寒收汝入重衾。

建文帝素知姚廣孝的爲人，自思除去他的庇護更無安全處所，因此欣然投奔姚廣孝，在穹窿山皇駕庵出家，從此甘心遁入空門，不再入世紛爭。明永樂年間，寺庵不分，僧尼混居一地的現象時有發生，建文帝也就住在庵中了。

姚廣孝庇護建文帝十多年，到了永樂十六年三月，他自知病勢垂危，於是托人傳信給成祖，有事求見。成祖親自來到穹窿山慶壽寺探視。姚廣孝說：“溥洽是一個好僧人，在獄監禁已多年，蒙受冤屈，請陛下赦免他吧。”成祖連忙答應姚廣孝的請求。姚廣孝見最後一樁心事已了，頓首拜謝成祖，端坐而逝。

姚廣孝一死，穹窿山不再有嚴密的防範措施了，胡濙終於探聽到建文帝隱居在皇駕庵。他去報告成祖，並請成祖饒恕建文帝，讓他在山中壽終。

成祖得知侄兒已甘心出世爲僧，對自己不再構成威脅，於是下令嚴密監視建文帝一舉一動，只要他不出庵中一步，不與世人接觸，就不要加害於他。同時，命令胡濙不時去穹窿山探看，隨時報告建文帝的狀況。

永樂十九年，明成祖遷都北京。永樂二十一年，胡濙急急忙忙趕回北京，聽說成祖駕臨宣府，胡濙又趕到宣府。成祖已經就寢，侍從報告胡濙有急事求見。胡濙告知建文帝已經病死。成祖與胡濙密談良久，決定在穹窿山就地將建文帝安葬，陵寢既要照天子的格局，又不要讓世人覺察。

胡濙奉命去穹窿山建造一座皇墳，在墓頂上

置正方形大青石一塊，暗含“天圓地方”的帝王陵寢之意，但方石在上而不在下，與一般帝王的陵寢相反，又可使世人難以推測其下面的奧秘，皇墳旁有御池、御池橋、神道，與成祖之子仁宗御制長陵碑記所載建文帝死後，成祖“備天子禮斂葬”一語符合。建文帝享年四十五歲，冷冷清清地長眠於穹窿山中。

二、奪門之變　忠臣含冤



二　奪門之變　忠臣含冤

明宣德十年(1435 年)，宣宗死於乾淸宮，皇太子年方九歲，即位稱帝，史稱明英宗。英宗一朝在明史中獨一無二地用了二個年號，並且炮制了類似宋朝岳飛的大冤案，堪稱千古奇冤。

太監弄權　皇帝被俘

一個九歲的孩童，當然不懂得甚麼國家大事。內閣中的楊士奇、楊榮、楊溥挑起中樞政務的擔子，太皇太后在幕後決策。

英宗身邊有個名叫王振的太監，爲人狡詐，最會哄騙小皇帝。英宗一天也不能離開王振，平時稱他爲“先生”而不叫姓名。王振被命爲司禮監太監，掌握了代替皇帝批硃的大權，通過對內閣預先草擬的詔旨進行批示而操縱朝政。

英宗貪圖玩樂，不認眞讀書。內閣勸他聽儒臣講授治國安民的道理，王振却挑唆他去閱兵，讓京營各衞武官在朝陽門外騎馬射箭，一時鼓聲震天，塵土飛揚，人來馬往，非常熱鬧。

太皇太后宣王振進殿。王振情知勢頭不妙，進殿後立即跪伏在地。太皇太后滿面怒氣，指着

王振大罵：“你侍奉皇帝起居，總是在他旁邊引誘爲非作歹，你的罪行難以寬恕，今天要送你見閻王去了。”王振聽後，在地上連連叩頭，正想解釋，太皇太后左右的女官已拔出寶劍，架在他的脖子上。王振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英宗見王振性命難保，連忙匍匐在地，替王振求情。衆大臣見此情景，也跪下請求太皇太后息怒。太皇太后說：“皇帝年幼，不知道這種人害國殃民，留着他有百害而無一利。既然皇帝和顧命大臣都替他求免，那就暫時留下他的腦袋，但是從今以後，不許再干預國事，誘惑皇帝。”王振叩頭謝恩，答應痛改前非。

正統七年，太皇太后病逝，王振無人掣肘，於是放手弄權，牽着英宗的鼻子走，皇太后也不加干涉。

王振掌握大權，假借英宗的名義任用私人。工部郎中王祐，拜王振爲義父，王振有一天忽然問王祐：“你怎麼嘴上光光沒有鬍鬚呢？”王祐回答說：“爺沒有鬍鬚，孩兒怎敢留鬍鬚呢？”王振仰天大笑：“我兒的孝心可嘉。”原來，太監自從閹割之後，便缺少激素，體形、聲音、容貌都有所變化，不像正常的男子漢了。王祐並未閹割，却如此獻媚，朝中士大夫無不嗤之以鼻。

然而，正由於他會拍馬屁，王振升任他爲工部侍郎。

王振對正人君子就是另一副模樣了。翰林院侍講劉球對王振種種倒行逆施非常反感，他上書給英宗。王振得知，怒氣衝天，立即下令把劉球逮捕入詔獄。

明代的詔獄，名義上是直接屬於皇帝管轄的監獄，實際上則由錦衣衛鎮撫司具體控制和管理。王振大權在握，錦衣衛也都依附於他。因此，劉球被投進錦衣衛獄，就如同進入了地獄，休想有一個完整的屍體出獄，更不必說能夠生還了。

一天夜裏，錦衣衛指揮馬順帶了一個錦衣衛校尉進入詔獄，他們鬼鬼祟祟進入牢房。

這詔獄與平常監獄不同，它不是建在地上，而是大半在地下，裏面陰暗潮濕，隔牆足足有好幾尺厚，誰在牢中呼喊，隔壁的人一點聲音也聽不到。錦衣衛在牢中晝夜用刑拷打犯人，外面誰也不會知道。因此當時人們犯法下獄，如果能夠關在刑部大牢裏，就要額手稱慶了。如果關在詔獄中，十有八九要遭到不測。

劉球見馬順突然闖進牢房，心頭不禁一沉。

馬順獰笑一聲，“劉侍講，我奉王太監之命，前來結果你的性命，請你不要記恨我們。”馬順

一揮手，校尉拔刀逼向劉球。劉球大聲呼喊：“不加審訊，就在牢中殺我，你們心目中還有沒有王法？”“王法？當今皇帝都要聽王太監的，有甚麼事不能幹？”“你們殺了我，我死了也要到太祖、太宗那裏去控告你們。”“我這就讓你去。”馬順說完把手一揮，校尉舉刀砍向劉球的脖子。劉球站在牆邊，絲毫不動。一刀，二刀，三刀，劉球的頸子斷了，鮮血染紅了全身，然而人却屹立不動。

馬順大怒：“如此無禮，死了還不屈服。”說着，舉脚向劉球踢去。劉球的身軀撲地，馬順上前與校尉一齊動手，將屍體肢解成無數碎塊，裝在蒲包裏面帶出監獄，埋在錦衣衛駐地後面的空地裏。兩人埋了屍體，前去向王振覆命。王振重賞了他們。

王振竊取朝廷大權，弄得國事日非，烽烟四起。農民暴動頻頻發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外族敵軍也不時進攻。正統十四年，蒙古瓦剌部落首領也先率人馬大舉進攻大同，戰火熊熊，警報接連不斷傳來，京師一片慌亂。

王振鼓動英宗親征。七月十七日，英宗命令太監金英輔佐郕王朱祁鈺留守京師，自己同王振率五十多萬大軍前去征討也先。

八月十四日，明英宗被也先包圍在土木堡。土木堡地勢較高，挖地二丈還不見水，當時天氣仍然炎熱，人馬兩天沒有飲水，飢渴難忍。十五日，也先派使者來堡中議和，王振信以爲眞，讓也先退兵後再議。也先果然退兵。王振見也先退兵，立刻下令移營取水，明軍擁擠不堪，一片混亂。突然間，蒙古騎兵鋪天蓋地而來，明軍猝不及防，頓時像決堤的洪水，四散奔逃，潰不成軍。

也先率騎兵左衝右殺，明軍將帥大多數戰死。王振這才知道大禍臨頭，渾身發抖，站立不穩。英宗更是沒有主意，連叫"先生，先生，如何是好！"護衛將軍樊忠，眼看明軍潰敗，不禁怒火中燒。他對英宗說："皇上遭此危難，都是王振在搗鬼，將士傷亡，生靈塗炭，我今天爲天下人誅殺此賊。"一邊說，一邊從袖中掏出鐵錘，猛擊王振頭部，王振倒地而死。

英宗在左右侍從的護衛下，騎馬狂奔。然而也先騎兵裏三層、外三層，早已把土木堡圍得水泄不通。英宗周圍將士越來越少，他見勢不妙，怕死於亂軍之中，乾脆下馬，坐在地上，於是被俘，史稱此爲"土木之變"。

臨危受命　保衛京師

八月十七日，北京紫禁城裏的人們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急得團團轉。明王朝的大臣們聚集在朝堂上號啕大哭。後宮裏面，孫太后、錢皇后更是悲痛萬分，淚流滿面，難以舉步。皇帝被俘和明軍慘敗的消息猶如晴天霹靂，把皇宮裏的人們震得暈頭轉向。

皇太后下詔立英宗兩歲的兒子朱見深爲太子，但兩歲嬰兒於危難之時當皇帝絕對不行。於是，太后又令英宗之弟郕王監國，總理朝政。

過了幾天，懷來守臣傳來奏章，報稱英宗被俘，有旨索取金帛。太后以爲用金銀財寶可以換回英宗，立即搜刮珍寶送到也先營中。誰知也先得了珍寶，毫無還人之意。太后與郕王及群臣商量應敵良策，翰林院侍講徐珵主張遷都南京。禮部尙書胡濙說：“我們去南京，也先可以追到南京。只有固守京師才是上策。”兩種意見相持不下。

就在這時，有一個官員從文臣班中走出來厲聲說：“誰敢倡言遷都，罪當斬首。京師乃天下的根本，稍動一下則大事去矣。難道不記得宋朝南渡偏安的教訓嗎？我主張迅速召兵勤王，固守

京師。”衆人聽說，點頭稱是。徐理也含慚而退。說話的官員就是兵部侍郎于謙。

于謙是浙江錢塘人，永樂十九年中進士，宣德朝任御史巡按江西時，曾經昭雪冤獄數百件，政績顯著。內閣大學士楊士奇舉薦他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于謙是位正直官員，生性剛烈，從來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因此儘管他的政績有口皆碑，但却被王振加以陷害，以莫須有的罪名關進牢房。于謙入獄三個月，終因無罪而獲釋，但被調爲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官民紛紛爲他鳴不平，請求留任，英宗不得不批准。于謙復任山西、河南二省巡撫。正統十三年，于謙被召入京，升任兵部左侍郎。英宗親征前，于謙堅決反對王振的主張，諫止親征，但英宗根本聽不進忠言勸告。

兵臨城下，于謙旗幟鮮明地提出固守京師的主張，得到郕王的讚賞，被任命爲兵部尙書，負責防守京師。朝中主戰派佔了上風，正氣抬頭，郕王也不得不順應軍民官紳的願望，壓抑奸佞勢力。

也先俘獲英宗，利用他爲籌碼要挾明朝割地賠款。太后與百官商量，于謙及其他官員都說應當早立皇帝，免得群龍無首。郕王正中下懷，暗

中催促太后早拿主意。太后於是在八月二十九日派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年幼，郕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郕王假意推辭了一番，文武群臣紛紛上書勸進，於是郕王在九月初六正式登基，尊英宗爲太上皇，以次年爲景泰元年，史稱明景帝。

于謙估計也先很快就要進攻，請景帝派官員四出招兵買馬，準備戰具，京師九門派精兵出城守護，城外居民撤退進城。在于謙的精心安排下，京師防衛事項進行得有條不紊，人心安定，同仇敵愾。

十月，也先接受明朝投降的太監喜寧的建議，挾帶英宗，攻破紫荆關。明軍守將韓清等人戰死，也先揮師東進，直逼北京。

于謙召集將士，誓死守衛京師。然後分兵列陣於九門之外，自己全副戎裝，親自率軍隊駐守最爲緊要的德勝門，並起用有罪但却善戰的軍官石亨爲京師兵馬總督，令其帶兵贖罪。

十月十三日，也先的鐵騎長驅直入，到達京城西北。石亨建議避其鋒芒，閉門不戰。于謙說："敵軍氣焰囂張，我們不可示弱，必須打掉其銳氣。"於是令石亨帶兵埋伏在德勝門外民間空房中，然後派幾百個騎兵前去誘敵。

瓦剌軍過易州，通過蘆溝橋，沿途無人阻擋，所以驕橫輕敵，見明軍幾百騎兵出戰，不思其中有詐，急不可耐要去殺敵。明軍騎兵邊戰邊退，待一萬多敵騎進入伏擊圈，只聽一聲炮響，明軍從兩側殺出，火器齊發，瓦剌軍頓時潰散。石亨從安定門出擊，截住逃兵。這時也先派來接應的後隊人馬趕到，石亨與其子石彪持巨斧殺入敵陣，瓦剌軍又向西潰逃。明軍大勝。

于謙見初戰獲勝，士氣大振，又下令石亨等將在半夜率軍襲擊也先營帳。瓦剌軍沒有料到明軍竟然主動進攻，亂成一團。明軍殺死一萬多敵軍，把也先趕向西北。于謙下令乘勝追擊，殺得也先聞風喪膽，只得狼狽遠遁。

京師保衛戰取得徹底勝利。景帝論功行賞：于謙加少保銜，總督軍務；石亨封武清侯。

也先知道無隙可乘，心生一計，聲言要送英宗回朝，借以索取財物，雙方議和。朝中的主和派吵着要迎回英宗，與也先議和。于謙力排衆議，他說："社稷爲重，君爲輕，我們不可中了敵人的圈套，必須加強防御。"景帝當然聽從于謙的意見，拒絕議和。

兄弟相爭　南宮復辟

也先見明朝拒絕議和，又派軍隊在邊界騷擾，由於明軍早有準備，入侵的瓦剌軍多次被擊潰。

景泰元年八月，也先眼看太上皇在手中毫無用處，反倒成爲一種負擔，爲了恢復與明朝的通貢和邊市，乾脆將英宗送還北京。

消息傳到北京，景帝心中七上八下，坐立不安。按照倫理人情，自己應將同父異母的哥哥接回來，但是他又是被俘的皇帝，回來之後怎樣安置？於是交給群臣討論。

吏部尚書王直說："也先如果是誠心誠意改悔自新，我們自當奉迎太上皇回國，陛下只要盡到天倫之職，優待他就可以了，不必讓位。"景帝說："你所說的話倒也有理。不過，這一帝位並非我所想謀求的，而是根據天地祖宗之命，文武群臣之言，使我受命於危難之際。兄長蒙塵，我也日夜思念，只恐也先佈置圈套，誑騙我們。"于謙從容而言："陛下大位已定，何人敢有他議？只是太上皇在外，理應奉迎。萬一敵人有詐，那是他自討苦吃，我們可以立於不敗之地。"景帝只好說："愛卿言之有理，就照你的話辦，前

往奉迎皇兄。”

景帝令使節携帶金銀、奉御書，前去迎英宗回歸。爲了盡量縮小英宗回歸的影響，景帝下令以一乘轎子、二匹馬去迎接英宗入居庸關，等到進入安定門，再更換法駕。

幾天之後，英宗到達京城。景帝出東安門迎接，與英宗下馬對拜。英宗本是昏庸無能之君，聽信王振之言親征，喪師辱國，自覺無顏再當皇帝，何況景帝正在台上，自己也無力把他搞下去，當然落得做個順水推舟的人情，一再表示情願讓位。景帝見英宗這樣謙讓，自己也裝作高姿態，表示一定要把寶座還給兄長。兄弟二人言不由衷地推讓了一番，景帝就表示“恭敬不如從命”，請英宗入居南宮，自己仍然當皇帝。

英宗幽居南宮，實際上被軟禁起來。景帝意識到英宗當了十四年皇帝，而自己才當了一年的天子，英宗的影響很大，勢力雄厚，必須嚴防他復辟。景帝命令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不許朝臣去見英宗，也不讓英宗出去見廷臣。

景帝加強了對英宗所住南池子的防範，下令砍光南宮附近的樹木，不讓人接近，並且以自己的兒子取代英宗之子爲太子。但天公不作美，太子一年後就病死了。

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大臣們眼見景帝不能起床，而太子又沒有確立，都非常不安。許多大臣主張恢復英宗之子沂王朱見深為太子。景帝一口拒絕，並聲稱自己偶有寒疾，要在十七日早朝。

大臣們議論紛紛，人心思亂。掌握軍隊的石亨、心術不正的文臣徐有貞與太監曹吉祥勾結起來，密謀推翻景帝，讓太上皇復辟，這樣可以奪得頭功，保證榮華富貴。

正月十六日夜間，石亨等人到徐有貞家聚會。都督張軏告知："太上皇欣然願意復辟稱帝，將來擁戴有功之人都要委以重任；他關心如何才能政變成功。"徐有貞裝模作樣地到屋頂觀察天象，然後下來對衆人說："天象表明今晚是最好的機會，不可錯過。"他知道發動政變吉凶難測，所以用天意來替別人壯膽。徐有貞舉事前與家人告別時說："事成之後回來做人，事敗則成為鬼魂。"引得一家老小哭哭啼啼，提心吊膽。

徐有貞等人以邊關報警為名調集軍隊。都督張軏調兵一千集結於長安門外。石亨利用兵權收了各城門的鑰匙，半夜打開長安門放張軏所率軍士進入皇城。徐有貞把門鎖好，不讓城外軍隊進來，並且把鑰匙投入水中，然後率軍急速向南宮

進發。政變軍隊到達南宮，宮門緊閉。徐有貞命軍士取巨木懸置起來，幾十個人抱住木頭撞門，又令軍士爬進牆內，內外合力毀墻。只聽“轟隆”一聲，牆毀門開。

英宗單獨出來接見政變將士，他一直對禁錮南宮滿懷怨憤，此次有人舉事推他出來重登皇帝寶座，他也是抱着“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想法掙扎一番，事成便凌駕於國人之上，事敗則囚禁於高牆之中，與幽居南宮有何差別？

石亨等人上前對英宗說：“請陛下登位。”當下衆人擁着英宗來到東華門，守門衛士喝令止步。英宗說：“我是太上皇，有事入宮，誰敢阻攔。”軍士不知所措，又來不及稟告，於是打開東華門。

衆人擁着英宗來到奉天殿，扶着英宗坐上金鑾寶座，徐有貞率衆高呼“萬歲”，敲響鐘鼓，大開紫禁城各門，此時已是十七日黎明了。

這時，群臣都在朝房中等待景帝接見，突然間聽到鐘鼓大作，各門又大開，徐有貞走出來大聲宣佈：“太上皇復位了，請大家前去朝賀。”驚慌中，大臣們來到奉天殿，一看寶座上果然是英宗，於是三呼萬歲，擁戴英宗。

英宗當即命令徐有貞以原官左副都御史兼大

學士入閣參預機務，政變的功臣自然成了新內閣的決策人。第二天，英宗升徐有貞爲兵部尙書，逮捕景帝重用的大臣。少保于謙、王文等都被關進監獄。

景帝正在齋宮養病，聽到鐘鼓齊鳴，不禁大吃一驚，急令前去打聽何事。既而太監來報告：“太上皇復位了。”景帝不知如何是好，倒在床上，痛哭起來。

這就是明史中的“奪門之變”，因爲英宗被禁錮於南宮，又稱“南宮復辟”。

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

于謙是朝廷的頂梁柱，在土木之變以後，他力挽狂瀾，擊退也先的進攻，保衛京師，勞苦功高，但從不居功自傲。景帝賜給他府第，他並不接受，而對景帝說：“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安。”于謙勤於政事，常常睡在值班的朝房裏，眞可謂宵衣旰食。他又是個諍諍漢子，耿耿忠臣。景帝拖延時間，不想迎英宗回國，于謙力主應當奉迎。可見他是以國家整體利益爲重的人，不做那種逢迎上意背離信念的事情。按理說，于謙雖然是朝廷重臣，但並沒有做出對不起英宗的事

情，本來是不該下獄的。

然而于謙却被當作頭號打擊目標被逮捕了。原因何在？

原來，政變主謀徐有貞就是當年在也先兵臨城下時主張南遷偏安的徐珵，他曾遭到于謙義正辭嚴的斥責，一直耿耿於懷。景帝時，徐有貞想謀求祭酒的官職。景帝說：“徐珵是主張南遷的那個人吧？讓他去當國子監祭酒，不是把太學生們都教壞了嗎？”徐有貞誤認爲是執掌大權的于謙在壓他。

徐有貞又削尖腦袋鑽營門路，以賄賂和諂媚取得了大學士陳循的歡心。陳循建議他改掉原名，於是他改名爲有貞。這樣，陳循多次保舉徐有貞，以瞞天過海的手法通過了景帝這一關，一直讓他爬到左副都御史的位置上。爲了實現高官厚祿的狼子野心，他又策動了政變。

“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徐有貞升任兵部尚書，並不就此罷休，又向英宗討了個武功伯的爵位。通過政變升官進爵之後，他就向于謙開刀，一出多年來的怨氣。想到獨自一人向英宗進讒言也許不夠，他又拉上了石亨。

石亨本是犯罪的軍官，于謙用他的長處，在也先兵臨城下時保他出獄，以功贖罪。後來石亨

得以封侯，自己覺得慚愧，又非常感激于謙，就討好于謙，上疏給景帝，推薦于謙的兒子于冕為千戶。于謙聽說之後非常生氣，他上疏給景帝："國家多事，我身為大臣，理當不得顧及私恩。石亨身為大將，不推薦有能力的行伍為軍官，而偏要推薦我的兒子，怎麼向大家交代呢？我主張軍功不能濫賞於有權勢的大臣的親屬。並且，如果需要為兒子討官，我自己完全可以直接向皇上提出請求，何必有勞石亨呢？"景帝深以為然。

石亨聞知自己的不光彩行徑被于謙阻擋，惱羞成怒，從此深恨于謙。徐有貞同石亨一拍即合，於是唆使同黨捏造罪狀，彈劾于謙和王文等人密謀迎立外藩襄王的兒子為皇帝，據此應定為死罪。

于謙和王文是首屈一指的大臣，必須由九卿會審。會審由都御史蕭維禎主持。

王文辯白說："迎立外藩，必須有金牌符信，才能召親王入京；派人為使節遠出，必須用馬牌。這些都可以到內府和兵部查驗，怎麼能憑空捏造呢？"審問官員一愣，不知如何是好。

于謙冷笑道："石亨等人有意報復，誣陷我們，辨解有甚麼用處？"蕭維禎說："于公是個明白人，事出朝廷，承認也是死，不承認也是死，

還是承認了好，免得皮肉受苦。”

有些審問官員提議還是前往內府和兵部查驗一下金牌、馬牌，於是暫時退堂。查驗結果，確無其事。徐有貞說：“雖然沒有明顯的罪證，但是他們有犯罪的想法，事情還沒有做成，其想法可以定罪。”蕭維禎不敢違背徐有貞、石亨兩個新貴的意思，登堂再審。審問當然沒有結果，蕭維禎就以“意欲”迎立藩王之罪，擬判于謙等死刑。

涉及大臣的案件都要奏請皇帝裁決，尤其是死刑案件，必須三次覆奏皇帝，以表示愼重。于謙的案卷送到英宗面前。

英宗對于謙當然沒有好感。因爲于謙當初主張挫敗也先的敲詐勒索陰謀，不以財寶去換英宗，說甚麼“社稷爲重，君爲輕”，所以同意逮捕問罪。但對於是否將這樣一位功勳大臣、愛國志士處以死刑，他非常猶豫。英宗對徐有貞說：“于謙確實救亡圖存，立有大功，不宜加刑。”徐有貞急了，攘臂上前對英宗說：“不殺于謙，我們舉事沒有理由。”“既然如此，就依你們的主意。”英宗一想這件事有關自己的名譽，於是就顧不得其他了，同意以“意欲”謀逆定爲死罪，决不待時。

押送于謙的囚車經過大街，兩旁民衆無不流淚，爲他鳴冤叫屈。太后是英宗的生母，她聽說于謙被處死，心知其冤，也爲他流淚。

于謙的妻兒充軍邊遠。錦衣衛前去于府查抄，只有一些書籍，沒有任何積蓄，查抄的官吏爲之感動得淚水盈眶。

二月初一日，英宗廢景帝仍爲郕王，遷到西宮。過了幾天景帝突然病死，死因不明，成爲明史上一個“燭影斧聲”的疑案。

時人明白，于謙是皇帝爭奪帝位鬥爭中的犧牲品，于謙之案是奸佞小人泄憤誣陷的冤案。于謙被害後，有個名叫陳逵的都督同知不顧徐有貞等人的壓力收斂了他的遺骸。以後，于謙的女婿朱驥把靈柩運回于謙的故鄉杭州，埋葬在西子湖畔。于謙與南宋民族英雄岳飛的墓在一地，由於他們的業績和氣節也非常相似，尤其是他們都是被誣陷致死的，岳飛的罪名“莫須有”，于謙的罪名“意欲”，眞可謂千古奇冤，同出昏君奸臣之手，令人義憤塡膺。

後人對于謙非常敬仰，有“賴有岳于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的詩句，稱頌岳飛、于謙兩位官封少保的忠臣。明末抗清志士張蒼水在絕命詞中則高歌：

國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英烈雖死猶生，冤案終究平反。于謙能流芳百世，而徐有貞沒有高興幾個月，就被石亨、曹吉祥彈劾下獄，充軍爲民。誣陷于謙的石亨也在天順三年(1459 年)因眞的謀反，被捕下獄，死在獄中。奸險之徒雖然得勢於一時，終究難免遺臭萬年。

三、風流王子弒生父



三 風流王子弒生父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九月的一天，秋風蕭瑟，天色灰暗，太廟裏青烟繚繞，一片肅穆氣氛。明世宗伏在祖宗的牌位前念念有詞："列祖列宗在上，厚熜無德無能，訓導不力，致使宗室中生出孽障，滅絕人倫，謀弒親父，此乃自太祖高皇帝以來一百八十年間前所未有的逆案，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告於列祖列宗，請准於將楚世子朱英燿照祖宗家法處死，以慰楚愍王在天之靈，以儆諸宗室恪守王法家規。"皇帝邊說邊拜，淚流滿面。在場的大臣面面相覷，鴉雀無聲，誰料到養尊處優的王子，竟然會冒天下之大不韙，謀殺親生父王呢？這確實是本朝駭人聽聞的特大案件。

明世宗祭告祖宗之後，站起身來降下聖諭：將楚世子朱英燿廢爲庶人，立即處以斬刑，然後焚屍揚灰，不得以宗室人員之禮安葬。聖旨一下，錦衣衞士把弒父兇犯朱英燿押往刑場。京城的民衆早已把刑場圍得水泄不通，對這一案件議論紛紛。

荒淫無度誰之過　從來深宮罪孽多

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六子朱楨爲楚王，子孫世襲，鎮守武昌。嘉靖十三年，朱顯榕繼承王位。妃子吳氏於嘉靖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下兒子朱英燿，由於朱英燿是嫡長子，按照規定被立爲楚世子，成爲王位的法定繼承人。

朱英燿從小嬌生慣養，爲所欲爲，一門心思都集中到荒淫之事上面，十六歲時，已把身邊的女人玩膩了。無奈，世子尚未到成親納妃的年齡，不能廣爲挑選聰明伶俐的美貌女子，只能在近水樓臺與侍女們暗中偷情。

朱英燿有一個貼身的侍從陶元兒，年過三十，見多識廣，他見世子悶悶不樂，就上前勸慰："小爺萬事不愁，爲何緊鎖雙眉，莫非有甚麼心事難以言明？小爺想必是嫌身邊的奴婢容貌平常，我倒有個主意，不知爺想不想試一試？"

"你有甚麼好主意？"

"王爺尚未替世子爺擇配，難怪小爺心中不樂。王爺身邊倒有幾個絕色的美女，何不讓她們來陪伴小爺？"

"大膽的奴才，你倒想得出，這可是觸犯亂倫之罪的行徑。"朱英燿嘴上這樣說，心裏却暗

暗高興。他也知道父親的幾個侍妾饒有姿色，那是楚王在上千民女中挑選出來的宮女，朱英燿早就垂涎三尺了，只是未敢輕舉妄動，陶元兒的話正中下懷。

陶元兒是楚府的老差役了，上上下下無不熟悉。他悄悄去見楚王的一個侍妾，誆稱世子想聽她彈唱幾支曲兒。侍妾不便拒絕，就跟着陶元兒走過去。

朱英燿正在屋中焦急不安，一眼看見艷麗的侍妾進來，忙不迭地走上前作揖：

"多謝娘娘屈駕前來，先請飲上數杯水酒，潤潤歌喉，再唱不遲。"

侍妾慌忙回禮。她知道世子性情暴躁，膽大妄為，不敢違背世子的意願，只得與他對飲。酒過三巡，侍妾不勝酒力，滿面通紅。朱英燿見她愈加光彩奪目，忍不住抓住她的手腕，來回撫摸："我父親一把年歲，哪能顧得上許多妃子和宮人，這楚王之位遲早是我的，你不如順了我，包你終身富貴。"

侍妾想要掙扎，一看四周無人，原來陶元兒已把房門關上，退了下去。侍妾幾杯酒下肚，手足無力。醉眼中見世子年青風流，也就半推半就。於是世子拉着侍妾去裏屋床上播雲弄雨，成其好

事。事畢，世子對侍妾叮囑：“你必須經常來陪伴我，否則我就去父王宮中找妳。”侍妾害怕世子吵鬧，又想到楚王百年之後，還要依靠世子，不如及早改換門庭，於是一口答應。

常言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時間久了，世子與楚王的宮人通奸之事終於傳到了楚王朱顯榕耳朵裏。楚王大發雷霆，下令把陶元兒亂棍打死，把侍妾重打一百，罰去做苦工，而對世子則不加處罰，只把他罵了一通，讓他改過自新。

朱英燿知道父母拿自己沒有辦法，他根本就不想懸崖勒馬，繼續放蕩形骸，我行我素。

春花秋月何時了　金枝玉葉結惡果

楚王氣得發昏，命令世子住到緝熙堂讀書，並且派王府屬吏景榮和軍牽劉金等人前往伴讀。

吳妃心疼兒子，常在楚王耳邊講：“殿下也該替兒子選擇一門親事，早日讓他完婚，免得鬧出不成體統的事來。”楚王點頭稱是。

嘉靖十九年九月，楚王選擇應城縣監生陳善明的女兒入府婚配世子，王府裏裏外外忙得不亦樂乎，楚王也認爲了却生平一件大事，世子今後

會收回那淫亂之心了。楚王大錯特錯了。

世子早已是一個玩世不恭的混世魔王。當初勾引父親的宮人沒有受到處罰，他並不感激父親的恩典，反而想進一步偷吃禁果。

新婚燕爾，朱英燿與世子妃陳氏熱火了一個多月，他就厭煩了。妃子莊重，缺少風月情場中女子的韻味，朱英燿從她的身上得不到滿足，他要移情別愛了。

世子的伴讀樊鑾是個歪點子很多的人，他見朱英燿又在胡思亂想，就挑唆他說：“王爺宮中那麼多美貌女子，何不引出幾個來堂中陪伴小爺？”朱英燿眉開眼笑：“說得是，有勞你穿針引線呢。”樊鑾說：“世子爺看中了哪一個，待我前去撮合。”

半個月之後，朱英燿看中了父王宮中的宮人方三兒。樊鑾對方三兒把世子的前程和情趣吹得天花亂墜，方三兒動了春心，跟隨樊鑾來到緝熙堂。看到方三兒婀娜多姿，雙目顧盼，脈脈含情，朱英燿忍不住情慾衝動，又向父王的宮人伸出了亂倫之手。他把方三兒叫到緝熙堂東房臥室中，公然讓她在房中陪宿。

方三兒也想承受世子的雨露，一旦有孕在身，或許“母以子貴”，弄他個妃子當當，強似做

宮人百倍。因此對世子百依百順，使出全部手段，讓世子“樂不思蜀”。

世子果眞樂不思蜀，把陳妃冷落在一旁。陳妃見世子一月不歸，起初以爲他專心致志，發憤讀書，後來覺得其中有故：哪有新婚夫妻不戀歡娛的道理？於是派人打聽。這一打聽，氣得陳氏頓足捶胸，號啕大哭。她越想越氣，含淚去見王妃吳氏，把探聽得來的情況全部稟告吳妃。吳妃聽了，也覺得世子太不成體統了，當即好言勸慰陳妃幾句，答應稟報楚王處置此事。

楚王聽後，氣得大叫：“孽畜，怎麼又做出這等沒廉恥的事。”他命宦官立刻去傳世子來殿堂。

世子一聽又走漏了風聲，不禁暗暗叫苦，只好硬着頭皮前去見楚王。

“孽障！你不好好讀書，倒也罷了。我已經替你册立了妃子，你爲何朝秦暮楚，又去勾引宮人？你若不再痛改前非，定要將你廢爲庶人，另立世子。”

“是，是，是，孩兒痛改前非……。”世子唯唯諾諾而退。

楚王下令把方三兒鎖禁起來，世子手下的差役、伴讀人等，每人各打五十大板，以此承擔教

唆世子為非作歹的罪名。

朱英燿一再誘姦父親的宮人，事發之後，楚王本當嚴加管束，但是他寵愛自己的兒子，只是做做樣子，懲罰幾個下人。世子怎能幡然改悔呢？

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初五，楚王請府中各王在墩子湖玩賞龍舟，席間傳令富樂院樂婦宋幺兒粉墨登場，上台唱戲。宋幺兒體態輕盈，能彈善唱，歌喉宛轉，引得衆王叫好。

朱英燿看見宋幺兒饒有風姿，頓時起意：“這樣的樂婦，一定十分有趣，我要把她弄到手！”

夜色已深，衆王不堪疲乏，紛紛回宅睡覺。朱英耀叫過隨從田堯：“你去把宋幺兒叫到湖心亭內陪我飲酒。”

“遵命！”田堯擠眉弄眼，情知世子又要“逢場作戲”了。

田堯悄聲對宋幺兒說：“我家世子請宋姑娘陪同飲酒。”

“既是世子有請，不敢違命。”宋幺兒一口答應。

世子早已在湖心亭等候。宋幺兒坐在世子身旁，與他舉杯對飲。世子醉眼朦朧，一把將宋幺兒摟抱在懷中，宋幺兒環顧四周的侍從，想要掙

脫，無奈世子抱得緊，只得依了他，就在他膝上坐着喝酒，一直說笑到天明。

第二天，朱英燿心裏總是想着宋幺兒，於是派跟隨彭廷玉送給宋幺兒一套織金絹衣。宋幺兒接到如此貴重的禮物，喜笑顏開：“你回去多謝世子一片盛情，我將來一定報答。”彭廷玉笑道：“世子看中你的美貌，將來你的富貴非同小可，強似在院裏彈唱一千倍。”宋幺兒笑而不答。

朱英燿雖然想把宋幺兒弄到手，但是王府人多嘴雜，如果事情傳到楚王耳裏，只怕他一氣之下，眞的會將世子廢了。須知，在王府內淫亂，畢竟“醜事不出門”，若是在外面姦宿樂婦，那是觸犯《大明律》的重罪，會被地方官吏彈劾，朝廷怪罪下來，紙可包不住火了。再說，朝廷自有禁令，世子無故不得出府，出府必須經楚王准許。因此，世子只好暫且忍耐，等待時機。

一晃就是幾個月。十一月初，楚王妃的父親吳鎰患病，吳妃啓奏楚王，擬携帶世子前去探視。朱英燿大喜，這正是天賜良機，他同心腹衛士劉金商議，劉金出了一個主意“奴才家中雖然簡陋，但却是方便之處，我預先把宋幺兒接到家中，小爺順路去我家，便可成就好事。”朱英燿正中下懷，命令劉金速去準備。

宋幺兒是一個陷進泥坑中的女人，楚世子有情有意，她當然“來者不拒”，於是一頭鑽進劉金領來的轎子中，聽任劉金安排好事。

一會兒，朱英燿來到劉金家，宋幺兒已在房中等候，兩人寬衣解帶，就在劉金的床上姦淫。兩人都是風月場中的老手，大有相見恨晚的滋味。

雲雨方罷，朱英燿便要起身。他對宋幺兒說：“我若在此時間久了，母親會起疑心，容我日後再來會你。”宋幺兒嬌嗔起來，朱英燿賞給她一串珍珠，兩人戀戀不捨。世子愛色，樂婦貪財，各有所圖。此後朱英燿又在劉金家中與宋幺兒聚會了幾次。

這樣來來往往終究不太方便，朱英燿與劉金謀劃一個方便之策。

十二月到了。朱英燿交給負責採辦的謝六兒八兩紋銀，讓他買一個大食品櫃放在緝熙堂用。謝六兒領了紋銀，就到街市店鋪中選定一個特大食品櫃，抬到劉金家中。

劉金已在家中等候。木櫃抬來之後，他就將中間的隔板拆了，讓躲在房裏的宋幺兒藏進櫃中。當晚乘着天黑，劉金、謝六兒將櫃子抬進王府。守門衛士聽說是世子所用的物件，趕忙放行。

劉金、謝六兒氣喘吁吁，滿頭大汗，把櫃子抬進緝熙堂。“小爺，大功告成了！”

世子揭開櫃子一看，宋幺兒眯着眼，坐在櫃子裏。世子連忙把她攙扶起來，擁入臥房。

這一夜，兩人都毫無忌憚，盡興宣淫。世子從此不再回宮，留下陳妃夜夜陪伴孤枕。正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世子與宋幺兒遂了心願，晝夜淫樂，哪裏管陳妃的痛苦。陳妃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她派人前去緝熙堂找來謝六兒，逼問謝六兒講出眞情。

謝六兒思量挨不過這一關，只得把如何買櫃子裝進宋幺兒，又如何抬入緝熙堂的情形一一供出。

陳妃是個有主意的女人，她知道楚王一再告誡世子，如果這次私藏樂婦之事讓楚王知道了，一旦楚王發怒，廢去朱英燿的世子名分，自己也就失去了妃子的名分，將來也不可能當王妃了。因此她雖然妒火中燒，恨不得一口呑了宋幺兒，但卻顯得很平靜，不事聲張，悄然來到緝熙堂，舉步往臥房中走去。世子聞訊出來阻攔，一把沒有拉住，陳妃已經闖了進去。

宋幺兒衣衫不整，鬢髮零亂，正躺在世子床上哆嗦。

“這是何人？”陳妃一把拉開宋幺兒的被子。世子陪笑道：“愛妃息怒。”

“你做的好事！你如何處置這個賤人？”

“愛妃，你不要着急，容我想想再作計較。”

“你還要想甚麼？你若不把她趕出王府，我就告到王爺那裏去。”

“你告到皇帝那裏我也不怕。”

世子見陳妃咄咄逼人，也不甘示弱，說出難聽的話來。陳妃被世子一激，顧不得許多，哭着去見楚王。

楚王不曾想到世子一而再、再而三地違反禮法，做出這等見不得人的醜事，當時就派衛士去抓劉金等人。

世子見衛士來得凶猛，擋住院門，聲稱陳妃與自己不睦，故意編造流言，誑騙楚王。緊接着，世子趕忙找吳妃，請母親在父王面前求情，不要相信陳妃之言，並且發誓今後不再惹事。

吳妃愛子心切，立即去見楚王，懇求他從長計議。

“這個孽障，好不懂事理，我遲早要廢了他的世子名位。也罷，先把劉金等人亂棍打死，然後再與孽障計較。”吳妃說：“此事不宜操之過急。立即處罰，恐生變亂，傳到皇帝耳裏，你也

要受到失察之責怪。還是日後尋個不是，把劉金給打發了。”吳妃再三相勸，楚王怒氣稍減。

朱英燿提心吊膽。他從母親那裏探得父王的態度，趕忙同劉金等人商議，一起震驚朝野的重大案件正在醞釀當中。

魚死網破　色膽包天

朱英燿把楚王憤恨時所說的話重述一遍，徵詢心腹們的意見。劉金聽說楚王指名道姓要打死自己，十分驚慌，他挑唆說：“如今老爺知道小爺常與宋娘娘來往，十分震怒，只怕今後小爺承嗣不到王位，須得早作準備才行。”其餘的人也怕受到楚王責罰，都說劉金之言值得小爺聽取。

朱英燿把心一橫，對衆人說：“看來老東西是想毀了我的一生，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鋌而走險。我先結果了他的性命，府中誰敢亂說亂動，一律殺死。到了那時，就說楚王病死，我就可以接了這個王位。”衆人齊聲附和，於是朱英燿佈置他們分頭準備。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六日，朱英燿召集劉金、謝六兒等人再次密謀。朱英燿說：“我已定下在十八日設宴請老爺觀賞花燈，那時正好下

手。你們與我一起做了這件大事，事成之後，大家同享富貴。”衆人都說：“願意爲小爺拚命，死而無怨。”朱英燿命令擺下酒杯，自己首先用匕首在手上一割，鮮血滴進杯中，劉金、謝六兒等人依次效法。大家舉杯之後，朱英燿領誓：“我等歃血爲盟，同生死，共患難，不成大事，死而無怨。”大家將血酒一飲而盡。

朱英燿已經破釜沉舟，他前去父親宮中，求見父王。

“父王，孩兒昔日違悖禮法，有辱家門，今後一定改弦易轍，請父王寬恕。”

“我兒既知往昔之非，今後定能重新做人。只是那樂婦和無賴家丁等人，務必逐退出門。古人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當牢記。”

“是，是，是。元宵節已到，孩兒想請父王到緝熙堂飲酒，觀賞花燈，以盡天倫之樂。”

“好，好，好。我與諸王都來赴宴。”

朱英燿跪謝父王恩典，立即回院安排設宴之事。

朱英燿派人持帖去請武岡王朱顯槐赴宴。武岡王是朱英燿的叔叔，兩人同時受封，但一向不和。武岡王多次在楚王面前揭露世子的劣迹，朱英燿決定借機把他與楚王一併除掉，以報仇雪

恨。

武岡王接到請帖，並且得知楚王已經應允赴宴，不便推辭，於是答應準時前往。

十八日晚，緝熙堂彩燈高掛，燈影搖曳，院內熱鬧非凡。

朱英燿見人已到齊，吩咐劉金關緊院門。

楚王衛士正想入內，劉金說道："楚王有令，跟隨人丁俱在院外等候。"說完，把門關上，又用大銅鎖鎖牢。

緝熙堂內，觥籌交錯，來賓們開懷痛飲。就在人們喝得醉醺醺的時候，世子把酒杯往地上一摔，席間的人們正想問他是否醉了，世子的護衛徐景榮、劉金、謝六兒等幾十人手持兵器，衝進屋中。

"這是幹甚麼？"楚王驚問。

"今天不是魚死就是網破。一府不容二王，有我沒你，有你沒我。"世子滿面怒氣，目露凶光，說出這幾句話來。

"孩兒，將來我百年之後，王位自然由你承嗣，你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

"嘿嘿！我可等不及了，似這樣被你管束，與囚犯有甚麼兩樣。再說，你不是想廢了我的名位嗎？今天讓我先送你去見閻王吧！"

“ 孽障，你敢做滅絕人倫的事嗎？大逆不道是要受極刑的！”

“ 我看誰敢說我大逆不道！你們還不趕快動手。”

世子一聲令下，謝六兒繞到楚王身後，舉起銅瓜，對準他的後腦勺猛然一擊。楚王酒意正濃，雙眼恍惚，手足不聽使喚，躲避不及，讓銅瓜打個正着。只聽“ 撲通 ”一聲，楚王倒在地上。除景榮等人手持棗木棍、銅瓜，上前圍住楚王，一陣亂打之後，楚王鼻口流血，氣絕身亡。

武岡王聽得正堂嘈雜，走過來一看，大驚失色：“ 世子，你竟敢如此傷天害理，天地不容，國法必誅！”世子瞪着眼說：“ 你還振振有詞？快把他打死！”打手們舉棍向武岡王打去。

武岡王的武功甚佳，他左躲右閃，雖然挨了不少棍棒，只是輕傷，還能奔跑。只見他幾個箭步，竄到屋外，一飛身，雙手抓住牆頭，爬上牆，一縱身，跳下去，往自己宅院狂奔。

劉金率人追到武岡王宅院，將院子團團圍住。大門緊閉，武岡王衛士手執兵器站在牆頭，兩邊僵持着。

世子傳令：“ 不許王府中任何人外出。”他派徐景榮等人封閉王府大門。有幾個王府家丁腿

腳快，聽說王府有變，已經跑到都御史府去擊鼓告變。

吳妃聽楚王衛士報告：“不得了啦！王爺被小爺殺了。”她三步並作兩步，衝進絹熙堂。

“我的兒，如今你不缺吃，不缺穿，怎麼做出這樣的事來？”吳妃看着血肉模糊的楚王，急得頓足捶胸，呼天搶地。

“母親，不是孩兒幹的事，是手下人害怕老爺治他們的罪，不得不先下手爲強。”朱英燿極力推卸罪責。“如今害了老爺，朝廷知道，怎麼得了？”“母親且不要着急，容孩兒想個辦法。”

吳妃雖然悲傷，但是心疼兒子，只好先顧活人要緊，任憑朱英燿怎樣處置府中一切事務。

世子派人召集府中所有官吏和兵丁，對他們說：“楚王患有重病，已經抬回宮中，任何人不許胡言亂語，違抗命令者一律處死。”大家都不敢不從。

十九日天明，都御史根據楚王府家丁朱恩等人稟告的情由，派人前來王府捉拿徐景榮等人送交按察司審問。衙役們來到王府，將令牌出示給長史等官查驗明白，便往府中拿人。

“世子有令，各官不得聽信家丁誣告，府中並無變亂，你們可回覆御史大人。”王府的屬官

已被世子的淫威嚇住，不敢不照世子的命令搪塞地方官府。衙役們不敢闖入王府，只得回走。

武昌知府聞訊，也派人前來王府查問，被門口衛士擋住，府中屬吏又是一陣花言巧語，把來人哄走。

世子見地方官追查得很緊，忙找府中官吏商量對策。

三十日，府中長史孫立和儀賓王憲想出一個辦法，請世子向各衙門發出令旨。世子照計行事，立即移文巡撫、巡按、總兵、鎮守太監、按察司、兵馬司、知府、武昌衛所等衙門：“本月十八日晨，父王出宮，偶感風痰病症，至本日戌時中風逝世。”各衙門接到令旨，不敢全信，又不敢不信，暫且觀望風頭，都保持緘默。

朱英燿一時膽壯，殺死父王，事過之後，心中也十分驚慌，如同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

“府中官吏人多嘴雜，必須賜以重金，讓他們死心塌地忠於我。”朱英燿命令打開王府金庫，按照官吏大小，賞賜金銀玉帛。有功衛士徐景榮、劉金、謝六兒等人，賞以重金。

這些事剛剛安排完，朱英燿就把方三兒從冷宮中解放出來，讓她和宋幺兒兩人以姐妹相稱，共同侍寢，方三兒欣然從命。

家丁們用大紅轎子把宋幺兒抬入府中崇本書院延暉樓，稱她爲“宋娘娘”。宋幺兒自以爲有王妃之貴，不願住在宮外。晚上，她向世子撒嬌：“你我在此相伴，諸多不便，難道我就不如方三兒？她住宮中，我住宮外，你爲何偏心？”世子見她嬌嗔，連忙答應：“明天就讓你住到宮中。”

宮中像樣的房屋都有人住。怎麼辦？只有祖父楚瑞王的靈堂是個好屋子。朱英燿不管祖宗在天之靈如何安身，命令把祖父的神位移到雪洞戲房中去，把房子騰出來讓宋幺兒居住。朱英燿晝夜與宋幺兒、方三兒淫樂，幾乎忘掉了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

早知今日　何必當初

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楚王府的命案終究傳到地方官的耳朵裏了。

自從楚王的心腹衛士朱恩等人向官府告變以來，武昌地方官各向上司逐級報告楚王之死。

刑部接到楚王暴死的報單已有五六份，先後所報死因不一。刑部呈報皇帝：“楚府事情，或許有他故，請派人前往查勘。”明世宗下旨：“命司禮監太監、宗人府、刑部、錦衣衛各堂上官，

會同巡撫、巡按衙門審訊勘查。”

禮部收到王府的訃告，發覺與地方官報來的情由相異，也向皇帝報告。皇帝照例派駙馬都尉、太監等人前去武昌，代表皇帝主持案件的調查。

司禮監太監溫祥、駙馬都尉鄔景和、刑部侍郎喻茂堅等人奉聖旨，立即前往武昌查勘楚王暴死之案。

二十五日，被鎖禁的楚王心腹張安、王秉設計逃出王府，向巡按御史報告楚王被害眞相。

世子朱英燿感覺到事情並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樣美妙，他命令府中屬吏儀賓王憲立刻進京，向皇帝遞交辯狀：“此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成功之後，重重賞你。如果失敗，我先殺了你的妻兒老小。”王憲囁嚅：“只怕下官人微言輕，聖上不信。”這如何是好？“有了，請府中諸王保奏，證明楚王確實是中風而逝。”朱英燿想出這個主意，立刻去見崇陽王朱顯休和江夏王、通山王等郡王。

“你們如果保奏我平安無事，楚府富藏大家平分。如果不肯保奏，我讓你們死在眼前。”世子逼迫郡王們書寫奏本。崇陽王、江夏王不敢違抗，立刻書寫奏本，保奏楚世子無罪。通山王朱英炊佯作答應回宅書寫，趁機寫了一個奏本，揭

露世子弒父的罪惡。

王憲帶着世子的辯狀和二位郡王的奏本火速進京，一路上日夜兼程，於正月二十九日到達紫禁城下，投上楚府奏狀。

明世宗看後，拿不定主意，不知相信誰爲好，只好下旨讓太監和駙馬等人嚴加查勘，務必求得眞情。

二月十七日，司禮太監溫祥等人將初步查勘的情況報告皇帝，明世宗得知楚王之死內有他故，下旨由通城王攝理楚國之事。世子構築的防綫開始崩潰。

二月十九日，專案法庭傳訊徐景榮、劉金、樊鑾、謝六兒等人，把他們一一押解到獄中。

二月二十一日，刑部將專案法庭審訊王府家丁的供詞呈報皇帝，得旨：如審有實情，衆證明白，不待奏報，即可進一步追查。

二月二十三日，通山王朱英炊把朱英燿弒父罪狀用大白紙書寫後貼在武昌城鼓樓牆壁上。這一舉動，鬧得滿城風雨，人人都在議論楚王之死。紙是包不住火了！

二月二十七日，永安王府鎭國中尉朱英烙把徐景榮等人殺害楚王的詳情報告按察司，狀子很快呈送到專案法庭。法庭對徐景榮、劉金、謝六

兒等人嚴加審訊，施加大刑。三人忍受不住嚴刑，只得一一招供，把謀害楚王的全部過程都供述出來。

專案法庭按照皇帝的旨意，對楚王案再三審核，徐景榮等人均供認不諱。專案法庭又把案情中涉及到的孫立、王憲、方三兒、宋幺兒等人陸續收監，逐一審問。衆犯所供相同，沒有出入。於是，專案法庭把審理結果報告皇帝：徐景榮、劉金、謝六兒俱應比照《大明律》中“奴婢謀殺家長”，罪同“孫謀殺祖父，已殺者律”，皆凌遲處死。孫立、王憲俱應比照“謀叛知而不首者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方三兒、宋幺兒比照通姦律，各杖一百，徒二年半。徐景榮等三名罪犯的妻妾、子女，作爲謀叛者親屬收入官府爲奴婢。臣等未敢擅自判决，乞聖明裁處。

明世宗接到太監溫祥、駙馬都尉鄔景和、左侍郎喻茂堅、都指揮使袁天章等人的題本，在上面批覆：法司便看了來說，欽此。

朱英燿在三月份被拘禁起來，他得知案情已經眞相大白，各犯均已招供畫押，意識到自己的罪責難逃，到了這時，他才後悔當初不該荒淫無度，更不該謀殺親父，多行不義，結果反而自取滅亡。專案法庭對他略加審問，他就全部供認。

五月十九日，刑部把有關楚世子的案卷呈報皇帝，卷後加上建議：看得朱英燿弒逆親王，罪惡深重，此案牽涉宗室，比之尋常情犯不同，應當等待聖明的批覆，本部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錦衣衛各堂上官，六科、十三道各掌印官，將朱英燿的罪行覆審明白。

明世宗同意刑部題奏，命令刑部等官共同覆審。

覆審是書面審理，官員們坐在堂上，聽刑部書吏高聲朗讀案卷。書吏前後讀了兩天，才把全部案卷讀完。各官聽完案情，衆口一詞，都說本朝發生這樣的大案眞是駭人聽聞，朱英燿死有餘辜。官員們並且認爲地方官對楚王案中的從犯判決太輕，决定改判重刑。

五月二十二日，刑部把覆審的結果題奏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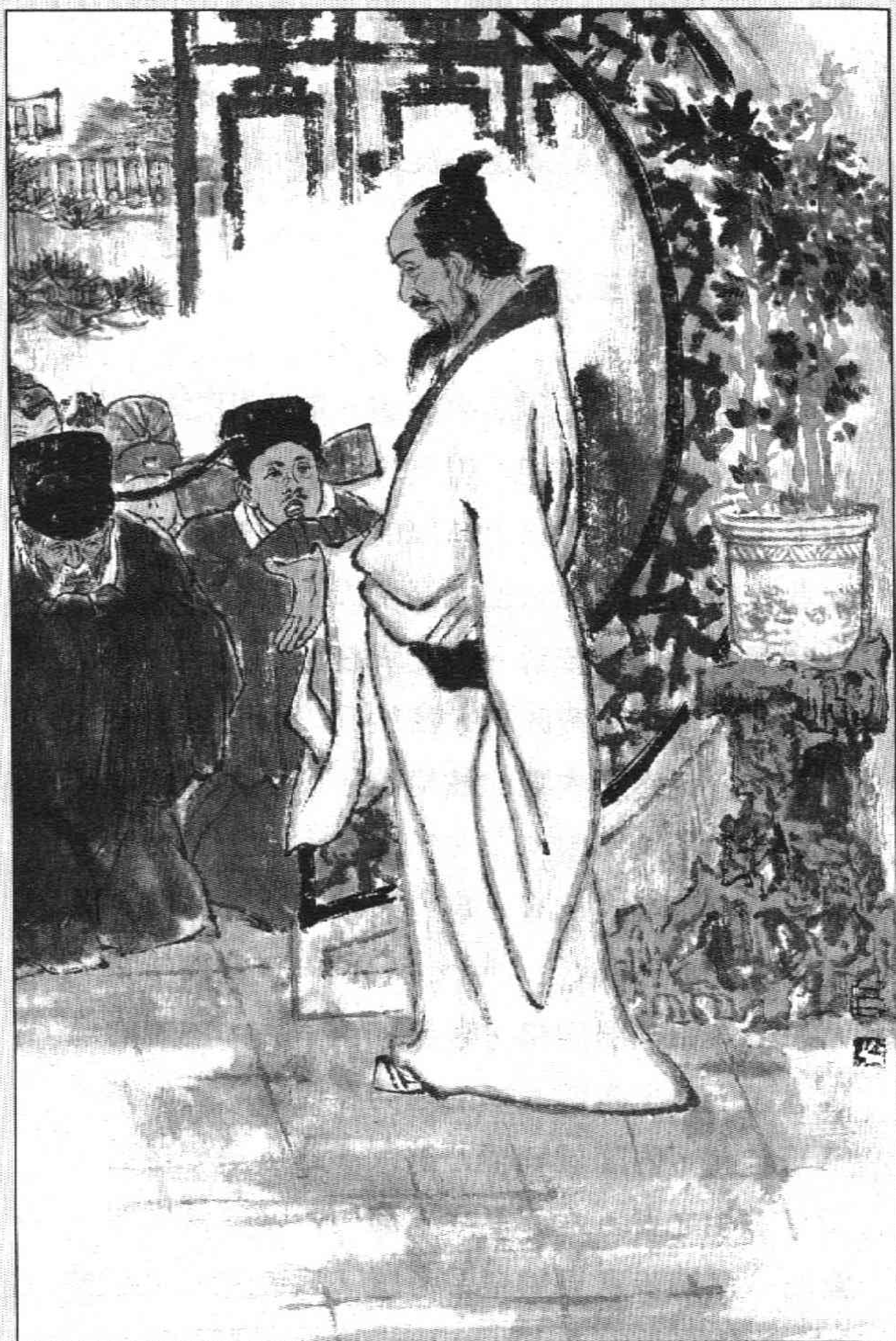
明世宗看完奏本，默默無言。他沒有想到有計劃、有步驟地謀殺親父的罪行竟然發生在養尊處優的宗室子弟身上，這對皇族的威望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决不能輕饒了楚世子和其餘從犯。於是他最後批覆：朱英燿悖逆天道，主謀弒父，罪惡之大，前所未有。旣經差官勘實，並且多官覆

審明白，自當明正典刑。本當凌遲處死，但因爲是宗室子弟，姑且從輕處刑，擬祭告皇祖之後，斬首示衆，焚屍揚灰，不予埋葬。徐景榮等二十六名同謀罪犯，罪惡深重，俱凌遲處死，就在當地處決。宋幺兒、方三兒各杖一百，其餘罪收贖。

判决下達之後，朱英燿被押解進京，他在囚車中痛哭不已，但却無人理睬……

行刑之時已到，監斬官一聲令下，只見劊子手舉起鬼頭刀，刀光閃過，朱英燿身首異處。刑畢，錦衣衞士把屍體扔到乾柴垜上。烈火熊熊，黑烟騰空，圍觀者拍手稱快，異口同聲：“惡貫滿盈，死無葬身之地，正該如此！”

四、血濺內閣



四 血濺內閣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內閣首輔夏言被押赴刑場斬首，這是一件由內閣大臣爭奪權利釀成的特大案件，事件的經過還得從頭說起。

權相逐鹿　誰主沉浮

明代自從朱元璋廢中書省、罷丞相之後，就沒有名正言順的宰相。但是，皇帝一個人的精力有限，就是夜以繼日也難以處理全國的政務，必須要有輔臣在他和六部之間協調上下關係，幫助批閱章奏、草擬聖旨。朱元璋在位期間，設置春夏秋冬四輔官襄贊政事，隨後又以殿閣大學士代替四輔官，這是內閣的最早雛形，但大學士還只是皇帝的私人秘書。永樂年間，大學士開始參預政務，已逐漸成爲有一定的政務權力的官員，內閣制度基本形成，但大學士品位不高。宣德年間，大學士兼領某部尙書，官品加至一品，內閣的權限迅速上升，內閣大學士權勢在尙書之上。到了嘉靖年間，內閣首輔權力重大，雖無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實，六部章奏，都由內閣審閱處理，寫出一個初步意見供皇帝考慮，只要皇帝用紅筆

劃上同意的符號，就作爲旨意下達，因此內閣是國家的中樞機關。內閣首輔地位最高，次輔和群輔不敢與他平起平坐，實際上是首輔的助手。由於首輔處於權力的重要位置，閣臣們都競相爭奪這一位置。

嘉靖十年九月，夏言被任命爲禮部尚書，嘉靖十五年入內閣參預機務。首輔李時死後，他成爲首輔。夏言善於揣摸皇帝的意圖，皇帝每次召見他咨詢政事，他都察言觀色，附和皇帝，因此一度深受皇帝的寵信。

江西分宜人嚴嵩是夏言的同鄉，他雖然比夏言先中進士，但官運不如夏言。嚴嵩屈居夏言之下，心中當然不樂，但夏言掌握大權，他不得不裝出一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樣子，與夏言打得火熱。

夏言誤認爲嚴嵩可以作爲盟友，於是提攜嚴嵩，提名讓他當了禮部尚書。嚴嵩千恩萬謝，對夏言畢恭畢敬。夏言則以恩人自居，對嚴嵩老氣橫秋，動不動就訓斥他，一次嚴嵩設宴請夏言，夏言不給面子，拒不赴宴。嚴嵩無奈，親自去夏言府上邀請，夏言閉門不出，嚴嵩竟然在門外長跪不起，一直等到夏言回心轉意才罷休。“人要臉，樹要皮”，夏言這樣傲慢，嚴嵩當然怨恨不

已。但是，夏言炙手可熱，嚴嵩雖然窩了一肚子的火，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唯唯諾諾，因而沒有引起夏言的反感。

嘉靖皇帝縱慾過度，身體虧損，他不從根本上尋找原因，却迷信方士道人之言，設壇祭祀天神，祈求天神保祐他長生不老，萬壽無疆。設壇祭祀天神就是齋醮，按方士之言，齋醮時需要朗讀獻詞，由於獻詞寫在青藤紙上，所以稱之為青詞。一時間，大臣們以寫青詞作為邀寵升官的敲門磚，滿朝青詞如同雪花般地飛舞，皇帝眼中只有青詞沒有奏章文書，國家大事還不如齋醮重要了。

夏言和嚴嵩看到了這一行情，也絞盡腦汁，挖空心思，獻上一首首青詞，當時人們稱之為"青詞宰相"。

夏言當了首輔之後，漸漸以皇帝的助手自居，精力用在處理內閣事務上，不再認眞完成青詞的任務。嚴嵩却毫不鬆懈，越發用心，所寫的青詞字字典雅，句句工整，深受皇帝的青睞。他的《慶雲賦》、《大禮告成頌》，都是刻意逢迎聖上的力作。

嘉靖皇帝是一個剛愎自用的人，他認為夏言不如嚴嵩謙恭，漸漸對夏言不滿而傾心於嚴嵩。

夏言對此麻木不仁，嚴嵩却更加謹愼從事，暗中與夏言爭寵。

明朝的皇帝戴翼善冠，用烏紗折上巾，官員則按照品位戴有特定的帽子。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他不戴皇帝的翼善冠，却戴具有道家風度的香葉冠，並且命令匠人製作沈水香冠五頂，賜給夏言、嚴嵩等人。

夏言正在內閣辦事，宦官手捧香葉冠來到內閣，高叫一聲：“聖旨到。”

夏言等人聽說有旨，急忙下跪，恭聽下文。

“朕念內閣輔臣辛勤爲國操勞，功績卓著，特賜予香葉冠，以示嘉獎。”

夏言聽了，哭笑不得。“身爲首輔，怎能戴此道冠，徒然被天下士人所不齒，不可接受。”想到這裏，他對宦官說：“臣叩謝聖恩，只是香葉冠並非人臣法服，不便佩戴，請奉還聖上。”

嚴嵩在旁，不僅不附和夏言，而且立即接過香葉冠，戴在頭上，氣得夏言說不出話來。

夏言平時就不把宦官們放在眼裏，對他們非常傲慢，因此宦官們早就想搬倒這塊大石頭。嚴嵩却小心結交宦官，經常與宦官稱兄道弟，促膝談心，有時還送上金銀珠寶，深得宦官的喜歡。相形之下，宦官們更加憎恨夏言。於是，他們回

去覆命，把夏言的無禮之狀繪聲繪色地向皇帝描述一番，又把嚴嵩的謙恭虔誠大肆渲染。

嘉靖皇帝聽了宦官們的報告，頓時拉下了面孔，命令宦官傳下聖旨：“夏言怠慢天子，毫無人臣的禮節，即時削去官職，勒令退休回家，武英殿大學士一職，由嚴嵩遞補。”夏言沒料到皇帝龍顏大怒，只好遵命退出內閣。嚴嵩在第一個回合中擊敗了夏言。

嚴嵩在嘉靖二十一年八月進入內閣，他對皇帝更加馴服，在香葉冠上籠罩一層輕紗，以示愛惜，皇帝對他格外寵信，他的位置在首輔翟鑾之下，權勢却在翟鑾之上。嚴嵩一直想當首輔，但翟鑾爲人溫和謹慎，很難找到機會整垮他。這樣，翟鑾在內閣任傀儡首輔兩年。

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嚴嵩指使給事中王交和王堯彈劾翟鑾爲兒子作弊取得進士，翟鑾被削職爲民，嚴嵩終於如願以償，當上了首輔。

嚴嵩年過花甲，憑着自己的陰謀當上首輔，難免趾高氣揚，得意之狀溢於言表。他又獨斷專行，遇事不與內閣同僚磋商，吏部尙書許讚和禮部尙書張璧也是閣臣，對此十分不滿。他們聯合起來攻擊嚴嵩專權。皇帝最怕的就是首輔專權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對嚴嵩起了戒備之心。

夏言被削職回鄉之後，明白了自己失勢的原因是過於傲慢，於是改過自新，逢年過節，都上表祝賀皇帝，自稱“草土臣”，皇帝很受感動。同時，他又想壓抑一下嚴嵩的勢力，就決定重新起用夏言。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皇帝召回夏言，任命他爲內閣首輔，並且加封少師之銜，嚴嵩退居其次。這是夏言與嚴嵩爭奪首輔的第二回合，夏言勝利了。

人在屋檐下　焉能不低頭

夏言復出之後，對嚴嵩大打出手，凡是嚴嵩的親信私人，夏言一概予以斥逐，或者把他們調離重要部門，或者把他們削職爲民，嚴嵩不敢同夏言正面交鋒，只好眼睜睜地看着夏言横掃自己的黨羽。他裝成一只死老虎，隨便夏言如何打，都不還擊。

偏偏禍不單行，嚴嵩的兒子嚴世蕃貪得無厭，侵呑國庫錢粮，接受巨額賄賂，被夏言抓住了把柄。夏言正愁缺少致嚴家父子於死地的武器，獲得嚴世蕃的犯罪證據後，仰天長笑道：“好你個嚴嵩，不管你多麼狡猾，這下你可逃不出我

的手心了。”他命令幕僚抓緊起草彈劾嚴氏父子的奏本。

嚴嵩也有很多耳目，連夏言身邊都安插了探子，夏言的言行很快就傳到他的耳中。

“這如何是好？嚴家的大禍就要降臨了，全怪你這個無知的孽畜，壞了我的大事！”嚴嵩大罵嚴世蕃。

嚴世蕃知道闖下大禍，奏本上去，皇帝定要治以重罪，不但前程從此葬送，按照法律，貪贓銀子四十兩以上就要處死，他貪贓銀子成千上萬，哪裏會有活路？更不必說又是冤家對頭在當首輔。嚴世蕃聲淚俱下，跪在地上哀求嚴嵩。嚴嵩見狀，只得設法渡過難關。

嚴嵩等人連夜來到夏言府宅，名帖投上去，半晌不見回音，急得嚴氏父子在門口團團轉。

“少師有話，他偶有不適，已上床睡下，不能見客。”

“請師爺務必轉告，我等有要事相煩少師，就請帶我等進去。”嚴嵩說罷，從袖中掏出一錠白銀，笑嘻嘻地遞給師爺。師爺見錢眼開，他說道：“少師不想見你們，你們硬闖進去，誰也不敢阻擋嚴相爺，只是沒人敢領你們進去。”

嚴嵩一聽，只好硬着頭皮，顧不了體面，與

兒孫們一擁而進。門人不知師爺如何回話，也不敢阻擋，讓他們進了後院。

嚴嵩來到夏言的書房，見夏言正躺在睡榻上養神。原來夏言聽得人聲喧嘩，知道嚴嵩闖進後院，只得假戲眞做，上床裝病。

“少師貴體欠安，嚴嵩特來問安！”這句話眞是難以出口，說的人難受，聽的人也難堪。

“哎喲，怎麼讓嚴老先生來到陋室，快請坐下。”夏言不得已欠起身來。

“嚴嵩與少師是同鄉，一向受了少師的大恩，未能報答。知恩不報，如同禽獸，我們今日特來陪罪！”嚴嵩一做手勢，兒孫們都跪下了，嚴嵩也跪下去了。

“快起來，快起來，這是爲何？”

“望少師君子不計小人過，高抬貴手，拉兄弟一把，救犬子一命，嚴家子孫對少師的恩典將沒齒不忘！”

“這是從何說起？我向來對人寬厚，不會傷害良人，莫非你們有甚麼事情觸犯了王法？”

“犬子無知，有負朝廷，罪該萬死。可憐他老父幼子，還望少師開恩。”

“嚴老先生太言重了，有事請起來慢慢說。”

“少師如不答應搭救我等，我等情願跪下

去。”

嚴嵩老淚縱橫，對着夏言磕頭，嚴世蕃也像搗蒜一般磕頭。“少師如能看在桑梓情誼上寬恕我等，嚴嵩今後寧可肝腦塗地，也要報答少師的大恩大德。”夏言聽嚴嵩如此這般一說，對嚴嵩的怨恨去掉了一大半，又以爲嚴嵩一定不會食言，如果網開一面，放他一條生路，便可以增加一個盟友，減少一個敵手，何樂而不爲呢？想到這裏，夏言笑起來，他對嚴嵩說：“你們休要聽人誤傳，我並無參劾之意，你們不必過慮。快請起來，快請起來。”

夏言對嚴嵩果眞手下留情，把嚴世蕃的劣迹壓下不報。

嚴嵩從此事事附和夏言，夏言對他不再怨恨，兩人在內閣相安無事。嚴嵩又作出嚴格管教子孫的姿態，上疏請求把嚴世蕃削職爲民，皇帝見他言詞懇切，批准嚴世蕃回鄉休假，然後又把嚴世蕃召回朝廷，加授太常寺少卿之職。

夏言復出之後，內閣事務繁忙，他又不願意分權給同僚，因而整天忙於審閱公文，向皇帝提出自己的主張。夏言自以爲勤於政務、忠於職守就可以得到皇帝的器重，也可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殊不知皇帝最欣賞的是拍馬屁的佞臣，而不

是經邦濟世的“忠臣”。夏言自命清高，孤芳自賞，不但被大多數官僚們嫉恨，而且被皇帝猜疑，結果適得其反。

嚴嵩被夏言壓抑，他以屈求伸，處處謹慎，事事小心。同時，他繼續投皇帝所好，對皇帝佈置的青詞寫作任務，殫精悉慮地去完成，皇帝十分欣賞他的文筆和“忠心”。夏言却敷衍塞責，每次接到皇帝的旨令，他都把過去獻上的青詞拿來命令幕友改頭換面，然後交上去應付差事。皇帝看了覺得似曾相識，毫無新意，氣得扔在地上。這樣的情況發生了很多次，但夏言一點也不知道。正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夏言趾高氣昂，不知面臨絕境，他將要落入萬丈深淵了。

明槍易躲　暗箭難防

夏言自以為在其位就要謀其政，身為首輔，對國家的強盛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他敢說敢當，敢作敢為，在“收復河套”的問題上，夏言毫無顧忌地表示了自己的態度。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這種履行職責的行為，結果却成為被置於死地的罪狀。

河套地區，西起寧夏，東至山西，南到邊牆，

北臨黃河，是一塊廣闊而又肥沃的土地，歷來是蒙古韃靼部與明王朝爭奪勢力範圍的重要戰場。

嘉靖二十五年，河套地區的蒙古韃靼騎兵三萬餘人攻入延安府，深入到三原、涇陽，大肆燒殺搶奪。負責總督三邊的兵部侍郎曾銑，提出了收復河套地區的八點方案，要求皇帝制定章程，審時度勢，選擇將才，任用賢能，備足糧餉，嚴明賞罰。方案具體明確，洋洋洒洒一萬多字。皇帝命令兵部討論，組織實施。

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曾銑率領精兵出擊，殺死幾十名敵騎，奪取上千匹馬，韃靼部的鋒芒受到挫折，退離邊境。皇帝聞捷大喜，他下旨獎勵曾銑，旨中寫道："河套敵寇連年深入我方，如入無人之境，有損國威。曾銑敢於率兵出塞，斬殺敵兵，特予嘉獎，增加薪俸，賞賜金銀緞匹。"

曾銑受到獎勵，更加充滿信心，他召集陝西巡撫謝蘭、延綏巡撫楊守謙、寧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官，商議收復河套的作戰方略。曾銑又繪製了營陣八圖，一併呈報給皇帝。

嘉靖皇帝明確表示支持收復河套。內閣首輔夏言順水推舟，擬旨批准曾銑的作戰計劃。但是，曾銑收復河套的軍事行動一時受到挫折。兵部侍郎萬鏜等人秉承嚴嵩的指示，上疏參奏曾銑"欺

騙君主，貪圖功名，不顧國家利益”。對待外敵入侵，不採取有力的軍事行動，而懲辦主戰的大臣，這就是歷史上許多昏庸無能的君主的“看家本領”。嘉靖皇帝一反過去支持曾銑的態度，責怪曾銑無事生非，惹出一場戰亂。不過，他心裏明白，自己過去幾次嘉獎曾銑，分明是批准了曾銑的收復河套的方案，因此也不想過分追究曾銑的責任。

嚴嵩看到皇帝未被挑動起來，於是親自出馬，向皇帝告狀：“宮廷中發生大火，皇后也突然死亡，這些都是天上神明告誡我們，朝中有大臣專權亂政。曾銑在邊鎮惹事生非，耗費錢財，損兵折將，應當處以重刑。夏言身爲首輔，與曾銑互相援引。夏言充當曾銑的後台，在朝中鼓吹曾銑的方案，曾銑擁兵自重，支持夏言橫行霸道，他們的罪行非同小可，請皇上明鑒，將他們繩之以法。”

嘉靖皇帝素來相信神仙授意、天象示警一類荒誕不經的東西，並且最忌諱大臣內外勾結，形成勢力，因此被嚴嵩的話打動了。他下令追究倡議收復河套的大臣的罪責，把曾銑逮捕到京城，罷免夏言內閣首輔的職務。

夏言正在春風得意的時候，忽然接到聖旨：

“大學士夏言扶同曾銑挑起邊釁，不堪擔任首輔之職，特令其歸家休養。”這第二次罷官，來得十分突然。夏言趕忙上疏自辯，說明收復河套確有必要，並且經過兵部和有關大臣的討論，皇帝也有詔旨批准曾銑的計劃，因此內閣不應承擔主要責任。

皇帝看了夏言的奏疏，根本不以爲然，尤其是對他固執己見的態度非常反感，於是把奏疏駁回，夏言被逐出京城。

到了這一步，夏言還不知道是嚴嵩從中挑撥，他挨了別人放的暗箭，却沒有發現眞正的敵手，因此也不能針鋒相對予以回擊，對症下葯解救自己。

量小非宰相　無毒不丈夫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夏言被嚴嵩奪走了首輔的職位，他帶着“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想法離開京城。但他剛剛走到通州附近，就聽說曾銑被判了死刑，並且援用的法律是“交結近侍律”，而不是“擅自興兵律”，夏言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嚴嵩在暗中下的毒手。他氣得倒在車上，口中喃喃自語：“完了，完了。”

為何夏言會有這樣的預感？

曾銑起初被捕下獄：皇帝只是為了推卸責任，諉過於臣下，並無意置曾銑於死地。並且，即使懲治曾銑，也只能按照邊關守將丟失城池來定罪，怎麼給他定了一個“交結近侍”的罪名呢？這交結近侍，是明代法律中的“真犯死罪”，犯了這種罪，是一定要處死的。而且，曾銑犯交結近侍罪，那麼他所交結的朝廷大臣也要承擔同樣的罪責，這個被交結的大臣除了夏言，還能是別人嗎？

夏言與曾銑在收復河套的觀點上倒是一致的，但他們私人之間並沒有很深的交往。嚴嵩取代夏言之後，一心要除掉夏言，以免嘉靖皇帝氣過之後，又把他召回朝廷，那時夏言決不會再饒恕嚴嵩了。因此，嚴嵩這次一定要徹底消滅夏言，確保自己將來的安全。

嚴嵩想到了關在獄中的咸寧侯仇鸞，他是曾銑的死對頭，一定可以充當自己的打手。於是，他派兒子嚴世蕃前去探監。

嚴嵩指使咸寧侯仇鸞誣告曾銑克扣軍餉，曾銑向夏言行賄，由兒子曾淳經過夏言的岳父蘇綱轉手過付，從而取得夏言的支持。

嘉靖皇帝正在為河套之事發怒，看了仇鸞奏

疏，深信不疑，立即命令把曾淳、蘇綱逮捕入獄。

曾淳和蘇綱入獄後受盡嚴刑拷打，不得已承認向夏言行賄紋銀二千兩。這樣，夏言與曾銑內外勾結一案就證據確鑿了。

嚴嵩已經掌握了內閣大權，他授意三法司援引交結近侍律條，判處曾銑死罪，並且要求皇帝下旨逮捕夏言。嘉靖皇帝於是下旨："曾銑妄議擅開邊釁，又失律喪師，屢次隱匿不報，欺罔朕躬，殃虐百姓，罪惡深重，三法司依律從重問罪。夏言身爲輔臣，公然黨逆受賄，力主復套之議，不顧國家安危，好大的膽子！着錦衣衛選差官校去拿解來京審問。"

這就是嚴嵩在夏言被罷官之後所做的手脚。夏言被錦衣衛從回鄉途中押回京城，他只得作一番困獸之鬥，向皇帝表明自己的無辜，揭發嚴嵩借刀殺人的毒辣手段。

夏言奮筆疾書，給皇帝寫了一封悲憤的奏章，題爲《仇姦誣陷，極苦死情，懇乞天恩特賜廷鞫以伸大冤事》，其中指出：仇鸞的誣告是嚴嵩一手操縱的。嚴嵩父子，奸猾陰險，欺下瞞上，爲了篡權亂政，把我當成眼中釘，肉中刺，必欲置於死地而後快。請皇上洞察其奸，保全我的性命。皇帝看後，對左右說道："夏言與曾銑勾結，

已有足夠證據，還有甚麼可辯白的？”左右太監平時看了夏言的許多白眼，巴不得他不得好死，於是齊聲稱頌皇上英明，並說：“嚴嵩為人謙和誠懇，他與夏言的關係也很和睦，這次夏言案發，嚴嵩是秉公執法，夏言是咎由自取。”

皇帝最相信周圍的宦官的話，他把夏言的奏章往地下一擲，說道：“夏言早就目無君上了。朕賜他香葉冠，他却不識抬舉，推三阻四，褻瀆神明。今日又強辭奪理，反誣嚴嵩，朕決不會輕易放過他。”嘉靖皇帝命令三法司比照曾銑的刑罰，對夏言進行懲治。

刑部尚書喻茂堅心裏明白夏言是挨了嚴嵩的暗箭，對夏言很是同情。但是嚴嵩當權，皇帝又痛恨夏言，喻茂堅也不敢公然為夏言辯解。他想來想去，覺得只要保住夏言的性命，就可以從長計議，爭取有朝一日澄清事實眞相。否則，人死不能復生，如果夏言被處死的話，那麼就無人能同嚴嵩對峙，冤案也無從平反了。

喻茂堅把審訊結果報告皇帝：“夏言與曾銑內外勾結，擾亂邊防秩序，罪行嚴重。但是他身為內閣首輔，一品文官，為國操勞，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法律規定對這樣的人有‘議請減贖’的優待，請求皇上交給三法司議論夏言減刑的幅度，

饒恕他的死罪。”

皇帝聽喻茂堅一說，沉吟起來：“朕與閣臣商議之後再作決斷，你不必多言。”喻茂堅只得退下候旨。

嚴嵩奉命上殿。皇帝把刑部的意向告訴嚴嵩，問道：“愛卿有何想法？”嚴嵩不正面回答，却從袖中掏出邊關告急的文書，說道：“臣接連收到邊關的告急文書，收復河套的亂子越捅越大，這都是夏言背着皇上擅自作主惹出的亂子，生靈塗炭，罪在一人，不殺夏言，不足以平民憤。殺了夏言，俺答或許會解恨，可保邊關安寧，請皇上決斷。”皇帝一聽，居然點頭稱善，於是命令內閣擬旨，將夏言處以死刑。

嚴嵩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他立即擬旨，經皇帝圈閱批硃後下達刑部：“夏言罪大惡極，實難赦免，處以死刑，秋後執行。”刑部接到這一詔旨，還想以法律來挽救夏言的性命。他們把夏言的罪狀歸納之後，仍然要求皇帝按照《大明律》的規定，對於夏言給予“議能議貴”的減刑優待，但却被皇帝駁回。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夏言被綁赴西市處以斬刑。夏言站在木籠中，低頭看着滾動的車輪，他萬分悔恨當初不該對嚴氏父子心慈手軟，動了菩

薩心腸，却成爲刀下之鬼。“我這是自作自受啊。”他一陣頭暈目眩，倒在木栅欄上。明朝的內閣首輔被處以死刑的，只有夏言一人。夏言的妻妾流放廣西，兒孫被削職爲民，嚴嵩終於除掉了內閣中的敵手，成爲連續擔任首輔十多年的“鐵血宰相”。

五、眞假李福達



五 眞假李福達

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年)發生了一件五十多名司法官吏獲罪的大案，案件聚訟不已，拖了四十多年，直到隆慶年間才水落石出。這就是“李福達之獄”。

張冠李戴知是誰

正德年間(1506—1521年)，太監當政，國事日非，各地水旱災亂不斷發生，農民暴動一個接着一個，兵荒馬亂，人心思變。山西代州崞縣人李福達與王良、李鉞等人經常聚集在一起，密謀起事。他們深知人們尊祟神明，敬畏巫師，於是假借扶乩，自稱有大富大貴之命，負替天行道之責，吸引一些愚昧無知之人聽他們講經佈道。漸漸地人多勢衆，終於驚動了官府。

李福達得知官府已在追查他們的秘密聚會，不得不倉卒舉事，結果一群信徒被官兵捕殺殆盡，李福達也束手就擒。他寧死不承認自己是主謀，最終只判處他充軍邊衛。

李福達在山丹衛充軍服勞役，一天夜間巡邏時，他乘着黑夜，從隊列中閃到一旁，轉眼間消

失了。李福達逃出邊衛，流竄到陝西洛川縣。他改名叫李五，與叔父李鉞繼續組織秘密宗教，稱爲彌勒佛教，信徒發展到幾千人。他們嘯聚山林，劫掠州縣，頗有影響。

朝廷聞訊，命令地方官軍嚴加剿捕。大兵逼近，信徒們潰不成軍，四散奔逃。李鉞被捕，梟首示衆。李福達見勢不妙，“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他携帶金銀珠寶，一個人躲到山西徐溝縣，自稱姓張名寅，家鄉遇到災荒，來此處落脚謀生。李福達拿出許多金銀敬獻給縣裏的豪門望族，攀他們爲同宗，僞造了張寅其人的族譜，取得了合法的身份。

住了一段時間，李福達覺得風頭已過，自思蟄居窮鄉僻壤終究難以出人頭地，好在身邊還有很多金銀珠寶，可以作爲敲門磚，擠進官場。李福達拿定主意，携帶重金潛入京師，首先混入匠籍，把劫掠得來的錢財用來捐官，朝廷任命他爲山西太原衛指揮使。

李福達在組織彌勒佛教時就搞過燒金煉銀的法術，他官拜指揮使，有了進入上層官僚圈子的資格，就又重操舊業，與武定侯郭勳來往密切，整天玩弄燒煉金銀的把戲，成爲武定侯府中的常客。但他又怕出頭露面太多，容易被人識破，於

是，又返回到徐溝縣同戈鎮居住。

有道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嘉靖五年七月，同戈鎮有一個名叫薛良的人，一向與李福達有仇，向官府告發李福達冒名張寅，分明是在逃的反叛賊首。李福達連夜潛離同戈鎮，躲避到京城。

官府捕快圍住張寅之宅，進去搜尋，不見正犯，就把他的兩個兒子張大義、張大禮捆綁起來，當作人質，押回衙門。

李福達見此情況，心想：“如果躲避不出，就是不打自招，承認是謀反之人，遲早要被官府逮住，不如與薛良對質，反告他挾仇誣告，拼個魚死網破，或許可以轉危爲安。”於是他就自動到官府，要求釋放二子，並且反告薛良誣告清白無辜。

代州知州杜蕙審訊這件棘手的重案，原告與被告各執一詞，知州傳喚李福達原籍崞縣的鄉鄰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幾十個人前來公堂辨認，衆人一致指認張寅就是李福達。

李福達大呼“冤枉”，指控衆人串通一氣，誣陷好人，聲稱有族譜及同戈鎮鄉鄰爲證，確實是張寅，不知李福達何許人氏。知州不敢草率結案，把審訊記錄全部移交給省裏。布政使李璋、按察

使徐文華也不敢輕易下結論，邀請巡按御史張英主持覆審。

巡按御史張英接到這件案子，不敢掉以輕心，因爲如果薛良誣陷軍官張寅屬實，就要處死薛良，如果告發李福達屬實，就要處死李福達，人命關天，豈能當作兒戲？

巡按和按察使等官升堂問案，聽完原告之詞，又傳喚一干證人，他們都說薛良所告是實。張英令被告如實招供。李福達哪裏會輕易就範，仍然堅持在代州衙門公堂上的供詞。張英雖是巡按，却不敢貿然對軍官用刑訊。

儘管李福達本人拒不承認，但衆證確鑿，無可懷疑，省級問刑官員的會審結論與州相同，擬將李福達謀反之後冒名張寅一案上報刑部。

案件正在上報期間，張英任期已滿，回京覆命。山西巡撫畢昭與張英面和心不和，張英在任，他退避三舍，不與張英相爭。張英一走，畢昭出來主審李福達一案。原告、被告和證人之言都同過去所說的一樣，但畢昭憑先入之見，認定李福達一案實屬仇家誣陷張寅，他取來張寅提出的同戈鎭居民戚廣等人的證言，證明張寅確實是同戈鎭居民，薛良等人純屬誣陷，故意“張冠李戴”，擬判處薛良發口外爲民，張寅無罪。

案情急轉直下，大出其他同僚的意外。他們礙於巡撫的面皮，不便反對，都閉口不言。誰料，畢昭翻案未成，因侍養父母而離職歸鄉，案子又拖延下來。

張英去任之後，御史馬錄巡按山西，他接手這件疑案，下定決心，順藤摸瓜，窮追猛打，一定要問個水落石出。馬錄把鄜州、洛川兩地的父老傳來辨認，都說這個人就是嘯聚山林、攻掠城池的反賊李福達。馬錄會同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豸把李福達提來嚴加審問，當面對證。李福達見新巡按難以對付，只得一一招供，承認自己就是李福達的正身。

馬錄擬定司法審判文書，堅持張英的審訊結論，於是同巡撫江潮署名把審判文書遞呈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

郭勳與張寅來往甚密，得知張寅被薛良告發，修書一封送給馬錄，叫他釋放張寅。馬錄不但不給郭勳面子，還向朝廷奏了一本，附上郭勳的書信，以此彈劾郭勳庇護賊人，不辨是非，應當予以處罰。馬錄擬定李福達犯謀反重罪，處死刑，妻、子緣坐，並立即把案卷報給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裁定。

恩威莫測君王心

山西巡按馬錄轉呈三法司的案件，按照嘉靖皇帝命令，由都察院負責審核，大理寺、刑部派員參加。

都察院是御史的本部，共有十三道監察御史一百一十人，御史出巡，就是巡按。都察院對於馬錄報上的案卷逐句加以研審，覺得應當支持馬錄的意見，於是覆奏皇帝："李福達罪狀清楚，但案情重大，應當立即把李福達案卷移送來京，由三法司會審。"皇帝同意照辦。

嘉靖五年十一月，左都御史聶賢領銜覆奏審訊結果："李福達通過妖術彌勒教煽動叛亂，應當處以死刑，張寅就是李福達其人。郭勳身爲功臣之後，貴爲武定侯，却與反賊來往，並且接受賄賂，爲李福達開脫罪責，應當負同樣的罪責。"嘉靖帝批准處死李福達，命令把他打入死牢，待秋後處决；同時，又嚴厲訓斥郭勳，令他反省思過。

郭勳接受了李福達的賄賂，不得不盡力爲他疏通關節，不料山西巡撫、巡按不但不給面子，反而彈劾自己庇護罪犯，結納匪賊，弄得自己騎虎難下，狼狽不堪。三法司官員中對郭勳不滿的

人也有不少，他們準備進一步追究郭勳的罪責。

郭勳仔細權衡一下得失，與其聽憑官員們攻訐，不如背水一戰，以攻為守，全面翻案，扭轉局勢，否則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唆使李福達的兒子張大仁上書皇帝，為父親張寅伸冤。

嘉靖皇帝看了伸冤奏章，不把它當做一回事，發給都察院處理。都察院長官聶賢與負責審訊此案的御史高世魁看了武定侯代遞的奏章，不禁怒火衝天：“郭勳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插手案情，分明是循私舞弊，阻撓執法，决不能聽之任之。”於是科道官員履行自己糾彈不法官員的職責，紛紛彈劾郭勳“勾結逆賊，接受賄賂，為李福達翻案”，要求對他予以法辦。

郭勳看到群臣來勢凶猛，心生一計，他不替自己辨解，而向皇帝告狀：“這些人是別有用心，表面上是彈劾我，實質上是打擊忠於皇上的大臣，他們恨我在大禮議中站在皇上一邊，因此借機報復。”

皇帝這下動心了，大禮議是他最敏感的政治問題。

嘉靖皇帝本是居住在湖北安陸的興獻王的長子。他的前任皇帝明武宗沒有兒子，南巡時落入水中誘發癆病，幾個月後一命嗚呼，因此沒有確

定皇位繼承人。太后與內閣首輔楊廷和根據血緣親疏，決定迎立明武宗的堂弟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爲帝。

楊廷和迎立了沒有準備就突然當了皇帝的朱厚熜，以顧命大臣的身份主持朝政，提高了內閣的權力，推行自己的改革。官僚集團的權力上升，皇權相對衰微。朱厚熜當了皇帝，起初與楊廷和關係還很密切，漸漸地不滿足受大臣操縱支配，但他又不便公然剝奪掌握實權的先朝元老大臣的權力，於是借大禮議之事培植親信，打擊元老。所謂大禮議，就是朱厚熜當了皇帝之後，應當尊奉孝宗還是興獻王爲父的爭議。楊廷和等人要保持先朝元老的地位，以尊崇孝宗和武宗自重，主張按照皇帝繼承的關係，尊孝宗爲父，祭祀孝宗。嘉靖皇帝則反其道而行之，主張按照血統關係，尊興獻王爲興獻帝，孝宗爲皇伯父，突出自己是當今皇帝，有權改變祭祀的牌位。圍繞着尊崇何人爲皇考(皇父)的問題，朝廷分成了議禮派與反對派。許多希望提高自己地位的中、下級官員，支持皇帝的主張，成爲議禮派；而掌握大權的元老，則成爲反對派。郭勳是沒有實權的貴族，因此在大禮議中是堅定的議禮派。兩派反覆較量，結果皇權逐步上升，相權節節敗退。嘉靖三年七

月十五日，皇帝動用武力，在朝廷上把反對尊崇興獻王的一百八十多名朝官打得皮開肉綻，打死十七人，逮捕下獄一百三十四人，所有反對派全部受到懲罰。

反對派被強大的皇權血腥鎮壓之後，不敢公開出來反對皇帝了。但他們人多勢衆，皇帝也只能想方設法一步一步地削除反對派，提拔親信。皇帝以議大禮的態度劃線，只要誰被劃入反對派，就受到限制，予以防範；而被劃入議禮派的則聽信不疑，予以優待。

郭勳爲了逃脫罪責，把自己的問題與大禮議的態度聯繫起來，這樣，嘉靖帝當然要重新考慮李福達一案的性質了。他最恨的就是反對派攻擊議禮派，因爲攻擊議禮派就是攻擊皇帝。同時，他也最不信任反對派。

危險即將來臨，三法司官員却一無所知。

嘉靖皇帝已傾向於把案子的性質定爲郭勳受朝臣的誣陷。錦衣衛千戶戴偉奉皇帝之命，把李福達的案卷及證人調到鎮撫司審訊。鎮撫司獄又稱詔獄，是由皇帝直接控制的特別刑事法庭和監獄組成的，三法司不能插手過問。不讓三法司管轄案件，這是皇帝按照需要操縱審判的第一步，但三法司却因爲習以爲常，沒有引起應有的警

覺，他們認爲這只表明皇帝重視這一案件，而不是另有奧妙。

議禮派的骨幹分子張璁、桂萼早就覬覦三法司長官的職位，但一直沒有機會謀取，現在皇帝對李福達一案重新審查，他們聞風而動，開始下手了。

張璁、桂萼與郭勳在一起策劃如何翻案。商量的結果，確定統一的口徑是：“廷臣內外勾結，借張寅之事誣陷郭勳，逐步打擊議禮派大臣，以達到報復泄憤的目的”，並且各人分別向皇帝陳述這一觀點，加深皇帝的印象。這一計劃果然奏效，它與嘉靖皇帝的心思一拍即合。

嘉靖皇帝命令火速押送李福達等人來京審問。山西巡撫江潮和巡按馬錄不敢遲緩，立即派人日夜兼程把囚犯及證人送到京城。

李福達並不知道皇帝的眞實意圖是翻案，他一見三法司堂上官和佐貳官都正襟危坐，滿臉陰雲，就嚇得直打哆嗦。驚堂木一聲響，主審官開始發話，李福達對謀反之事供認不諱。

三法司把會審的結果奏告皇帝，根據法律規定，李福達應當處以死刑。

嘉靖皇帝看了奏章，心中不快，他批示道：“三法司會審不夠詳細，應由九卿會審於朝廷，再

作結論。"批示傳達給三法司，官吏們面面相覷，不知皇帝爲何這樣苛刻。

九卿會審是明朝司法審判中僅次於皇帝親自審判的一個審級，它的規格和法律效力高於三法司的會審。通常死刑案件只是刑部覆審，然後報請皇帝批准便可執行，這次由九卿會審，表明皇帝對三法司很不信任。

會審開始了。吏部尙書、戶部尙書、禮部尙書、兵部尙書、刑部尙書、工部尙書，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等九卿排成半圓形，在朝廷午門旁的公堂裏審訊原告、被告及證人。

原告薛良和證人李景全等人一致指控張寅就是李福達，李福達理屈詞窮，無法抵賴。戚廣是原山西巡撫提出證明薛良誣陷的人，這時他却在公堂上對九卿大臣說："小人過去並沒有被巡撫審訊，怎麼會說這種話呢？"此語一出，滿座嘩然，大家都認爲案情非常淸楚，可以結案了。

刑部尙書顏頤壽等九卿把審訊記錄送給皇帝過目，皇帝對九卿大臣也不相信，他聲稱："且慢點作出結論，等我把齋祀天地的儀式完成之後，親自審問此案。"內閣大學士楊一淸出來勸阻說："皇上有那麼多的重大事情需要處理，這種普通案件哪裏值得皇上親自審訊呢？如果不信

任九卿大臣，會招致臣民的非議的。”嘉靖聽了默默無言。恰巧有一個名叫唐樞的刑部主事，他不知道皇帝的心思，站出來據實力陳己見說：“李福達罪狀清楚確鑿，處死刑完全合乎法律規定。”嘉靖帝正在火頭上，滿肚怒氣沒處發泄，下令把唐樞免去官職，趕回原籍。

顏頤壽等人見皇帝震怒，心中開始驚慌起來，於是重新考慮李福達一案如何定性。他們採取折衷的辦法，把前後審訊中各種矛盾的證詞、供述滙集在一起，結論是難以下判斷，定爲疑案，懸而不决。

皇帝見狀，把三法司官員大罵一頓，但李福達一案要讓三法司完全讓步也不太容易，因此皇帝也就同意作爲疑案掛起來。

嘉靖六年四月，郭勳與張璁、桂萼等人的幕後活動終於初見成效。嘉靖皇帝命令錦衣衛指揮劉泰前往山西巡按衙門押解馬錄到京城，關進錦衣衛監獄。繼而，鎭撫司對馬錄拷打審訊，要他供認爲何故意錯判案情。馬錄大呼冤枉，聲明决無個人目的，只是依法斷案。御史蕭一中請求把馬錄交給法司審訊。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也爲馬錄辯護，說他是無辜入獄。皇帝怒氣更甚，命令把他們也逮捕入獄，下令顏頤壽戴

罪辦事，一定要圓滿處理這一案件。

顏頤壽再次審訊案犯。審訊結果，各人的供述與過去相同，馬錄與李福達當堂對質，李福達承認與馬錄沒有任何個人怨恨。顏頤壽把再審的結果報告皇帝，皇帝却說三法司官員朋比爲奸，欺君罔上，下令把顏頤壽逮捕下獄。刑部侍郎劉玉、王啓，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和參與辦案的郎中、御史、寺正等三法司中層官吏也都被關進監獄。

皇帝如此與大臣們作對，使人們感到難以理解，大臣們眞像丈二和尙一樣摸不着頭腦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

嘉靖六年八月的一天，皇帝傳旨百官上朝聽候宣佈重大命令。

百官們魚貫而入，分班排列殿前。大多數官員忐忑不安，但也有少數官員得意洋洋，他們似乎已經預感到權力的更迭之日來到了，作爲皇帝信任的議禮派，將要被委以重任。

“衆卿，朕對三法司現任官不諳職事素有耳聞。李福達一案，使朕親眼見到他們互相勾結，

玩弄法律。朕已經把他們逮捕入獄，等待審訊。現在三法司不能沒有長官負責，朕命令桂萼以吏部左侍郎掌管刑部事，張璁以兵部左侍郎掌管都察院事，方獻夫以少詹事掌管大理寺事，三法司的一應事務，由他們協商處理，李福達一案，從頭開始，重新審理。”

議禮派骨幹分子張璁、桂萼、方獻夫對皇帝的意圖心領神會，他們知道皇帝並不是眞心爲李福達翻案，而是借機打擊傾向於反對派的三法司官員，扶持議禮派，擴張皇權。因此，張璁、桂萼、方獻夫三人首先請示皇帝：“李福達一案如何判定？”皇帝說：“馬錄等人互相勾結，把持三法司，誣陷官員，應當比照姦黨律處罰。”三人秉承皇帝的旨意，回官邸商量實施皇帝意圖的辦法。

嘉靖六年九月，張璁、桂萼、方獻夫在午門旁的公堂內審訊馬錄，逼迫他承認故意判處張寅有罪。馬錄起初堅決否認，並且反問三位大人：“我與郭勳、李福達無冤無仇，爲甚麼要故意陷害他們？”三人無言以對，只好利用職權，命令在他身上輪流使用各種刑訊方式。馬錄痛不欲生，自思與其受刑而死，不如順着審判官的話供認有罪，或許還有一條生路，不處死刑，將來總有昭

雪平反之日。

馬錄被屈打成招，供認自己是“挾私憤故意判張寅有罪”，究竟有何私憤，他自己也說不明白。

張璁把馬錄的供詞呈送皇帝，皇帝憤怒至極：“大胆的狗才，竟然目無王法，隨心所欲濫用職權，有意陷害善良軍官，把他從重處罰。”皇帝想把馬錄處死，首輔楊一清堅持馬錄之罪只能處以充軍，把嘉靖帝的旨意封還。張璁也是讀書人出身，因議禮官運亨通，被大臣們輕視。他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爲，不敢把事做絕，得罪更多的大臣，希望適可而止。於是他出來勸說：“按照法律，受誣陷的張寅未被處死，因此審判官馬錄不應當處死，應發配充軍。”皇帝見張璁也堅持不處死馬錄，就不再強求，同意把馬錄發配到廣西南丹衛充軍，張寅釋放，官復原職，三法司長官革職爲民，發配充軍。

懲治了一批大官之後，皇帝又命令把三法司中一些桀驁不馴的小官逮捕入獄，他們在監獄中備受折磨，有十餘人被拷打而死，四十多人分別被處以充軍或削職爲民的刑罰。

嘉靖皇帝命令把李福達一案的審訊結果加以歸納，編成一部《欽明大獄錄》，由都察院負責

刻印，公佈天下。

《欽明大獄錄》的結論是：“張寅本是五台縣人，僑居徐溝。他曾經借錢給薛良。薛良是一個無賴之徒，他無力還債，就想害死張寅以逃避債務，所以指控張寅是逆賊李福達。他還串通張寅的冤家對頭石文舉等人作僞證，致使釀成錯案。武定侯郭勳認識張寅，知道這是假案，爲了主持公道，不避嫌疑，致書巡按馬錄。然而馬錄歷來怨恨郭勳，就乘機陷害郭勳。朝廷中一些狼狽爲奸的大臣，出於門戶之見，黨同伐異，借機打擊郭勳。但是，皇上英明果斷，一眼就識破他們的陰謀，及時改組三法司，從而使假案得到糾正，玩忽職守和以權營私的官員受到應有的懲罰。”事實完全被顚倒了。

其實，究竟是誰製造了一個大冤案，大臣們看得很清楚。正是皇帝本人，爲了擴張皇權，強化絕對專制，故意顚倒是非，製造出一個涉及五十多名司法官員的大冤案，以此把三法司的鯁直之臣清洗出去，換成自己的親信。而那些一心想獲得政治權力的中下層官吏，也迎合皇帝的口味，通過互相之間的傾軋，踩着失勢的官員的肩膀往上爬。一些得勢的官員還乘機報復自己的對立面。這更加使得這件案子中各派系政治力量的

交鋒顯得錯綜複雜。

眞相大白日　事過境遷時

李福達獲得無罪釋放，官復原職，他與郭勳的交往更加密切。鄉中父老，從此格外讓他三分，誰都不敢惹這位有權有勢又有膽略的混世魔王。張寅的府邸中來來往往的方士怪異之人日甚一日，地方官府也裝作全然不知。因爲李福達是皇帝保護的官員，如果告發李福達，就會重蹈前任官員的覆轍，誰不想保住烏紗帽呢？朝廷法紀只好置之不顧了。

四十年過去了，李福達和兒子李大仁、李大義、李大禮都先後病死，李大禮的兒子李同繼承了祖宗家業。

李同深得祖宗的嫡傳，他組織了一批人講習白蓮教，自稱是唐朝宗室的後裔，應當出來重整大唐江山，統治天下。聚集在李同周圍的貧困潦倒的失意文人和夢想富貴榮華的村野流民，把他奉爲教主，慫恿他發動暴亂，奪取江山。有一個名叫蔡伯貫的四川人，不辭千里，來到山西，拜在李同門下。李同見蔡伯貫野心在其他徒弟之上，就對他格外器重，經常單獨召見，傳授法術，

鼓勵他回四川發展信徒，積極準備起事。

嘉靖四十五年，蔡伯貫不孚師望，在四川起事。信徒們劫殺官府，攻掠城池，行動方式與當年李福達相似。官軍前去圍剿，幾經週旋，蔡伯貫手下的信徒被打得死的死，傷的傷，大部分四散奔逃，蔡伯貫最後只好束手就擒，被官軍綑綁到巡撫衙門，接受審訊。初次過堂，蔡伯貫就一一招供。

四川巡撫和巡按審訊蔡伯貫完畢，立即行文通知山西巡撫和巡按拘捕李同。

李同來不及逃遁，被押到巡撫衙門。審訊中，李同承認是蔡伯貫的師傅，李大禮的兒子，李福達的孫子，白蓮教、彌勒教是祖傳妖術。

巡按得到李同供詞，翻出當年李福達一案的卷宗及《欽明大獄錄》，又找到尙存人世的證人，勘驗得實，張寅就是李福達，李同就是李福達的嫡孫。巡按不禁仰天長嘆：“前輩的冤屈今日可以平反昭雪了，李福達一案也眞相大白了。”

按照法律規定，李同犯有十惡不赦中的謀反罪，應處斬首之刑，於是，山西巡撫和巡按把李同一案審判結果報告三法司。此時嘉靖皇帝已經病死，隆慶皇帝對李同一案並沒有甚麼成見，因此立即批准處死李同。

都御史龐尙鵬知道隆慶皇帝準備調整君臣關係，解决前朝遺留的問題，他就上奏皇帝："李同一案，全靠皇上聖明，已經依法結案。但李同供出張寅就是李福達，鐵的事實證明四十年前李福達一案，三法司官員和巡按馬錄等官的判斷是準確的，然而他們却蒙受不白之冤，子孫受到牽連，至今難以出頭。雖然當事人都已不在人世，但天理昭彰難以蒙蔽，王法劃一不能扭曲，爲了維護法律，伸張正義，鼓勵臣民盡忠盡職，警戒奸佞守紀守法，請對李福達一案中無辜受害的司法官員平反昭雪並予以表彰，而追削郭勳等人的官爵。"隆慶皇帝正想勵精圖治，開創中興之世，於是採納了他的建議。這樣，一直到四十年後才予以澄清的懸案，終於眞相大白，但是已經事過境遷，嘉靖皇帝與當事人都已離開了人間。假如嘉靖皇帝仍然活着，誰敢揭示李福達一案之謎？怎能平反冤假錯案呢？

六、皇宮刺太子



六 皇宮刺太子

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黃昏，紫禁城內一片靜謐，似乎除了風吹銅鈴的聲音之外，偌大的一座皇宮，就沒有其他的聲響了。

突然之間，有一個身穿短衣窄袖的精壯漢子閃身進入皇宮，只見他三步併作兩步，一陣急行來到慈慶宮，揮舞手中的棗木棍，逢人就打，一直衝到太子朱常洛起居的殿前才被太監們捉住。這就是明朝有名的謀刺太子案(梃擊案)。

帝王艷事知多少

明神宗朱翊鈞十歲登基，國家大事全由內閣首輔張居正處理。張居正是朱翊鈞的教師，他對朱翊鈞管教十分嚴厲。有一次朱翊鈞在唸書時把其中一個字音讀錯了，張居正聲色俱厲地糾正他的讀音，連身旁的太監都嚇得不知所措。明神宗小時候調皮任性，他經常在宮中胡鬧，太后碰到這種情況，就嚇唬他說：“我派人告訴張先生，看你怎麼辦？”神宗於是急得連聲認錯。

皇帝從小在太后與師傅的嚴厲管教下生活，形成了一種逆反心理，越是祖宗成憲、正統觀念

的約束，他越是想盡方法對着幹，皇帝的正經事情却不放在心上。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不知不覺到了萬曆九年，神宗已是十九歲的風流天子，册立了皇后王氏，選封了許多嬪妃，其中最受寵愛的是鄭妃。但是，雖然皇帝夜夜臨幸，却沒有一個嬪妃能夠替他生下一個皇子。太后見此情況，心中暗暗作急：沒有兒子，皇帝之位就要傳給別人的子孫了。

天下事無奇不有。一天，神宗悶得慌，慢慢踱到慈寧宮。慈寧宮是李太后居住的地方，神宗進去給母親請安。可是太后正巧去別處閑談去了，她的貼身侍女前來向皇帝磕頭請安。

明神宗見王宮女身段婀娜，面容姣麗，舉止幽嫻，對她很是和氣。王宮女獻上香茗，神宗仔細端詳她的肌膚，見她一雙玉腕，乘她遞杯之際，揑着她的雙手，王宮女滿面通紅，說不出多麼嫵媚。明神宗回頭一看，兩個太監站在旁邊，他把手一揮，說道："你們退下去，這裏有她侍候，用不着你們。"太監相顧一笑，低着頭退出殿外。

"你去取水來，朕要洗手。"王宮女遵命，取水遞巾，侍候皇帝洗手。她偷眼一看，皇帝正目不轉睛地瞪着自己發愣，頓時羞雲滿面，心中又

驚恐又興奮。

皇帝到了這時，再也不想節制自己，拉着王宮女便朝太后的寢室走去。王宮女何嘗不想邀寵，如果有幸生下龍種，自己就可以平步青雲，成爲貴妃了。就這樣，明神宗與王宮女在太后床上成其好事。

皇家有一個規矩，凡是皇帝在宮中的生活瑣事都要寫在《內起居注》上，作詳細記錄，以備將來查核。這次神宗私幸王宮女之事也不例外。

神宗自從在慈寧宮私幸太后貼身侍女之後，起初對王宮女還有幾分牽腸掛肚，但沒有經太后允許，就與她的侍女偷情，委實難以言明，因此也不便再找她幽會。有時去太后身邊請安，神宗見了王宮女，只得裝作沒事一般，那宮女心中雖然悲戚，也不敢在太后面前說皇帝薄情。

誰料想，“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數月之後，王宮女腰圍漸寬，不思飲食，居然懷孕了。她心中暗暗高興，有意在太后面前顯示出自己身體所起的變異。

“你這幾天臉色不對，又時常嘔吐，莫非有甚麼病？”

王宮女便把那日發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講給太后聽，還拿出皇帝賞賜的物件爲證。太后命令文

書房太監把內起居注取來。一查，果然與王宮女所說的完全相同。太后點頭微笑，命令左右安排王宮女靜養身體，不必勞作。

明神宗早就把王宮女拋到九霄雲外了。他與其餘的妃子尋歡作樂，哪裏還想一個宮女。這種逢場作戲的事，對皇帝說來完全不足掛齒。何況最寵愛的鄭妃醋勁不小，讓她知道了又要裝嗔撒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當然不同太后提起此事。

眼看着宮女的肚子越來越大，太后沉不住氣了。萬曆十年七月的一天，太后在慈寧宮設宴，請皇帝過來敘母子之情。酒意漸濃之時，太后冷不防問皇帝：“皇后尚未有子，我兒又同日封了九個嬪妃，那鄭妃很受寵愛，但卻未有人受孕，我心中很是不安。如果有個宮女受孕，我兒待她如何？”神宗一聽，面紅耳赤，不出一言。

太后說：“我身邊的王宮女說她有幸陪伴你片刻，可有此事。”

神宗答道：“我記不得有此等事。”

太后讓宮女捧出內起居注，神宗看到太后翻開的一頁上寫明皇帝某月某日幸王宮女並賜頭面一副之事，這才點頭承認。

太后好言相勸道：“我已年老，尚未有皇

孫，如果宮女生一個皇子，那是宗社之福啊！古人有曰‘母以子貴’，你就不要嫌棄王宮女出身貧賤了，應當按照慣例封她爲妃才是。”神宗見太后這樣一說，才明白今日設宴正是爲了王宮女之事。母命難違，神宗不得已將王宮女册封爲恭妃，移住別宮，等待分娩。

君王難過美人關

萬曆十年八月十一日，恭妃果然生下一個男孩，這就是皇長子朱常洛。

神宗得了第一個兒子，按理說應當厚待恭妃，但禁不住鄭妃的冷言冷語，所以他對恭妃生子之事甚爲冷淡，只是應付太后一番了事，心思全用在鄭妃身上。

“皇天不負有心人”，鄭妃日夜承受皇帝的恩寵，終於有孕在身。皇帝心裏格外歡喜，他讓愛妃調養身體，保護好胎兒，自己又去與其餘的妃子播雲弄雨。

萬曆十四年正月，鄭妃也生下一個兒子朱常洵。神宗大喜，立即封她爲貴妃。貴妃比妃嬪要尊貴一個等級，僅次於皇后。神宗在恭妃生子之後並沒有晉封她爲貴妃，鄭妃生子則立即晉封，

顯然有失公平。

朝廷中的大臣們對此表示不平，他們認爲王妃生下的是長子，按照皇位繼承的慣例，嫡長子繼承皇位，皇后無子，則衆子中的長子繼承皇位，王妃是將來的太子的母親，應當優於鄭妃晉封貴妃，但神宗置若罔聞。

鄭妃被晉封貴妃，她在皇帝面前更加妖冶，床上枕邊，加倍逢迎皇帝，乘着皇帝高興之際，就提出立自己的親生兒子爲太子。

神宗當然願意滿足愛妃的要求，但是他知道歷朝的規矩不能輕易更改，因此只好勸愛妃不要急於求成。兩人在床上商量辦法。

“長子朱常洛體質甚弱，或許不能長大成人，到時再立朱常洵，豈不名正言順？”

“常洛不死，常洵不就當不上太子嗎？皇上分明不愛我。”

“朕怎麼會虧待愛妃呢？只是朝中大臣都是儒生，他們死抱住法統不放。愛妃若是操之過急，不但常洵當不了太子，就是愛妃也要受人詬罵，還是先拖延時間爲上策。”

就這樣，明神宗抱定“拖”的宗旨，一拖就是十五年。到了萬曆二十九年十月，朱常洛已經二十歲了，體質雖弱，但却長大成人。大臣們一

致要求早立太子，神宗沒有理由再拖延了，於是宣佈冊立朱常洛爲太子，朱常洵封爲福王。

太子冊立之後，居住在東宮——慈慶宮。福王的封地在河南洛陽。神宗命令戶部多給銀兩，爲福王營造王府，其規模勝過其他王府十倍。然而福王遲遲不出京城，賴在宮中不走。

鄭貴妃企圖爲兒子奪取太子位置的念頭有增無減。朝臣們對此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們又掀起一陣呼籲福王去洛陽居住的高潮。閣臣葉向高語氣堅決地對神宗說："福王受封已有十年，但却留在京城，這是違反祖宗成憲的。我朝有《宗藩禁令》，規定親王不得留在京城，請皇上盡快讓福王出京，前往洛陽居住。"神宗聽了無可奈何，只好說："你們不必多講，明年春天就讓他去洛陽。"

到了萬歷四十一年春季，禮部奏請爲福王舉行"就國"的儀式，神宗把奏章扔在篋中，不予理睬。兵部尙書王象乾又上疏請求神宗讓福王去洛陽居住。神宗居然要賴說："親王就國，祖宗舊制在春分時，現在已經過期，等到明年春天再爲福王舉行儀式吧。"

就這樣，福王就國之事每年都要在皇帝和大臣之間扯皮，一直到萬歷四十二年三月，神宗迫

於群臣的壓力，不得不讓福王離京。鄭貴妃眼睜睜地看着兒子離開身邊，她豈能善罷甘休？再加上李太后已經作古，她更無顧忌了，她在策劃一場陰謀。

張差持棍闖東宮

那個手持棗木棍的漢子闖進東華門，直奔太子居住的慈慶宮。把守宮門的太監名叫李鑒，他迷迷糊糊見到一個人拿着棍子跑來，就大聲喝問道："你是何人？竟敢在皇宮裏隨便走動？"那人並不回答，圓睜雙眼，高高舉起棗木棍向李鑒頭上打去，只聽"啪"的一聲，李鑒搖搖晃晃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聽到李鑒大聲喝問，屋裏的幾個太監走出來察看是怎麼一回事。只見一個壯漢手持木棍衝到殿前屋檐下，趕忙把他團團圍住。那漢子揮舞棍子，朝着來人亂打。太監們仗着人多，一擁而上。有的被棍子打了幾下，也顧不上疼痛，抓住漢子的衣襟不放。這漢子敵不過衆人，片刻之間被綑綁起來。

太子正在屋中，聽得外面一陣嘈雜，待他走出門時，已見一個壯漢被擒。他聽太監略述經過，

便命令把刺客送到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那兒去關押起來。

太子在床上想了許多。雖然慈慶宮守衛人數不足，防守不嚴，但是這個刺客怎麼會知道侍衛的活動規律的呢？剛巧這天太子沒有在殿前散步，否則，讓這凶犯一棍子打中，早就命歸黃泉了。他是何人？如何進宮？為何來行刺？一連串的問題使他一夜難以成眠。

第二天，太子把事情奏告神宗。神宗命令立即審訊。

巡城御史劉廷元負責初審。他本來應當約請幾個官員會審，但想到鄭貴妃的哥哥鄭國泰所託之事，就一人草草審訊一番，然後向皇帝報告："凶犯供稱名叫張差，是薊州井兒峪百姓。他說話顛三倒四，像是一個瘋子。"

神宗命令刑部覆審。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擔任審判官。張差已被劉廷元拷打了一頓，來到刑部大堂，那威嚴的氣勢就使他心裏發怵。

張差心想，當初兩個公公讓我闖入宮中，答應會保救我出去，我今日何必要受皮肉之苦呢？不如先挨過這場審問再說。他向胡士相重新招供："我是薊州井兒峪人氏，靠賣柴為生。因被同村的李自強、李萬倉放火燒了柴草，地方官又

不理我的訴狀，我就到京城告狀。來到京城，見紫紅高牆氣派很大，就從東門闖進去往西走，半途中碰到二個男人，問我爲何到此，我說了原委，他們說：‘你沒有狀紙怎麼辦？你拿一根棍子當狀紙吧。’我接過他們給的棗木棍就往裏走，碰到別人來抓我，我吓昏了頭，就亂揮棍子吓唬他們，其餘一概不知。”

張差這一番供詞，編得有條有理，刑部官員居然認爲可信，於是按照《大明律》當中關於“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的條款類推，判處張差死刑。皇帝批准立即執行。

原來，皇帝已經聽鄭貴妃提到此案，貴妃說：“過去有人陷害我，說我謀害太子。今天又發生了瘋漢闖宮之事，那些好多事的大臣又要大做文章了，皇上還是把案子早些了結，殺了凶犯，不就完事了嗎？”皇帝點頭同意。因此，刑部覆審的結論報上來之後，皇帝立即批准處死張差。

如此了結這種重案，實在出乎人們的意外。因爲，儘管東宮侍衛較少，但東華門等處的衛士怎麼能讓一個外地村民手拿棍子入宮？再者，張差闖宮的前因後果尚未查明就以瘋子定案，把他處死，這不明擺着是捂蓋子嗎？大臣們紛紛議論此事大有奥妙，有些人不動聲色，準備暗中查明

眞相。就在張差關在獄中等候刑部三覆奏皇帝處死他的時候，案情又有了新的突破。

順藤摸瓜

五月十一日那天，監獄裏開飯的時候，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走到新來的犯人張差面前，見他身強力壯，不像瘋子，覺得其中大有名堂。王之寀多了一點心眼，開始盤問張差。

張差支支吾吾，重複過去的供詞。王之寀向他接連發問，張差招架不住，滿頭流汗。他覺得肚子太餓了，不時看着別人吃飯。

王之寀指着地上的飯對張差說：“你若從實招來，就給飯吃；如果還要狡辯，就活活餓死你。”

張差低頭不語，想了許久，用兩眼瞟瞟官老爺身後的差役，然後說：“我不敢講。”

王之寀命令其餘人都退下，讓張差儘管直說。張差於是又一次重新招供如下：

張差從小喪父，由舅舅馬三道和外父李守才照料。有一天，他們叫張差跟着一個太監進京，並且聽從太監的指揮，事成之後賞給土地和錢粮。張差於是跟隨這個太監連行兩天來到京城，

住在一個大宅院裏，後來又有一個太監出來供給他吃飯穿衣。五月初四那天下午，太監讓張差跟着進皇宮，並交給他一根棗木棍，讓他遇到穿金龍紅袍、戴烏紗折上巾翼善冠的太子，定要往死裏打。如果有人前來阻攔，撞着一個打死一個，打死人不妨事。太監帶張差從厚載門走到東華門，又領他到慈慶宮附近，讓他闖進宮去……

王之寀又追問道："那幾個人叫甚麼名字？"張差回答說是不知道。王之寀想：既然張差事前知道去打太子，此事決非一般瘋癲之人行凶，想必他還有顧慮，不肯全講。於是立刻遞上奏本，寫明盤問到的詳情，請皇帝把張差提到文華殿前親自審理，或授權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長官組成特別法庭會審。

案情進一步披露之後，不少大臣要求追查幕後策劃人，聲稱有"奸戚"在其中主謀。

戶部郎中陸大受直截了當地說："東宮是極其重要的地方，何方的漢子可以闖進去？張差已經招認是一個太監指使並且幫助他行刺太子，爲甚麼不查出這個太監的姓名？張差供出一個宅院，爲甚麼不去核實是誰的住宅？請皇上務必查出幕後的首惡凶犯，以清除隱患，也好向天下人

作出交代。”

神宗看到案情牽涉到鄭貴妃，不願再往下深追，命御史過庭訓行文到薊州，由知州搜集有關證據。不久，知州戚延齡送上一個公文，其中說道：鄭貴妃派宮中太監去薊州建造佛寺，當地人靠賣柴供給建築工程使用而營利。張差棄農專門賣柴，被他人忌恨，放火燒其木柴。張差向太監訴冤，反被太監責罵，因而一時激憤致使神態失常，闖到京城告狀。一些揣摩神宗心思的大臣說根據這一公文即可作爲“瘋癲”定案，就此了結。

刑部員外郎陸夢龍認爲事關重大，不能輕易結案。皇帝見陸夢龍所奏言之有理，只好下令刑部十三司官員再審一次。

却說衆刑官升堂入座，差役們一陣吆喝，把張差押上公堂。這張差已橫下一條心，任憑你聲色俱厲，他却一口說已如實招畢。陸夢龍是個有心計的刑官，他把張差帶到一旁，好言相告：“我給你紙和筆，你把入宮的路綫畫出來，那些給你棍子、帶你進宮的人名也一一告訴我，便可放你回去。”張差本來就是一個不明事理的粗人，受人愚弄慣了，不然怎會聽信太監的話打進宮去呢？聽陸夢龍一說，喜出望外，問一聲：“老爺此

話當眞？”夢龍說：“堂堂朝廷命官，豈能食言？”張差接過紙筆將入宮路綫粗略描出來，又將事情原委供出：

帶我進京的太監是鄭貴妃派到薊州去修鐵瓦殿的龐保，在京城歇脚的大院子是太監劉成在朝外大宅的院宅。我三舅與李外父常給龐保送炭，得以認識。龐保和劉成讓我來京，說“打上宮中，撞着一個打倒一個，打倒太子，吃穿不愁。”劉成又領我到宮內，動手前說：“你儘管打進去，我管保救你出去。”

張差供畢，在供詞後畫上押，交給陸夢龍。陸夢龍大爲得意，口中說道：“這一下證據確鑿，看誰還說是瘋癲之人！”遞給其他刑官傳閱。當時諸刑官看畢供詞，點頭稱是，就派人火速送文到薊州提解一干牽連人犯來京。並奏請皇帝准許法司提審龐保、劉成對質。大臣們紛紛要求順藤摸瓜，審訊這二個太監，查出幕後人是誰。

面對這棘手的案件，神宗如何辦呢？他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立刻處死張差看來是行不通的，但是聽由三法司追查下去，勢必把愛妃牽扯出來，後果不堪設想，怎麼辦？”神宗左右爲難。鄭貴妃是他的心愛寵妃，自從十四歲選爲妃子，就與明神宗結下了莫逆之情。她不僅是一個美貌

的女人，而且是一個善於體貼人的知己，神宗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肉體上都需要這個女人。爲了她，神宗三十多年來同朝臣們一直處於不和諧的狀態，發生了無數衝突。雖然作爲太子的親生父親，神宗不忍心自己下毒手，但是鄭貴妃謀害太子，神宗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現在既然張差沒有打傷太子，何必把鄭貴妃置於衆人唾罵的境地呢？可是事情總得解决啊！神宗長吁短嘆，絞盡腦汁.....

丟卒保車

鄭貴妃見神宗感到十分棘手，心裏也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的，趕忙派人去找其兄鄭國泰進宮來商量對策。

鄭國泰正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團團轉，一聽到貴妃有請，立即跟着太監進宮。到了鄭貴妃的宮中，兩人立即密談。

頃刻，鄭國泰離開皇宮。回到家中，他口授機宜，讓幕友寫了一封揭帖。這是一封自白書，開頭敘述了宮中發生張差打太子的事情，然後表明此事與鄭家無關，希望人們不要聽信壞人造謠生事，以訛傳訛，連累皇親國戚。

大臣們正在激憤萬分的時候，看了這封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自白書，猶如火上澆油。他們老實不客氣地駁斥鄭國泰。給事中何士晉上疏給皇帝說：“張差棒打太子一案，皇上命令三法司審問，並沒有指控鄭國泰主謀。鄭國泰貼出揭帖，反而使人們產生懷疑，這豈不是不打自招嗎？臣請皇上不要草草了事，殺了張差就無法追查主犯了。如果查出鄭國泰是主謀，不但鄭貴妃不能庇護他，就是皇上也不能偏袒他。即使此事與鄭國泰無關，我也要請他立下保證書，今後太子與皇太孫的安全都由他負責，出了差錯，拿他是問。”

神宗迫於輿論壓力，也要裝點門面，不能公然捂住蓋子。他下詔給大臣們說：“瘋癲凶犯張差持棍闖入東宮，震驚太子，朕亦深感不安。太子是帝業的根本，朕歷來十分愛惜。朕已命令增加東宮的侍衛，好生保護太子。既然三法司已經查出主使的太監，就由三法司擬定應得的罪名上報。太監暫且關押在宮中禁閉室裏。”

爲了進一步平息舉朝上下的議論，神宗又想出一個絕招，由鄭貴妃去太子宮中，向太子陪情，軟中包硬，給太子一點壓力。

鄭貴妃一百個不樂意，但事到臨頭，也只得厚着臉皮去見太子。太子聽說鄭娘娘駕到，連忙

出殿迎接。

鄭貴妃來到殿中，未曾開口，淚水先流，嗚咽起來。太子心中明白貴妃的處境維艱，不免有些得意："你機關算盡，也有今日之窘迫！"

"太子殿下，日前瘋漢闖來宮中行凶，此事確實與我無關，請太子不要多心。"

"娘娘何出此言？我並沒有胡亂猜測，一切都由法司查問好了。"

"太子如不幫我澄淸是非，我就跪在你這裏。"鄭貴妃邊說着就往地上一跪，慌得太子也對着貴妃跪下，兩人相對流淚。太子請娘娘回宮，梃擊之事不必過慮。鄭貴妃演完了戲，也覺得再賴在地上實在難堪，於是起來告別太子而去。

神宗又下第三道聖旨："瘋漢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廷有許多謠傳，離間我父子之情。我已看了刑部報上來的案卷，只須把張差、龐保、劉成立刻凌遲處死，不必波及其他無關的人。"這皇帝口口聲聲說張差是瘋漢，眞是指鹿爲馬，一手遮天了。大臣們也不好再說甚麼，但不追查出眞正的主謀，人心難平。

皇帝倒也有點權術，他命令所有的官員都來到金鑾殿，當衆拉着太子的手，對大家說："此兒極孝，我極愛惜。我如果別有他意，也不會等

到今天了。何況福王常洵已遠去洛陽，在千里之外。太子的兒子也已長大，按嫡長制繼承皇位，如果太子死了，應當由太孫繼承皇位，你們還有甚麼閑話可說！”接着又逼太子表態，說：“你有甚麼話，全對大家說出來。”太子哪裏敢觸犯父皇，雖然言不由衷，也只能把苦水往肚裏咽，他無可奈何地說：“這樣的瘋子，殺了算了，不要株連別人。我們父子何等親密，你們隨便議論，不但使你們成了目無君王的臣子，也讓我成爲不孝之子。”這出戲演得太妙了，大臣們感慨萬分，只好陪着苦笑。

神宗聽了非常得意，連聲重複太子的話，並且問大家：“你們聽清楚了嗎？”偏偏有一個叫劉光復的御史不體會聖上的意圖，居然大聲說：“太子非常仁孝。”神宗臉色一變，命令將他綁起來拉下去，一頓棍棒打得劉光復皮開肉綻，嚇得無人敢再開口。於是神宗傳令把張差押到刑場凌遲處死。

殺了張差之後，再來審訊龐保、劉成。二人得知張差已死，心想：難道還怕他死鬼從陰間跑回來對證不成？對張差所供認的情節一概不予承認，案子僵在那兒。大臣們明知是怎麼回事，都不表態，以免惹火燒身，讓皇帝遷怒於自己。

最後太子看皇帝和貴妃下不了台，不得已只好出來說話：“張差持棍闖宮，實是瘋癲，打倒太監，罪死不赦。他供出龐保、劉成二人，我想這二人有甚麼必要謀害我呢？一定是二人平時薄待了張差，張差便誣陷二人以圖報復。人命關天，不能輕信，還是從輕處斷吧。”太子啞吧吃黃連，有苦難言。挨打的是他，出來和稀泥的也是他。至此，這場審訊也就不了了之。

神宗想來想去，留着龐保、劉成終究是個心病，莫如丟卒保車，殺人滅口，因此不久之後在宮內悄悄將他們處死了。但是對外宣稱二人是在刑訊中受了重傷，不治而死。可是，那幾個堅持查明案情眞相的司法官吏，却因爲觸犯龍顏，刺痛了貴妃，都被借故懲處了。其中，王之寀被削職爲民，何士晉被貶出京城，連負責審理的刑部侍郎張問達，也因所謂調停無力而被削減俸祿。

震驚全國的棒打太子一案就這樣暫時了結，太子渡過了一次難關，但後來還是遭到了鄭貴妃的暗算。他即位不滿一月，就死於非命，是明朝最短命的皇帝，謚號光宗。

七、紫禁城裏的豺狼



七　紫禁城裏的豺狼

明代天啓年間(1621－1627 年)，大宦官魏忠賢利用官僚陷入派系鬥爭泥坑中的機會，竊取了朝廷的大權。他勾結皇帝的奶媽客氏，操縱皇帝，組成了遍及全國的黑網，成爲不可一世的“九千歲”。他盤踞皇宮，肆行無忌，隨意毒害后妃；他迫害忠正之士，先後製造了“前六君子”和“後七君子”兩起冤獄，其劣迹昭著，下場也十分可悲。明熹宗一死，崇禎皇帝就欽定“魏忠賢逆黨案”，此係晚明一大名案。

狼狽爲奸　初露鋒芒

明熹宗朱由校幼年喪母，由宮中請來的一個奶媽客氏負責哺養。客氏本是定興縣百姓侯二的妻室，進宮時年方十八，兩年之後，侯二病死，客氏年紀輕輕就守了寡，對朱由校倒能夠盡心盡力地餵養照料。朱由校是吃客氏的奶長大的，與客氏親如母子，他即位當了皇帝，首先要報答客氏的養育之恩，於是封她爲“奉聖夫人”。

客氏在宮廷中照料朱由校，雖然養尊處優，但是性慾的需求却難以滿足。對於一個二十多歲

的年青婦女來說，禁錮在深宮，是非常寂寞無聊的。皇宮中的男性除了皇帝、皇子和皇孫外只有太監了。太監是被閹割了的男人，因此客氏對他們十分鄙視。

然而事情總是有例外的。正所謂“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太監中也有一些保留着性機能的“假貨”。何也？一般的太監是自幼凈身入宮的，“凈身”就是割除生殖器並消除生殖能力。由於很多人凈身時手術不徹底，因此主管太監必須選擇閹割得徹底的小太監進宮。如果手術和選擇二道程序都有差錯，就有可能讓閹割得不徹底的男人進宮當上太監。這樣的太監不但有性慾，還有一部分性的機能。這就是“假太監”的由來。

客氏在哺育皇太孫朱由校時，與一個經常出入東宮的太監魏朝結識了。魏朝是司禮太監王安的下屬，他生得俊俏，爲人狡黠，是一個半眞半假的太監。魏朝見客氏美貌風騷，時常同她打情罵俏，客氏在寂寞無聊之際，也把他看成是可以取樂的男人，但心裏總認爲他畢竟是閹割之人，沒有把他放在心上。

一天，朱由校由太監帶出去玩耍，客氏一人獨坐房中。魏朝躡手躡脚地走到客氏身後，猛然一把摟住她。客氏嚇了一跳，回頭一看，原來是

魏朝。

“你好大膽，險些把我嚇出病來。”

“夫人一人在此獨坐，委實悶得慌，我來陪你消遣有何不好？”

“你休要自作多情，誰願意與你們這種假男人在一起鬼混？”

“假與不假，夫人可曾試一試？”

客氏被魏朝逗引得春心蕩漾起來，但想到最後還是一場假戲，不由得氣極敗壞。

“你眞是個不要臉的東西，休要胡鬧，到頭來還不是光打雷不下雨？”

“今天我就下雨給你瞧瞧。”

魏朝抱起客氏，把她放在床上，兩人居然眞刀實槍地淫樂起來。

事畢，客氏嗔怒道：“哪裏來的潑皮無賴，竟然裝成凈身男子混入皇宮，我去告訴皇上，砍了你的狗頭。”魏朝嘻皮笑臉回答道：“夫人怎捨得我去死？只怕離開我，夫人無人可以解悶，豈不是活受罪。”客氏被他說到痛處，“咯咯咯”地笑起來，兩人又調笑了一會才分手。

從此，客氏與魏朝經常尋找機會在一起偷情。時間久了，難免有人說閑話。他們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奏明了神宗，請求允許兩人“對食”。

何謂對食？自從漢朝以來，宮廷中得寵的太監，往往可以選配一個宮女與他同居，兩人名義上算是夫妻，但無法生兒育女，只是互相照料，有異性陪伴而已，因此叫做“對食”。神宗見太孫的奶媽相求，也就一口答應了。

魏朝與客氏獲准對食，便有了夫婦之名，兩人日夜相伴，形影不離，儼然是一對眞夫婦，這就叫“假戲眞做”。

神宗在萬曆四十八年駕崩，太子朱常洛繼位不足一個月就一命嗚乎，太孫朱由校就當上了皇帝。

皇帝對奶媽感情很深，因此對客氏有求必應，客氏的話十分靈驗。許多太監圍着她團團轉，希望拜在她的裙下，能夠晉升要職，掌握權柄。

就在魏朝與客氏相好對食了多年之後，“半路殺出了個程咬金”，這就是魏忠賢。

魏忠賢本姓魏，名進忠，河北肅寧縣人。他從小就非常狡猾，又敢於亡命，因此雖然目不識丁，却有膽有識。魏忠賢喜歡喝酒賭博，騎馬射箭無不精通，他幻想有朝一日大富大貴，成爲暴發戶。少年時，魏忠賢與別人賭博，負債纍纍，人們追着他討價。魏忠賢被逼迫得無路可走，躲在酒店裏喝酒，又被衆人發現，圍住他要錢。一氣

之下，魏忠賢請人割去生殖器，進宮去當太監，改姓名爲李進忠。

魏忠賢進宮之後，因爲與魏朝同姓，引以爲同宗，結拜爲兄弟，魏朝推薦他到朱由校的生母王選侍宮內充任典膳，得以同朱由校接觸。朱由校喜歡玩弄斧鑿，經常自己動手製造木器，並且加以油漆。魏忠賢積極參與其事，時常別出心裁，想出一些新花樣讓朱由校去做。他又善於察言觀色，隨機應變，因此深得朱由校的歡心，漸漸地視他爲心腹。

魏忠賢當初閹割時已經快要發育成熟，請人自宮的手術也不徹底，因此也是一個半眞半假的太監。他對客氏與魏朝的對食很是羨慕，頗有幾分醋意，他想："魏朝能夠擁抱美婦入夢，我爲何不能？何況這客氏又是皇帝的奶媽，同她勾搭上了，將來飛黃騰達就不用發愁了。"於是，他處心積慮地在客氏面前顯示自己的能耐，有機會還用言語挑逗她。

客氏本是水性楊花的輕浮女人，她見魏忠賢年輕英俊，相貌比魏朝高出一籌，爲人陰險狡詐，敢作敢爲，頗有幾分大丈夫的氣概和風度，禁不住移情別愛了。

一天，客氏主動試探魏忠賢，魏忠賢早就垂

涎於客氏，兩人一拍即合，又演出了一場鴛鴦戲。

客氏起初不知魏忠賢的虛實，只想換換口味，另找一個男人調情取樂。誰知魏忠賢比魏朝的本事還大，床上功夫不遜於正常的男人，於是同他如膠似漆，難捨難分。

紙是包不住火的，魏朝漸漸覺得客氏冷淡自己，就注意尋找原因，他看到魏忠賢在客氏面前神情異常，心中猜測到兩人有鬼，但若於沒有證據，不便發作。

魏朝有心捉姦，於是表面上不動聲色，暗中緊緊盯梢，嚴密監視兩人的動向。

一天晚上，魏朝聲稱應邀到其他太監處喝酒，讓客氏早些上床睡覺。不必等他。

魏朝走後，客氏立刻通知魏忠賢來房中幽會。兩人在房中顛鸞倒鳳，興致勃勃。

“魏朝是你的恩人，又是你的義兄，你倒乘機佔了他的老婆。”客氏笑着對魏忠賢說。

“他能讓你快樂，我也能讓你快樂，不必分甚麼先後。正因爲他曾經提携我，我才應當塡補空缺，讓嫂夫人心滿意足。”魏忠賢厚着臉皮與客氏調情。

“你的一張油嘴，怎麼這樣會說笑？你就不怕魏朝找你算賬？”

“有夫人撐腰，我怕甚麼？他魏朝也不是我的對手。”

兩人正在房中喁喁私語，“呯”的一聲，房門被人用力踹開。魏忠賢還沒有來得及下床，就被魏朝一把揪住頭髮，拉倒在地上。客氏連忙穿上衣服，閃到門外去。

魏忠賢理虧，又是倉卒間被魏朝按倒在地揪住頭髮，動彈不得，起先挨了不少拳頭。

魏朝原本是設下圈套，謊稱外出，他發現兩人在自己床上通姦，就想叫幾個幫手來捉姦，及至聽到魏忠賢放肆耻笑自己，氣得七竅生煙，單身一人就闖了進去。

兩人扭打了一番，到底是魏忠賢年輕力壯，反而把魏朝掀倒在地，爬起來狠命地拳打脚踢，魏朝只得狼狽而逃。他衝出門外，一眼看到客氏，就拖住她往外走。魏忠賢又追上來毆打魏朝，客氏也高聲叫罵：“你這個混賬東西，我想同誰在一起就同誰在一起，又不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你管得着嗎？”魏朝氣得咆哮如雷。

三人的喧鬧聲驚動了已經安寢的明熹宗朱由校。他命令把三人帶上殿來。

三人跪在御榻前，你一言，我一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且慢，且慢，都不要吵了，朕聽了覺得十分有趣。也罷，也罷，朕親自爲你們斷了這件糾紛吧。”原來明熹宗心裏偏向魏忠賢，因此不是責怪理虧之人，而是把兩個太監各打五十大板，說他們都有過錯。

“你們的過錯暫且寄下，日後處罰。至於客氏歸誰，還是由她自己選擇吧。”

客氏到了這步田地，也就橫下心來，指一指魏忠賢，表示願意同他配對。

熹宗大笑：“既然客氏選中的心愛之人是魏忠賢，就與他配對成雙，魏朝就讓賢吧。”

魏朝不服，在皇帝面前嘮嘮叨叨，，被皇帝呵斥了一句：“夜色已深，朕要睡覺了，還不住嘴！”他這才垂頭喪氣地下去。

當夜，魏忠賢就與客氏卿卿我我地說了一夜。

魏忠賢果眞是心狠手辣，他怕魏朝報復，就與客氏密謀，以皇帝的名義把魏朝趕出皇宮，發配到鳳陽皇陵打雜。魏朝到了鳳陽，却見主管官吏持旨前來，厲聲宣佈：“魏朝犯有死罪，令他自縊而死。”魏朝知道這是魏忠賢下的毒手，悔不該引狼入室，反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他大哭一場，把魏忠賢罵了無數遍，只得遵旨自盡。

除掉情敵魏朝之後，魏忠賢公開地與客氏“對食”了。他倚仗着奉聖夫人的特殊關係，以及熹宗的信賴，攫取了宮中太監衙門的權力，又被皇帝賜名為“忠賢”，恢復魏姓，他已不是昔日仰承他人鼻息的李進忠，他要大開殺戒了！

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

魏忠賢聯合另一個司禮監太監王體乾搬掉了擋道絆脚石司禮監秉筆太監王安，掌握了宮廷中的大權。他重新組建了內衛，紫禁城將近一萬名甲士，全聽魏忠賢的號令。

魏忠賢在宮中操練衛隊，鑼鼓喧天，炮銃震地，皇長子生下來不到一個月，就被驚嚇而死。有一次，太監王進在明熹宗面前試着放銃，火銃突然爆炸，差點兒傷着熹宗。皇帝不但不怪罪魏忠賢，反而誇獎他會鬧着玩兒，讓人大開眼界。

明熹宗的嬪妃中有一個馮貴人，她對魏忠賢的行為看不順眼。一天，皇帝駕臨馮貴人住處，馮貴人就勸皇帝停止內衛在宮中操練的活動。

幾天之後，來了兩個太監，手捧聖旨，令馮貴人跪下接旨。馮貴人不知何事，皇上有旨？莫非封我貴妃不成？她把事情想得太好了！

“馮貴人誹謗皇上操練衛士不務正業，犯下了大不敬的罪行，屬於十惡不赦之列，命馮貴人立即自裁。”

這眞是晴天霹靂，馮貴人一下子暈厥在地，太監上去用涼水把她噴醒：“馮娘娘，皇上的旨意，不可不從，我們還等着回去覆命呢！”馮貴人欲哭無淚，被逼着上吊了。太監向魏忠賢覆命：“已經照公公的旨意處死了馮貴人。”魏忠賢收回聖旨，付之一炬。原來這聖旨是他讓文書房太監寫的。

處死馮貴人之後，魏忠賢去報告皇帝：“馮貴人怨恨皇上，自縊而死。”熹宗一聽，火氣很旺地說：“賤婢，早就該死了，把她當作宮女埋掉算了。”

魏忠賢從此更加驕橫，眞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誰觸着他和客氏的要害，誰就厄運降臨。

裕妃張氏懷上熹宗的孩子，被册封爲貴妃，她與客氏因生活瑣事發生口角。客氏來到熹宗面前，無中生有地造謠說：“皇上，張氏有孕在身，被封爲貴妃，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個張氏借口回家省親，出宮過夜，她背着皇上與相好通姦，從而得以懷孕，她肚子裏並非龍種，而是雜種。”熹宗一聽，急躁地說：“可有憑據？”客

氏擺出一副老經驗的樣子，說：“皇上與她同房時，恰巧不是她能夠有孕的日子，過後她就出宮過夜，這當中肯定有姦情。魏忠賢已經命令東廠探子去探聽過了，張氏進宮之前就有外遇了。”熹宗本是一個昏庸到了極點的皇帝，他對客氏和魏宗賢信任不疑，於是大發雷霆，把張氏打入冷宮，準備等到孩子生下來辨認之後，再找張氏算帳。

張氏見皇帝疑心，怎麼解釋也沒有作用，就想忍辱負重，等到孩子生下來再澄淸事實。誰知魏忠賢早有安排，命令負責張氏宮中飲食的太監和宮女不准送飲食進去。張氏被禁錮在宮中，出不了大門，又飢又渴，餓得頭暈眼花。正巧天上降下一場大雨，張氏爬到屋檐下，張開口等了幾滴雨水，再也無力爬回屋中。她已有幾個月的身孕，躺在地上哀哭呼救，但卻是呼天不靈，叫地不應，終於慘死在屋檐下。

聽說張氏死得如此悲慘，宮中嬪妃們又恨又怕，恨的是魏忠賢和客氏狼狽爲奸，毒害人命如同踩死一隻螞蟻，怕的是說不定哪一天這種災難就要降臨自己身上。因爲皇帝只信任客魏兩人，誰去揭發他們，皇帝反而認爲是妒嫉陷害他們，所以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除非是拼得一死，才敢於捅魏忠賢和客氏的馬蜂窩。

魏忠賢毒如蛇蠍狠如狼，惹得熹宗的元配張皇后動了氣。她為人正直，時常提醒熹宗，千萬不要姑息養奸，如果聽任魏忠賢和客氏胡作非為，總有一天要反過來受他們的毒害。但是忠言逆耳，皇帝哪裏聽得進去？他反而嫌皇后囉嗦，漸漸地連皇后住的坤寧宮也不常去了。張皇后的侍女是魏忠賢和客氏的私人。客氏把這個侍女叫來，向她傳授了一條毒計。

張皇后當時有孕在身，經常腰間酸痛，讓侍女替她捶腰。客氏教唆侍女捶腰時，暗中用拳打擊胎兒，致使張皇后小產，活生生地掉下一個尚未足月的男兒。明熹宗唯一的男孩就這樣死於非命。

張皇后向皇帝哭訴胎兒小產之事，熹宗命令由魏忠賢負責追查原因，魏忠賢怎麼可能聽任追查自己的責任呢？他借刑訊之機，把侍女活活打死，一則殺人滅口，二則向皇帝交差。熹宗聽說肇事侍女已死，也就算了。

魏忠賢又向熹宗造謠說張皇后並非良家出身，而是關在獄中的海寇孫官兒的女兒，要求廢掉皇后。幸虧張皇后善於言詞，向熹宗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釋，這才化險為夷。

血肉横飛　君子蒙難

魏忠賢在明熹宗眼皮底下殺害嬪妃，皇宮中籠罩着一片恐怖氣氛，沒有人能夠同魏忠賢抗爭，他又把手伸向外廷。內閣大學士劉一燝、葉向高等人不願依附魏忠賢，先後被排擠出內閣，由甘心投靠魏忠賢的顧秉謙、沈㴶等取而代之。內閣把處理國家大事的意見報告給皇帝，魏忠賢經手轉達。魏忠賢摸透了熹宗的心理，趁熹宗正在舞斧弄刨做木工時遞上去。熹宗正在興頭上，十分厭煩有事打擾，照例讓魏忠賢看着辦，並且反問魏忠賢："朕要你幹甚麼的？不就是替朕代勞嗎？爲何老來煩擾？今後凡是內閣的票擬詔旨，都由你代朕用硃筆批示！"熹宗發了話，魏宗賢就放心大膽地行使最高決策權力了。

由於魏忠賢不通文墨，處理國家大事毫無章法，把朝政搞得一片混亂。那些比較正直的官僚，站出來批評魏忠賢篡權亂政，魏忠賢對他們殘酷鎮壓，先後有幾十名被免職或下獄，甚至被刑訊拷打而死。

在魏忠賢的淫威之下，有些大臣敢怒而不敢言，只求明哲保身；有些大臣索性依附他，謀取陞官發財。但有一批耿介之士，不怕丟官，不怕

坐牢，不怕掉腦袋，知難而進，同魏忠賢作針鋒相對的鬥爭，這批人就是東林黨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楊漣、左光斗等"前六君子"和高攀龍、周起元等"後七君子"，他們用鮮血寫出了一篇篇驚天地、泣鬼神的討魏檄文。

左副都御史楊漣在天啓五年(1625 年)揭發魏忠賢有二十四條罪狀，例如自行擬旨，假傳聖旨；重用私人，排斥忠良；濫用刑罰，殺戮無辜；謀害后妃，誘惑皇上；封官蔭親，違反制度；耀武揚威，無視君王。這篇奏疏字字有力，擲地有聲。楊漣連夜寫好之後，本想第二天當面呈交給皇帝，但皇帝貪玩，那天宣佈免朝，楊漣把奏疏封好交給通政司，由他們轉呈皇帝。

然而，魏忠賢的走卒立刻把此事報告主子，魏忠賢有了思想準備，想好答詞，拉上客氏到熹宗面前哭訴，演出一場雙簧戲。

魏忠賢說："奴才爲皇上盡忠，得罪了一些目無皇上的大臣，他們想砍斷皇上的臂膀，實現控制朝政的計劃。"

客氏說："魏卿是皇上的親信，大臣們指桑罵槐，分明是打狗欺主，不把皇上放在眼裏。"

魏忠賢說："奴才難以表明心迹，願意辭去司禮監秉筆太監和提督東廠的職位，出宮閑住，

免得讓皇上爲難。”

客氏說：“皇上如果害怕大臣鬧事而處罰心腹之人，大臣們就得寸進尺，將來有誰爲皇上賣命呢？”

熹宗是個糊塗虫，他對客魏二人演的戲看不出眞假，分不淸忠奸，下旨切責楊漣。

楊漣的奏疏義正辭嚴，得到許多大臣的支持，他們聽說魏忠賢一番花言巧語，不但安然無恙，反而使楊漣受到皇帝斥責，於是義憤塡膺，紛紛上書聲討魏忠賢。左光斗、袁化中、魏六中，周朝瑞、顧大章等人的態度都十分明朗，一致要求嚴懲魏忠賢，恢復內閣和部院大臣的職權。明熹宗已經中了魏忠賢的苦肉計，不管朝臣怎樣告狀，他都認爲是存心搗亂，一律不予理睬，反而對魏忠賢更加信賴了。

魏忠賢依仗皇帝撐腰，在大臣們的猛烈進攻下站穩了脚跟，他要開始反擊了。“必須殺死那幾個爲首鬧事的大臣，以儆效尤。”魏忠賢拿定了主意。天啓五年，他下令逮捕楊漣等人。

東廠和錦衣衛是由魏忠賢一手控制的，魏忠賢一聲令下，東廠番子和錦衣衛騎校立即如同虎狼一樣撲向楊漣等人。

楊漣等人被捕入獄之後，質問錦衣衛鎭撫許

顯純，與他展開辯論。

“彈劾不法太監，是御史、給事中的職責，憑甚麼逮捕我們？”

“到了公堂，還擺甚麼威風？等到用刑之後，你們就會供認有罪了。”

許顯純審訊案件歷來秉承魏忠賢的意旨。魏忠賢說楊漣等人一貫造謠惑衆，當年的“梃擊”、“紅丸”、“移宮”三案，都是他們從中捕風捉影，無中生有，鬧得滿城風雨，就以此定他們的罪。這許顯純是個應聲虫，他只知重複魏忠賢的話，怎能與楊漣等言官辯論。沒說幾句話，許顯純給楊漣等人扣的罪名就被駁斥得體無完膚，許顯純無言以對了。

政治上的罪名加不上去，就從經濟上加罪。許顯純一口咬定左副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各受賄坐贓二萬兩銀子，史科給事中魏大中坐贓三千兩銀子，御史袁化中坐贓六千兩銀子，太僕少卿周朝瑞坐贓一萬兩銀子，陝西副使顧大章坐贓四萬兩銀子，用嚴刑逼迫他們承認。

楊漣等人起先寧死不招，許顯純命令衙役重打，六個人被打得全身上下鮮血直流。左光斗對大家說：“我們如果不承認這些罪名，他們一定可以借拷問打死我們，不如承認坐贓，等到移送

三法司定罪時，我們一齊說明是逼打成招，這樣或許可以活命。”衆人都表示同意這一策略。因爲東廠和錦衣衛鎮撫司的監獄公堂是暗無天日的地方，犯人進去之後，十個有九個死在裏面，如果移交刑部監獄，還可以依法審判。所以當時人們一旦有罪，都希望能關在刑部大牢裏。

魏忠賢何等狡猾，他一眼看透了六人的心思，他讓六人畫押供認坐贓銀兩之後，並不移交三法司，而是繼續拷打，要他們交出贓物。這幾個人都是比較廉潔的正人君子，哪裏交得出成千上萬兩銀子？既然交不出贓物，就繼續拷打，六個人這才知道不能活着出去了。顧大章受不了刑訊，自殺身亡，其餘五人都死在獄中。

楊漣死得最慘。他耳朶上釘着鐵釘，身上壓着土袋，血衣裹屍，扔進棺材。魏大中屍體在牢中放了七天，時值盛夏，屍體潰爛腐敗，人們不敢上前抬走。這六個官員因爲同魏忠賢鬥爭而被害死在獄中，被公衆輿論稱爲“六君子。”

六君子被迫害致死，朝臣們悲憤滿腔，他們意識到同皇帝信賴的太監硬拼是以卵擊石，只得沉默不言。

魏忠賢卻沒有放下屠刀。過了一年，他又編造罪狀，把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

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等七人迫害致死，這七個人同魏忠賢作了堅決的鬥爭，大義凜然，捨生忘死，被時人尊稱爲“七君子”。

魏忠賢接連炮製“前六君子”、“後七君子”這兩起大案，葬送十三條人命，他還不願就此罷休，又編印了鎮壓東林黨人及其他異己的黑名單，稱爲《點將錄》、《天鑒錄》和《同志錄》，凡是榜上有名的人，一律予以處罰，輕則罷官充軍，重則置於死地。爲了箝制士大夫的喉舌，他還把全國所有的書院都撤除得一乾二凈。魏忠賢用高壓手段造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勢。

惡貫滿盈　樂極生悲

有一句俗諺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一切都報。”這因果報應之事當然並不是命中注定的，但一個人壞事做絕了就會自食其果，倒也是千古不變的道理。

魏忠賢眞夠威風的了，皇帝封他爲上公，侄兒魏良卿封爲寧國公，侄兒魏鵬翼是兩歲嬰兒，封爲平安伯，侄兒魏良棟年僅三歲，封爲東安侯。皇帝賜魏忠賢“顧命元臣”的金印；魏忠賢被稱

爲“九千歲”，朝廷政務、軍事、人事、司法大權全歸他一人。

魏忠賢一人得道，他的親朋、爪牙都被委以高官厚爵，擔任重要職務。他手下的文臣崔呈秀等五人被稱爲“五虎”，武將田爾耕等五人號稱“五彪”，尙書周應秋等十人被稱爲“十狗”，再次一等的爪牙便自稱爲“十孩兒”和“四十孫”，甘心認賊作父了。

魏忠賢大權在握，阿諛奉承的無恥官吏便接踵而至。翰林院庶吉士江寬尋章摘句，絞盡腦汁，寫成一篇《萬年賦》歌頌魏忠賢，把他比作三皇五帝，豐功偉績流傳萬年。魏忠賢目不識丁，但却裝出愛好文雅的樣子，欣賞庶吉士的文辭，把江寬從庶吉士提拔爲禮部尙書。

浙江巡撫潘汝楨看到一篇文章就能連升三級，思量着自己如何奉迎魏忠賢。“魏忠賢金銀珠寶堆積如山，賄賂無門；寫文章又落人巢臼；要獨創一格，才能得到九千歲的垂青。”他在西湖看着岳飛祠，想起一個好主意：爲九千歲建立生祠，讓人們瞻仰魏公的風采。於是在西湖大興土木，建立了一座雕樑畫棟、金碧輝煌的祠堂，其規模比岳祠大十倍。魏忠賢得知，大爲嘉獎。

潘汝楨起個頭之後，各省的官吏競相仿效，

唯恐落後。最爲壯觀的是北京崇文門外奉敕建立的宏勳祠。那祠中的殿宇，大小凡二十四間，正中的大殿，周圍佔地三四畝，高約百餘尺，碧瓦朱檐，金椽紅牆。大殿之上，雕龍佛龕中，端坐魏忠賢的生像。像以檀木鐫成，遍身塗金。頭戴紫金冠，身穿綉花錦袍，足登烏靴，栩栩如生。木像的肚腹中，五臟六腑，全是用金銀打成的，頭上一頂珠冠，粒粒黃豆般大小，腦門上正中一顆大珠，夜裏放出光彩來，燦爛耀目。生像的綉袍上，也四面綴着金珠。兩旁鑄眞金羅漢十八尊，每尊重四十八斤，算是生像的陪襯。各地的官員還強迫百姓前往祠中參拜，入祠不拜者一律處死。

天啓七年，有一個名叫陸萬齡的監生，甚至上疏要求把魏忠賢配祠孔子，他說："孔子作《春秋》，魏公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魏公誅東林黨人。孔子和魏公理應並尊，同祀於國子監。"這一奏疏居然得到批准。

魏忠賢的生祠遍地，客氏也不甘示弱。她在宮中乘轎來往，由太監抬轎，到了皇帝的乾清宮前也不下轎。客氏被稱爲"老祖太太"、"千歲"。她過生日時，皇帝都要去祝賀。客氏經常夜間出宮淫亂，除非魏忠賢派人催她回來，她就住

在外宅不回。客氏出宮帶去一些宮女，與客氏的侍童家丁姦宿，有八個人都懷有身孕。客氏把她們帶回宮中，企圖讓她們與熹宗同房，然後便可以僞稱是皇帝的龍種，將來哪個宮女生子繼承皇位，便會尊奉客氏爲恩人，這就可以永保富貴榮華了。

客氏在熹宗的寶座旁邊設了一個鳳座，她時常坐在皇帝身旁，聽大臣們秉報政事，有時隨便打斷君臣的話頭，表示此事該如何如何處斷，那事應怎樣怎樣辦理，奉聖夫人儼然自比爲武則天第二。

魏忠賢與客氏權勢薰天，熹宗不以爲怪，處之泰然，他覺得有此二人，自己省掉不少瑣事，國家大事可以放手不管，一頭鑽進聲色犬馬之中，豈不快哉！

一次，熹宗與客魏同乘龍舟在湖中遊玩。三人舉杯，開懷痛飲，好不快樂。熹宗喝得半醉，又改乘小船自己划槳玩樂。湖上刮起一陣大風，熹宗慌亂中把身體一斜，跌落在水中。周圍的船連忙趕來求援，熹宗已經被冷水灌得飽飽的，從此得下不治之症。

熹宗受了驚嚇，又是酒後落水，冷熱交加，沒過多久就一命歸西，他在位七年，只活到二十

三歲。

熹宗沒有兒子，臨終前把皇位傳給弟弟朱由檢。朱由檢是光宗的第五個兒子，封爲信王。他對客氏和魏忠賢早就恨之入骨，剛登帝位，就勒令客氏出宮居住。過了不久，就以客氏把宮女帶出去搞大肚子爲由，把客氏抓到宮中活活打死。

魏忠賢如坐針氈，請求交出司禮監的權柄，以便保住腦袋。崇禎皇帝怕他狗急跳牆，起先沒有答應，還假意挽留，等到他把朝廷各部的大權都控制在手時，就下令把魏忠賢貶到鳳陽去軟禁起來。魏忠賢走到半路上，自思惡貫滿盈，畏罪自殺。不可一世的九千歲就這樣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魏忠賢死後，崇禎皇帝欽定魏忠賢逆案，把依附魏忠賢的官員定爲“逆黨”，崔呈秀等六人，被定爲首逆同謀，立即處死。崔呈秀怕受刀斧，聞訊就自縊了。崇禎皇帝命令戮屍示衆。田爾耕、許顯純等十九人被定爲交結近侍，秋後處決。另有一百八十餘人被定爲交結近侍罪，判處充軍等刑罰。至於魏忠賢和客氏的至愛親朋，無論長幼男女，都被株連，處以死刑。

崇禎爲了表示勵精圖治，對被魏忠賢一伙迫害致死的東林黨人及其他官員士大夫，予以平反

昭雪，恢復名譽；對於活着的則量才錄用。他想保住朱明王朝的江山，但明王朝的封建統治已病入膏肓，崇禎費盡心機，也沒有能夠挽救明王朝的滅亡，終於在十幾年後被清朝取而代之了。

八、清朝文字獄第一宗



八　清朝文字獄第一宗

公元一六四四年，清軍的鐵騎衝過山海關，挾着滿天風沙，席捲北京紫禁城。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朝——大清王朝的專制統治開始了。

清朝是以滿洲貴族爲主體的封建政權。滿人憑借厲兵秣馬，乘明朝農民起義之機一舉改朝換代，但是馬上得天下易，馬上治天下難，入主中原之後，清朝統治者對漢人防範十分嚴密，唯恐他們犯上作亂，反清復明。爲此，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大興文字獄，以嚴刑峻法懲治異端邪說，推行思想文化高壓政策。凡是被列爲誹謗清廷的大逆案件，犯人處以極刑，親屬廣受株連。更有一班卑鄙小人，爲了一己私利，或牽強附會，斷章取義；或挾嫌誣告，憑空捏造；一時間，朝野盛行捕風捉影，羅織罪狀，成千上萬的人因一字一語慘遭屠戮。清朝一百多起文字獄中影響最大的第一名案莊廷鑨《明史》案，正是這樣釀成的。

附庸風雅　埋下禍根

明末清初，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南潯鎮有個名

叫莊允城的貢生，家境殷富。他的長子莊廷鑨雖雙目失明，但却酷愛歷史軼事，廣爲蒐求史書，遇有珍本，不惜重金。

莊允城與朱國禎府宅爲鄰。朱國禎於明天啓三年官拜禮部尙書兼內閣大學士，後爲首輔，被魏忠賢爪牙彈劾罷官，引疾歸烏程，潛心著書。朱國禎才識淵博，他身逢末世，對有明一代興衰治亂十分關心，立志寫完《明史》一書。其中《皇明大事記》、《皇明大政記》、《皇明大訓記》等書在天啓年間已刊印，《明歷朝諸臣傳》尙未完稿，朱國禎於崇禎五年病逝。此後，家道中落，每況愈下。一天，朱家斷炊，三少爺環顧家中沒有甚麼值錢之物，便抱着朱國禎的手稿前往莊家。

"聽說莊相公愛書如命，我這裏有先祖未刊手稿一部，願以一千兩紋銀典賣與相公，一來家中老小可以糊口，二來也不致埋沒了先祖的心血。"

"我早就聽說朱相國寫有《明歷朝諸臣傳》，只是無緣拜讀，今天你肯典賣，豈有惜錢之理。"

莊廷鑨買下《明史》手稿，再三玩味，一心想加以增刪潤色，以自己名義刊印。他自思雙目

失明，難以獨立完成此事，就聘請對明史頗有造詣的江南文人茅元銘、潘柽章、吳炎等十七人協助，刪去手稿中不合己意之處，又增加了天啓、崇禎二朝的遺事，歷經數月，終於殺青，定名莊廷鑨編《明史輯略》。

順治十三年(1656年)，莊廷鑨臥床不起，彌留之際，他撫摸着《明史輯略》，懇求莊允城刻印傳世。莊允城爲成全兒子的夙願，一口答應下來。

順治十八年夏，《明史輯略》由刻工湯達甫負責刻完。莊允城與次子莊尙鉞商議，爲了提高此書的身價，將浙江素有文望的名士查繼佐、范驤和陸圻列爲校閱者，延請進士出身曾任禮部侍郎的李令皙作序。然後印出莊廷鑨《明史輯略》一百部，每部十册，售銀六兩，由書商葉順基代售。莊允城看到不但了却亡兒心願，而且《明史輯略》銷路甚好，一時心安理得，悠哉游哉，殊不知在這多事之秋，哪有高枕無憂的好事。

閻王好過　小鬼難捱

幾個月後的一天，一頂轎子抬到莊府，下來的是湖州府學趙君宋。莊允城聞訊，上前作揖：

“不知趙教授駕到，有失遠迎，請到客廳用茶。”趙君宋陰沉着臉說：“不必客套。我是奉浙江學道胡尙衡大人之命，前來查問《明史輯略》一書之事。”莊允城大吃一驚：“此書是亡兒莊廷鑨所編，不知有何謬誤，請老爺海涵。”“莊廷鑨好大的膽子，竟然僞托查繼佐等三舉人校閱《明史》，他們已具帖稟告學台大人。這書中到處可見‘朱氏史曰’，顯然係莊廷鑨剽竊之著作，書中還直呼大清皇上先人之名，你們想找死啊！”

莊允城早就聽說趙君宋不是一盞省油的燈，連連陪罪，推說亡兒無知，但已死去五年，難以追究責任。趙君宋無奈，拂袖而去。

趙君宋回到府中，命學生兪世禎從書中尋章摘句，找出幾十處毛病，在學府門口出榜宣示。莊允城得知，找來刻匠秦五郎，讓他把這些章句全部挖出，重新印刷。好在自己有的是錢，不妨花錢消災。莊允城備上厚禮餽贈湖州知府陳永命、守道張武烈，又將三部新刻的《明史輯略》送給京師通政司、禮部、察院三衙門備案。通政司王元祚曾任湖州守道，莊允城與他過從甚密，餽贈豐厚。他這次不忘舊情，在三衙門之間極力通融，於是《明史》一書當即獲准備案。

再說湖州陳知府收下莊府送來白花花的三千

銀兩，命人把趙君宋喚來，指着鼻子大罵一通：“莊廷鑨《明史》已在京師三衙門備案，何罪之有？你休得再無事生非！”趙君宋不敢回嘴，只好自認晦氣。陳知府又把《明史輯略》的刻板取來敲成碎片，存於官府，並宣稱此事就此了結。這場風波轉眼間就平息了，莊允城鬆了一口氣：“畢竟還是錢能通神啊！”

誰知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一個奸險小人掀起了軒然大波。此人就是因被控貪贓八萬兩銀子而革職問罪的前歸安知縣吳之榮。

吳之榮是江西撫州人氏，爲人陰險，手段歹毒。他橫徵暴斂貪得無厭，順治七年任歸安知縣，後來被粮道李廷樞參劾下獄，順治十七年遇大赦出獄，官府决斷須退贓銀八萬兩。原歸安縣督粮書辦施鯨伯，是吳之榮的心腹，此時在刑廳任書辦，他向督撫擔保，聲稱讓吳之榮到湖州，便可在法定期限內清償贓銀給官府。督撫但求有銀兩償贓，於是准其歸湖州。這一來，湖州的富商就遭殃了。

原來，吳之榮慣於搜集他人陰私，然後敲詐勒索，凡是被敲詐的人，多則出三五千，少則一兩百，否則災禍臨頭，弄得富商們夜裏睡覺不敢貼席而臥。在湖州三年時間，吳之榮已敲詐到幾

十萬兩銀子，清償了贓款，還綽綽有餘，他乾脆就專門從事敲詐的營生。莊廷鑨《明史輯略》之事傳到他耳裏，他怎能放過莊允城這塊肥肉？他帶上一套《明史輯略》在路上等候。

“允城兄，宦海沉浮，難以預料，我蒙難之後來到湖州，亟需富紳們相助，久聞兄有萬貫家財，不知能否助我一臂之力？”吳之榮皮笑肉不笑地說。

“這個……不知吳兄所需多少？”莊允城心驚肉跳地回答。

“吳某只需九牛一毛，莊兄能否賜銀五千？”吳之榮出口不小。

“五千？”莊允城嚇了一跳。如此放血，委實疼痛。

“莊兄，我這裏有一件東西，你看可值此數。”吳之榮一邊說，一邊從袖中拿出一個布包，放在桌上。“莊兄不妨一看。”他又冷冷地補上一句。

莊允城打開布包，原來是初版《明史輯略》，他強作鎮靜，對吳之榮說：“我當是甚麼寶貝，原來是坊間正在賣的書，吳兄若有興趣，我可奉送一部。”“請莊兄仔細看看，這可是絕版的珍本。其中有不少涉嫌文字，非同一般也！”

莊允城又恨又怕，對着吳之榮作一長揖："吳兄此書果然值錢，只是我手頭一時沒有這麼多銀兩，請寬限幾天吧。"說罷，不等回答，轉身而去。吳之榮沒料到莊允城不軟不硬，對着他的背影說道："十天爲期，到時不買，我就賣與官府了。"莊允城頭也不回地走了。

十天之後，吳之榮來到莊府，再次索銀。莊允城陪笑說道："吳兄出價太高，此書坊間只賣紋銀六兩，我可付兄六百，以盡地主之誼。若再多要，恕不領情。"吳之榮拉下臉："這書中敘述大清入關以後的事，仍用南明年號；又說孔有德降清爲逆賊。莊兄可知這是大逆不道？難道莊兄寧肯滅門絕戶而捨不得拔點毛嗎？"

莊允城大笑："寫明史而不用明朝年號，豈非笑話。順治皇上親口說'明臣而不思明者，非忠臣也'，孔有德降清，當然是明朝的叛逆。請吳兄不必多言。"

吳之榮詐錢不成，反受羞辱，氣急敗壞，扭頭就走，"那就騎驢看唱本——走着瞧罷。"

贓官京控　鰲拜定案

吳之榮知道莊允城在湖州府已打通關節，他

僱了一隻烏蓬船前往杭州鎮浙將軍行轅，揭發莊允城父子著《明史》詆譭朝廷。

鎮浙將軍松魁是一介武夫，對文字官司不感興趣，接到揭帖，大略看了一遍，便批轉浙江巡撫朱昌祚、學政胡尙衡查核。巡撫和學政不敢怠慢，立即移文湖州府道申詳。

陳知府和張守道接到行文，共同商量對策，知府道："既然已經駁回趙君宋的告發，豈能改口，只有堅持原議，以免失察之責。"守道點頭稱是。於是二人聯名呈報松魁：莊允城亡子莊廷鑨雙目失明，仿效春秋時左丘之舉，編著《明史輯略》，刊印後即送通政司、禮部、都察院三衙門備案，並非祕書。其中亦未曾發現詆譭朝廷章句。革職知縣吳之榮，被參下獄，蒙赦出獄償贓，專以詐欺爲業。他購《明史輯略》勒索莊允城，勒索不成，又往省城糾纏告訐，其言不足爲信。

巡撫和學政把稟帖呈報松魁。松魁詢問幕僚程維藩如何處斷。程維藩已得了莊允城的好處，於是勸松魁息事寧人。松魁與巡撫、學政一說，兩人隨聲附和，於是省衙門即將吳之榮訴狀駁回。

吳之榮告狀不成，在杭州也無處落脚，只好又回湖州。他去莊允城府上揚言："獲悉鎮浙將

軍已將《明史》案立案待查，除非莊兄廣散錢財，否則大禍將臨。莊兄只要給我一二千兩銀子，便可以上下抹平此案。”莊允城見他如此糾纏，又得知訴狀已被省衙駁回，於是嚴詞拒絕：“此數雖然低於上回所索，但却難以從命！你既有本事告我，何必再來索要錢財，莊某的銀兩從不送你這等人。”吳之榮氣得大罵：“莊允城，你自恃有錢，狗眼看人低，吳某不是好惹的！”

莊允城讓家丁把吳之榮轟出大門，又向張守道狀告吳之榮私闖民宅，勒索錢財。張守道早已厭煩吳之榮，接到此狀，心中冒火：“這厮好生囉嗦，趕出湖州算了！”當即命手下把總率兵丁將吳之榮遞解出境。

却說吳之榮出了莊府，迎面碰上莊允城鄰居朱佑明。朱佑明祖上是木匠，他靠經營油漆而積貲百萬，號稱南潯首富。“有了，這朱老頭兒乃富賈，何不敲他一槓子。”於是上去招呼：“朱老先生，你可知道有人告你在《明史輯略》中以‘朱氏史曰’評點史事，譏諷本朝？”朱佑明眞是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我不通文墨，怎能編書？聽說那‘朱氏史曰’乃朱相國原稿中的話也，與我並不相干。”吳之榮仍不死心：“話是這樣說，只怕到了官府，你熬不過大刑，送了性

命，留着萬貫家財又有何用？還是花錢消災吧。”朱佑明急於脫身，於是約他第二天再來計議。

第二天上午，吳之榮興冲冲去朱府，走到半路，見把總率兵而來。“吳老爺，奉張大人之命，特來請你離境。”吳之榮忿然：“我也是做過縣令的人，怎敢如此無禮？”“不敢，卑職也是奉命，請多包涵。”兵丁們一擁而上。吳之榮自思：“光棍不吃眼前虧”，只好跟着走。吳之榮被衙役押到嘉興府吳江縣，把總正色說：“吳老爺，守道大人有令，你若再來湖州府，立即亂棍打出，請自重些爲好。”羞得吳之榮無地自容。

吳之榮自思無顏再見故人，一咬牙，“拼他個魚死網破，上京城控告！”

吳之榮携帶《明史輯略》日夜兼程，跋山涉水數千里，於康熙元年(1622年)秋來到北京城。他先在客棧住下，花幾天功夫將《明史輯略》中能夠挑出的刺兒一一找出，計有一百多處，其中最主要的是稱皇太極努爾哈赤爲建州都督，不書清帝年號，而書隆武、永曆等南明年號。他做過縣令，又有歪才，對刀筆之事頗爲精通，接連幾天，書寫了京控訴狀。吳之榮前後準備了半個月，一切就緒，帶上《明史輯略》和訴狀前往通政司。

通政司本是明朝所設的官署，職掌內外章奏、封駁和臣民密封申訴之狀，清代沿襲。凡地方有重大案情來京控告者，可持狀前來衙門擊鼓鳴告，由通政使受理後直接啓奏皇帝，以防各級司法衙門蒙蔽皇帝。因此人們稱之為“告御狀”。

吳之榮來到通政司門前，早有監鼓御史上前喝問：“何方人士，前來做甚？”吳之榮手舉狀紙，“前歸安知縣吳之榮，特來京控告奸民造寫逆書，鎮浙將軍、浙江巡撫、湖州府道匿奸事。”鼓旁衞士閃開，吳之榮取下棒槌，連擊三下，鼓聲方畢，衙內差役長呼“升堂——”，帶吳之榮入內。

通政使劉天進接過狀紙，展開一看，略加訊問，便命將吳之榮帶下候審，然後去見顧命大臣鰲拜。鰲拜乃滿州鑲黃旗人，因軍功封公爵，此案為何稟告於他？

原來，這一年康熙帝即位，年方八歲，順治皇帝臨終遺命朝政交由鰲拜、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共同辦理。鰲拜乃輔政四大臣之首，一向專擅自用，其餘三大臣唯他馬首是瞻，因此劉天進看到這起牽涉地方督撫大臣的“妖書”案件，必須申報鰲拜。

鰲拜接過狀紙，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拍案而起：“大膽！竟然如此狂悖！趕快備轎前去朝房。”鰲拜知道事關重大，不能獨自決定，又命人去請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三大臣。

四大臣會集朝房，仔細聽通政使朗讀吳之榮控狀。聽完之後，三大臣望着鰲拜，看他是何主張。鰲拜發話道：“本朝入主中土將近二十年，但漢人思明厭清之心未嘗泯滅，借古諷今、謀危社稷之事甚多，順治二年黃毓祺詩詞案和河南鄉試案，蒙順治皇帝施以懷柔政策，一概從輕發落。這些年文網寬鬆，江南士人忘乎所以，肆無忌憚，如今正該收緊法網，禁錮士民，正所謂‘寬猛相濟’也！此案來得正好，我們可借機大開殺戒，懲一儆百。至於失職官員，也要嚴加懲辦，整肅朝綱。”三大臣點頭稱是。索尼問道：“擬派何人前去查實？”鰲拜沉吟片刻，說道：“就派刑部左右侍郎爲欽差大臣，速往杭州查處。”

清初第一起文字獄大案由鰲拜定性了。

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刑部滿官戴侍郎、吳侍郎奉四大臣之命，前往浙江拘捕審訊一應案犯。康熙二年正月二十

日，戴侍郎率八旗兵丁駛入湖州府。新任湖州知府譚希閔到任不過半月，不知戴侍郎來此何事，正待上前迎接，兵丁們一擁而上，摘去他的頂戴，五花大綁。守道張武烈、刑廳推官李煥等人也被如法處置。接着，戴侍郎又率八旗兵丁前往致仕禮部侍郎李令晳家，將其一家老小盡數綑綁。李令晳沒料到爲《明史》作序竟然惹出滅族之禍，不禁老淚縱橫。

莊允城在南潯聽得風聲，趕緊命家人將莊廷鑨所有藏書找出，盡數焚燒。烟灰未盡，官兵已到，莊允城束手就擒。這一天，湖州府北風呼嘯，哭聲四起，二千多人被捕捉歸案，押往杭州。

最感意外的是鎮浙將軍松魁。他是戰功累累的旗人，一品將軍。刑部侍郎雖是欽差，他也沒放在眼裏。不料戴、吳二人率兵闖入將軍府，吆喝一聲：“松魁接旨。”松魁跪下聽旨：“鎮浙將軍松魁庇護逆犯，蒙蔽朝廷，着停職候審。”昔日八面威風的大將軍，不由得癱倒在地。幕僚程維藩、巡撫朱昌祚及學政胡尙衡也都關押候審。

首先提審的是莊允城。他自知陷入羅網難逃活命，與吳之榮當堂對質，申明原委：“《明史輯略》業經通政司、禮部、都察院備案，並非有意詆譭朝廷。吳之榮詐財不成，陷害他人以圖報

復。”刑部官員不容分說，下令用刑，把莊允城打得皮開肉綻，不省人事。退堂之後，莊允城被拖回牢房，已是奄奄一息，沒過幾天就死在牢中。

朱佑明被吳之榮誣告爲《明史輯略》書中的“朱氏史曰”之人，刑部官員問他：“何時編寫妖書？”朱佑明大呼冤枉，“小人不識一字，怎能編書？此書是前朝朱相國所編，故稱‘朱氏史曰’，請大人明察。”刑官拿出一紙，上寫“朱”字，問道：“這上面寫的是甚麼？”朱佑明心想，這不是“朱記店舖”上的“朱”字嗎？隨口回答：“這是‘朱’字”。刑官大怒：“分明識字，還敢欺騙本官，‘朱氏史曰’不是你說的是誰？”一頓痛打，朱佑明熬不過疼痛，只好簽字畫押，承認就是書中的“朱氏”。

如此刑訊逼供，所有作案人犯都屈打成招。受牽連的官員中除學政胡尙衡、守道張武烈用重金賄賂欽差得以開釋之外，其他都一一定罪。

康熙二年三月，莊廷鑨明史案千名案犯提審完畢，刑部兩侍郎和浙江提刑按察使楊蘊贊等司法官員將判决題奏皇帝。鰲拜等四大臣意在借機加強絕對專制，實行高壓政策，决定從嚴懲處，於是代替康熙皇帝擬定聖旨，五月二十五日，聖旨傳到杭州。次日，因此案早已家喻戶曉，牽動

全省，特當衆宣讀：

“莊廷鑨首倡謀逆，編造《明史》，其父莊允城知情不舉，因二人已死，均戮屍。莊尙鉞及其四子均斬首。朱佑明評注《明史》，凌遲處死，其五子均斬首。李令晳爲《明史》作序，凌遲處死。校閱、刻印、買賣、收藏此書者潘柽章、吳炎等七十餘人均處死。上述正犯之祖父、父、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歲以上，均斬首，决不待時。男十五歲以下，及母、妻、妾、姐妹、子之妻妾，均流放邊遠爲奴，家產籍沒入官。湖州知府譚希閔、推官李煥失察，均絞死。鎭浙將軍松魁免死，革職回籍。幕僚程維藩斬首。”

聖旨宣畢，犯人押往錢塘江邊行刑。此案總計處死二百二十二人。行刑之前，進士出身的李令晳看到滿門抄斬，口中喃喃自語唐人白居易詩句：“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令人嘆息不已。

《明史》一案中僥幸逃生的是查繼佐、陸圻、范驤三名士。此三人本是吳之榮狀中指控爲校閱的案犯，難免一死。可巧查繼佐二十年前曾經在雪中救了一個名叫吳六奇的少年，當時吳六奇凍餓瀕死，後來却官拜兩廣提督，爲平南王尙

可喜的親信。吳六奇接到查繼佐的求援信，遂請平南王出面說情。鰲拜不敢駁掉擁有重兵的尙可喜的面子，於是定案時說查繼佐等三人乃是最早首事之人，依律當頒賞云云，算是網開一面，放過了三人。查繼佐以六十二歲老人遭此不測，釋放後改名左尹，號非人，著《罪惟錄》一書，該書記述明史，書名却是“獲罪惟錄書”之意，可見莊廷鑨明史案對他的刺激之深。

唯一得志的小人是吳之榮。他因告奸有功，官封右僉都御史，又賞給莊允城、朱佑明的一半家產。就在幾百顆人頭落地之後，他帶着沾滿鮮血的銀子走馬上任去了。

九、慈安太后之死



九 慈安太后之死

光緒七年(1881 年)三月十日晚八時，一向體質強健的慈安太后突然死去，享年四十五歲。次日凌晨三時，王公大臣接到凶訊，如同晴天霹靂：近來一直聽說西宮慈禧太后病入膏肓，怎麼東宮慈安太后却暴崩？慈安昨晚崩逝，為何今日才報喪？既然太后有病，為何不讓軍機處循慣例傳太醫診視？他們想起兩宮皇太后的恩恩怨怨，心中頓生疑竇，但懾於西太后慈禧的權勢，無人敢於詰難。一直到慈禧命歸黃泉，這一命案才顯露端倪。

兩宮攜手　太后垂簾

慈安太后原是咸豐皇帝的侍女，姓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道光十七年(1837 年)七月生。她容貌秀美，秉性溫和，深受皇帝寵愛。咸豐三年二月封為貞妃，五月晉為貞貴妃，六月立為皇后，時年十六歲。咸豐十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進逼北京，咸豐帝逃往熱河避暑山莊，不久病死行宮。因皇后無子，由懿貴妃六歲的兒子載淳繼承帝位，即同治皇帝。皇后被

尊爲母后皇太后，徽號“慈安”；懿貴妃被尊爲聖母皇太后，徽號“慈禧”。慈安住紫禁城東側鍾粹宮，又稱東太后；慈禧住西側儲秀宮，又稱西太后。

咸豐帝生前對野心勃勃的懿貴妃有所防範，他一度想將其廢黜，後來雖然不忍心做得太絕，但却在臨終前留給皇后一紙密諭，其中寫道：“懿貴妃既生皇子，異日母以子貴，自不能不尊爲太后；惟朕實不能深信此人。此後如能安分守法而已，否則，著爾出示此詔，命廷臣除之，凡我臣子，奉此詔如奉朕前，凜尊無違，欽此。”同時，還把隨身所帶的私章“御賞”和“同道堂”贈給皇后慈安和太子載淳，規定以後下詔諭以“御賞”爲印起，“同道堂”爲印訖，意在讓慈安和載淳掌握皇權。

咸豐死後，清廷內部爭奪權柄的主要勢力有三股：一是后黨慈禧和慈安，二是咸豐同父異母弟恭親王奕訢，三是協辦大學士肅順等顧命八大臣。道光皇帝曾想立皇六子奕訢爲太子，後來皇四子奕詝以計取悅父皇，被立爲太子，奕訢心中不服。他自恃頗具韜略，急於攝政。肅順是咸豐寵臣，極有政治手腕，敢作敢爲，政績甚佳，是皇族中的佼佼者。他受命輔佐幼主，一心獨攬大

權，有意排斥后黨和親王勢力。慈安掌有“御賞”印章，慈禧代小皇帝載淳掌“同道堂”印章，盡量利用皇權與顧命八大臣抗衡。

慈安謹守婦德，母儀天下，生活儉樸，表率宮闈，咸豐稱她爲“女聖人”。但她却是一個典型的“有德無才”之人。慈禧與之正好相反，她堪稱“有才無德”，工於心計，陰險歹毒，因邀得聖寵，生下皇子，地位逐步上升。慈安做皇后時對慈禧母以子貴一向妒嫉，經常借故給懿貴妃難堪。懿貴妃忍辱負重，終於熬成太后，她雖然暗中恥笑慈安無能，但因須借重慈安的名分以駕馭大臣，所以盡量奉承慈安。慈安不諳政務，凡事必須讓慈禧出謀劃策，因此也離不開慈禧。爲了保住孤兒寡母的至高地位，兩宮太后排除舊嫌，携手合作，結爲同黨。

肅順深知慈禧心狠手毒，咸豐死後必然擅權干政，曾經密奏咸豐仿“鈎弋故事”——漢武帝殺鈎弋夫人，杜絕“女禍”的舉動，鏟除慈禧，以防婦人干政。慈禧對肅順恨之入骨，她首先挑動慈安仇恨肅順，慈禧知道宮中佈有肅順耳目，於是與慈安借欣賞金魚，俯在缸邊密語。慈禧對慈安曉以利害：“肅順欺侮我們孤兒寡母，必須除掉。否則我們遲早要遭他的毒手。”慈安心動：

“此言倒也是。但我們姐妹怎麼能拋頭露面，須要在外廷尋找一個得力之人。”慈禧建議：“恭親王奕訢可當此任。”於是命醇親王奕譞草擬肅順等人罪狀，由慈安藏於內衣之中，然後召見恭親王奕訢。

奕訢素與肅順不和，爲了鞏固自己地位，也想借后黨勢力除掉肅順，因此樂於從命。但是肅順對此早有防範。咸豐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奕訢來到熱河行宮叩謁梓宮，肅順出來擋駕“恭王爺，一路辛苦，請休息幾日再去叩謁大行皇帝。”奕訢不滿地說：“皇兄龍馭上賓，臣弟理當哭拜，怎能延誤？”肅順板下臉來，說道：“宮裏住的是你的寡嫂，叔嫂之嫌，自古皆應迴避，豈可讓天下人生疑？”奕訢知道肅順居心何在，但肅順掌管行宮周圍護衛，自己一人也闖不進去，只得憤憤而歸。

慈禧聞訊，一籌莫展，她的心腹太監安德海上前說：“啓稟太后，奴才想出一個主意。”慈禧一聽，連聲叫好。

夕陽西下，安德海乘車出宮。月色朦朧，避暑山莊寢門外，安德海乘的車子轉回，車中有二個人影。守衛上前，見安德海下車，攙下一位婦人。守衛見是婦人，不便阻攔，二人進宮。次日

黎明，這婦人又由安德海送出。這個婦人就是恭親王奕訢。

當晚，兩太后與恭親王商定除掉肅順的辦法，由恭親王帶出太后密詔，前往京城佈置。

九月二十九日，兩宮太后與小皇帝回到京城。九月三十日，兩宮太后和恭親王聯手發動了震憾人心的"辛酉政變"。肅順護送梓宮回京，在途中被誘捕。太后下詔，將肅順押往刑場斬首，勒令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自裁，其他五個輔政大臣，御前大臣景壽、兵部尙書穆蔭、吏部侍郎匡源、禮部侍郎杜翰、太僕寺卿焦祐瀛革職，發配新疆。恭親王鋤奸有功，進爲議政王。幾天後，載淳在太和殿由慈安抱在懷裏即位稱帝，年號同治。兩宮太后開始在養心殿垂簾聽政。

法辦權閹　姐妹反目

慈安與慈禧以姐妹相伴，共同垂簾聽政。儘管實際上由慈禧一人獨裁，但名義上慈安却是皇帝的母后。因此慈安對慈禧仍不時有所掣肘。起初幾年，兩宮相安無事，到了同治八年，慈安未經慈禧同意，下令誅殺慈禧的心腹太監安德海，兩宮關係公開破裂。

慈禧生性浮蕩，爲所欲爲，年青守寡，春心難收。但宮廷規制甚嚴，外部政敵虎視眈眈，因此她在秉政之後，雖然目中無人，但只能與寵愛太監調情解悶，不敢效法唐武則天在宮中私養男妾。安德海是慈禧心腹，是晚淸宮廷三大太監之首，其次是李蓮英、張蘭德。咸豐帝死前曾想廢黜懿貴妃，全賴安德海探聽消息，幫助懿貴妃審時度勢，巧加應付。“辛酉政變”中安德海充當兩宮太后與恭親王的聯絡人，功勞不小。慈禧更加寵他，連咸豐帝遺下的袍服都賞給小安子。小安子朝夕陪伴慈禧，爲她揉胸捶背、捏腿梳頭，慈禧一天也離不開小安子，升任他爲宮中總管太監。安德海狐假虎威，威福日加。慈安對安德海的劣迹早有所聞，但碍於慈禧臉面，不便點破。而朝廷上下，除了議政王奕訢，無人敢於指斥。奕訢曾經怒斥安德海賣官鬻爵、中飽私囊。安德海懷恨在心，屢次在慈禧耳旁進讒言，致使慈禧借翰林院編修蔡壽祺奏摺加罪奕訢，貶去奕訢“議政王”頭銜。

奕訢怎能善罷甘休，他在暗中等待時機。

果然，安德海得意忘形，走上自蹈覆轍的道路。

同治八年，兩宮太后欲替皇帝納后，派恭親

王奕訢會同內務府及禮工二部，預備大婚典禮。安德海肆行深宮，意猶未足，一心借機前往江南搜刮珠寶，玩賞蘇杭美景。他密請慈禧："皇帝大婚所用龍衣，例由江南織造供奉，奴才擬親自前往督製，請太后恩准。"慈禧猶豫，說道："我朝祖制，不准內監出京，看來你還是不去的好。"小安子道："太后有旨，安敢不遵？但江南織造，向來進呈的衣服，多不合式，現在皇上將要大婚，這龍衣總要講究一點，不能由他隨便了事，而且太后常用的衣服，依奴才看來，也多是不合用的，所以奴才想自去督辦，完完全全的製成幾件，方好覆旨。"慈禧素愛裝扮，聽小安子一番說話，竟心動起來。只是想到祖制一層，又不便隨口答應，當下狐疑不决。小安子窺透微意，便道："太后究竟慈明，連採辦龍衣一件事，都要遵照祖制，其實太后要怎麼辦，便怎麼辦，若被祖制二字，隨事束縛，連太后都不得自由呢。"慈禧被這話一激，不禁發語道："你要去便去，但這事須要保密，倘被王大臣得知，又要上疏奏劾，連我也不便保護。"小安子叩首謝恩，慈禧又囑他沿途小心。小安子心中不以爲然，在京城選了十多個名妓，於同治八年六月出京，乘坐太平船二隻，船頭懸着大旗一面，當中繪一個太陽，太

陽中間，又繪着一隻三足鳥，意爲替王母辦事。兩旁挿着龍鳳旗幟，隨風飄揚，品竹調絲，悠揚不絕。

清朝定制：太監擅自出京者斬。安德海自恃慈禧撐腰，竟然大張旗鼓喧鬧出京，消息早有人報知恭親王。奕訢大喜，命令讓其出京，形成違制之實，然後暗中巧設機關。

山東巡撫丁寶楨生平剛直，爲官廉潔，他與恭親王私交甚篤。得知恭親王傳來安德海出京的信息，他就佈置境內組織嚴密跟踪，隨時準備緝拿。德州知府探知安德海入境，立即行文稟告。丁寶楨知道誅殺安德海並非兒戲，一面下令放其通行，沿途監視；一面書寫密摺火速報京，送至恭親王府。

恭親王携帶密摺入宮見太后，可巧慈禧在後園觀劇，不及與聞，恭親王便稟知慈安太后。慈安閱後便道："小安子應該正法，但須與西太后商議。"恭親王忙奏道："安德海違背祖制，擅出都門，罪在不赦，應立即飭令丁寶禎拿捕正法爲是。"慈安太后尙在沉吟，半晌才道："西太后最愛小安子，若由我下旨嚴辦，將來西太后必要恨我，所以我不便專主。"恭親王道："西太后也不能違背祖制。有祖制，無安德海，還請太

后速即裁奪。若西太后有異言，奴才等當力持正論。”慈安道：“既如此，且令軍機處擬旨，頒發山東。”恭親王道：“太后旨意已定，奴才即可謹擬。”當下命內監取過筆墨，匆匆寫了數行，大致說：“安太監擅自出都，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着直隸、山東、江蘇各督撫速派幹員，嚴密拿捕，拿到即就地正法，毋庸再行請旨”等語。擬定後，即請慈安太后蓋印，交原人兼程帶回。

三天之後，丁巡撫接讀密諭，立飭總兵王正起率兵追捕。王總兵馳至泰安縣，追上安太監坐船。王總兵喝令截住。安德海大聲喝道：“哪裏來的強盜，敢向我船胡鬧？”王總兵道：“奉旨拿安德海。”安德海冷笑道：“咱們是奉旨南下，督辦龍衣，沿途並沒有犯法，哪有拿捕的道理，你憑甚麼敢來拿我！”王總兵道：“你不要倔強，朝旨豈可揑造麼？”便令兵弁鎖拿安德海。安德海竟發怒道：“當今皇帝也不敢拿我，你等無法無天，妄向太歲頭上動土，難道尋死不成？”兵弁不敢上前，氣得王總兵兩目圓睜，親自動手，先揮去安德海的藍翎大帽，然後將安德海一把扯倒，令兵弁取過鐵鏈，把他鎖住。兵弁見主將下手，不敢不從，當時將安德海綑縛停當，

餘外一班人衆，統行拿下。王總兵令水手回駛濟南。

丁巡撫知安德海已經拿到，即出坐大堂。兵弁帶上安德海，丁巡撫便喝問“安德海就是你麼？”安德海道：“丁寶楨！你連安老爺都不認得，作甚麼混帳撫臺？”丁巡撫也不回答，拿出密諭開始大聲宣讀，讀到“就地正法”四字，安德海才有些膽怯，徐徐道：“我是奉慈禧太后懿旨，出來督辦龍衣的。丁撫臺！你敢是欺我麼？”丁巡撫道：“這是何事，敢來欺你！”安德海道：“朝旨莫非弄錯，還求你老人家覆奏一本，然後安某死也甘心。”丁巡撫道：“朝命已說是毋庸再請，難道你未聽見？”安德海還想哀求，丁巡撫鐵面無情，令劊子手將他綁出，一聲號炮，安德海的頭顱應刃而落，丁巡撫命令將其餘一干人犯，暫羈獄中，候再請旨發落。

覆奏到京，又由恭親王稟報慈安太后，慈安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令將隨從太監，一併絞決。

這件事自始至終，慈禧一無所知，直至案情已結，始傳入太監李蓮英耳中。慈禧聞後大驚：這件事東太后全未提及，想來係外面謠傳，不足憑信。立命李蓮英速去探明確鑿，即來稟報。李蓮英奉旨徑往恭親王府邸探問，奕訢請李蓮英從

中調解。李蓮英此時位勢尙低，日後尙需奕訢提携，安德海一死，正好取而代之，於是一口答應。李蓮英將從恭親王府邸所得末後一道諭旨呈慈禧閱看：

"本月初三日，丁寶楨奏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乘坐大船，捏稱欽差，督辦龍衣，船旁插有龍鳳旗幟，携帶男女多人，沿途招搖煽惑，居民驚駭等情，當經諭令直隸、山東各督撫，派員查拿，即行正法。玆按丁寶楨奏，已於泰安縣地方，將該犯安德海拿獲，遵旨正法。其隨從人等，本日已諭令丁寶楨分別嚴行懲辦。我朝家法相承，整飭宦寺，有犯必懲，綱紀至嚴，每遇有在外招搖生事者，無不立治其罪。乃該太監安德海，竟敢如此膽大妄為，種種不法，實屬罪有應得。經此次嚴懲後，各太監自當益加儆愼，仍着總管太監等，嗣後務將所管太監，嚴加約束，俾各勤愼當差，如有不安守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將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將總管太監一併懲辦。並通諭直省各督撫，嚴飭所屬，遇有太監冒稱奉差等事，無論已未犯法，立即鎖拿奏明懲治，毋稍寬縱。欽此。"

慈禧閱罷，將底稿撕得粉碎，大怒道：東太后瞞得我好苦，我向來道她辦事和平，孰料她亦

如此狠心，我與她決不干休。從此，慈禧與慈安的矛盾日益激化，難以調和。

選立皇后　明爭暗鬥

同治十年，同治帝已屆立后年齡，慈禧和慈安各有心思，均有自己中意的人選。慈禧所預定的皇后年僅十四歲，是刑部江西司員外郎鳳秀之女。鳳秀姓富察氏，隸屬上三旗的正黃旗，其家不但是八旗世家，而且是滿州“八大貴族”之一，乾隆的孝賢純皇后即出於富察氏。富察氏在康、雍、乾三朝，將相輩出，煊赫非凡。鳳秀之女，論家世頗有做皇后的資格。慈禧認爲此女年齡幼小，閱歷尚淺，缺乏皇后統攝六宮的威儀，將來必然是老實易於受人擺佈，因此擬選她爲后。

慈安的想法與慈禧正好相反。她起初本無意垂簾，實乃慈禧把她抬上此座，如今同治皇帝已到了親政年齡，於是便倡議慈禧息肩歸政。慈安看中的是崇綺之女阿魯特氏。崇綺之女雖不及鳳秀之女嬌麗，但是出身狀元之家，端莊穩重，頗知大禮，並且熟讀詩書，如此德才兼備之淑女，正是統攝六宮的絕佳人選。

慈安將自己的心意告知同治皇帝。同治一向深受慈安疼愛，慈安待之勝過生母慈禧。對於立后之事，同治與慈安觀點完全一致。這一切慈禧都蒙在鼓裏。

擇后地點設在御花園的欽安殿。殿內正中並列的兩把椅子上端坐着兩宮太后，東面另設一椅坐着同治。御案上放置一柄鑲玉如意，一雙紅緞彩繡荷包，另外一隻銀盤內則放着十支彩頭籤，同治皇后就從這十支彩頭籤中選出。

慈禧胸有成竹地詢問慈安所屬之意，她的本意只是表示謙讓，自己的兒子自然由自己說了算數。誰知慈安却當仁不讓，直言皇后母儀天下，總是以年長老成者爲宜。慈禧見勢不妥，又傳恭親王奕訢進來商酌，不料奕訢所說與慈安略同。最後慈禧只好暗示同治帝：清宮自康熙朝至今尚未出過蒙古皇后，切不可破兩百年之成例。同治帝雖然仍未去掉懼母之態，但抬眼一看慈安太后鼓勵的眼色，居然遂把那枝鑲玉如意遞與阿魯特氏。

慈禧異常惱怒，額角之青筋驟然暴起，胸膈間立刻血氣翻騰，比之三年前聞知安德海被誅還要厲害。這次又是慈安和奕訢聯手，而且又添同治帝加盟。慈禧對慈安的怨恨如同滾雪球一樣越

滾越大。“你不仁，我也不義。你讓我難堪，我讓你不得好死！”慈禧眼中閃過一道凶狠的光芒，轉瞬之間又恢復了常態，勉強笑着說：“既然皇帝選中了阿魯特氏，我也不便爲難他，就這樣定了吧。”

誘焚密詔　暗下毒手

如果說慈安取得同治皇帝的愛戴，只是丟了慈禧的面子，那麼慈安在同治皇帝死後與光緒皇帝相親，則使慈禧感到獨裁地位和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脅。因爲同治畢竟是慈禧的親生兒子，不管別人如何拉攏，他總不敢忤逆自己的母親，而光緒就不一樣了。慈禧心中仇恨的烈火越燒越旺。

李蓮英又給慈禧火上澆油。

安德海死後，俊俏小生李蓮英得到慈禧恩寵。《清末權監李蓮英》一書寫道：

“慈禧年輕守寡，並不本分；常叫李蓮英日夜陪伴，捶敲按摩，嬉戲無間。慈安太后聞知以後，曾不止一次地搬出祖宗家法，嚴厲斥責李蓮英有失體統。李蓮英深知慈禧太后對慈安太后恨之已極，況且多年來慈禧太后即已密令李蓮英暗中監視慈安太后，因此李蓮英也就不止一次地憑

着自己的一張巧嘴，添油加醋，大造謊言，跪在慈禧太后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訴說慈安太后要謀害慈禧太后，並說要先拿他開刀等等，使兩宮關係更加惡化。……事情亦巧，這天中午慈安太后念及慈禧太后身體欠安，便到長春宮來看望慈禧，正遇上慈禧和李蓮英並肩同坐在鳳床上，慈禧的大腿還搭在李蓮英腿上。兩人喜笑顏開，正開心解悶。慈安太后以祖宗家法嚴斥李蓮英一番，便丟下慈禧太后和李蓮英憤憤回宮去了。”

慈禧的神經末梢已緊張到了極點。但是，慈安手中有一張王牌，慈禧想起來不寒而慄。這就是咸豐留給慈安的那份密詔。這份出示之後就可以誅殺慈禧的密詔，早已由安德海探明，告知慈禧。慈禧之所以對慈安一再忍讓，並非眞的懼怕咸豐皇后的威儀，而是懼怕咸豐皇帝的密詔。

光緒六年，慈安偶感風寒，太醫進方，服之無效。過了數日，不藥而癒。慈安起床走動，慈禧前來問安。慈安見慈禧左臂纏帛，驚問：“妹妹的手臂怎麼了？”慈禧故意裝出欲說又止的樣子。慈安再三詢問。慈禧說：“日前姊姊不適，聽說心誠之人的臂肉煎湯可以治癒，因而在參湯中割下臂肉同煎，以盡姐妹之情。”慈安聽後深受感動，想起二十年來慈禧雖然專橫妄爲，但對

自己却沒有失禮出格，“若再留着密詔，徒然讓天下人笑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於是取出密詔，給慈禧觀看。

慈禧接過一看，神色頓變，跪地不起，哭道：“妹妹的命全在姐姐手中了。”慈安命人取燭，把密詔捲起，對慈禧說：“此紙已無用，唯有付之一炬。我也可以覆命於先帝矣。”言畢，當着慈禧的面把密詔焚爲灰燼。慈禧感恩不盡。

就這樣，慈安中了慈禧的“苦肉計”，毀掉了可以制馭慈禧的“王牌”。

此後不久，就在光緒七年三月，慈安暴崩。清人衆口一詞：慈安死於慈禧和李蓮英之手。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亦持此說。但因爲宮闈之事，外人難以知曉，加上西太后權勢薰天，無人敢於揭露，因此對慈安之死的細節有幾種說法。

《皇宮五千年》記述：“（兩宮太后）坐談時，東太后覺腹中微飢，西太后令侍者奉餅餌一盒進，東太后食而甘之，謂似非御膳房物。西太后曰：‘此吾弟婦所饋者，姊膳此，明日當令其再送一份來。’東太后方以辭遜謝，西太后曰：‘妹家即姊家，請勿以謝字言。’後一二日，果有餅餌數盒進奉，色味花色悉如前。東太后即取一二枚食之，頓覺不適，然亦無大苦，到戌時遽逝矣。

年四十有五。噫，此非中毒而殂歟！”

另據《清末權監李蓮英》一書記載，慈安並非因食“餅餌”而死，而是“毒湯”：

“一般傳說是慈禧將毒藥放在點心裏，慈安太后吃後暴崩的，而據當年出宮的一個老太監說，是利用傳膳太監，在途中將毒藥放在一碗湯裏，慈安太后喝了以後，頓覺腹內巨痛，倒在地上猝死的。據說皇帝、太后用飯，是在御膳房做好之後，由兩個傳膳太監送去，主要是爲了路上互相監督，然後再由擺膳太監擺好。慈禧和李蓮英爲了使殺害慈安之陰謀得逞，而又不露馬脚，先是提前把慈禧宮內的兩個傳膳太監派去給慈安太后用，過了半個月之後，忽在一天午飯前，把這兩個小太監叫到慈禧寢宮來，讓他們在傳膳途中把毒藥放在碗裏。當時這兩個太監聽了吓得腿直打哆嗦，臉色刹白。慈禧說，不要怕，有我做主，事成之後我賞你們銀子，幹不好，我要你們腦袋。然後把一包藥給了一個太監，遂命李蓮英去監視執行。而這兩個傳膳太監，就在慈安太后暴崩那天夜裏失踪不見了。”

總之，不管具體經過說法有多少差異，慈安之死乃慈禧下的毒手是公認的事實。二十年前，慈安幫助慈禧殺掉了準備“獨尊東宮，幽禁西

宮”的肅順，鑄成大錯；二十年後，慈安又焚詔撤防，自掘墳墓。慈安如有靈，九泉之下是不會放過慈禧的。

十、楊乃武與小白菜



十 楊乃武與小白菜

清朝同治、光緒年間，發生四起案件：張汶祥刺馬案，楊月樓誘拐捲逃案，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殺子報案。這四個案件轟動了社會，俗稱清末四大奇案。其中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情節最爲曲折離奇，充分反映了晚清的政治腐敗和司法黑暗。

落花有意 流水無情

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浙江杭州一帶山青水秀，人傑地靈，越女吳娃婀娜多姿，自古以來美女輩出，西施就是其中之一。杭州東北的餘杭縣城裏，有一家姓畢的小戶人家，家中只有寡婦畢王氏和女兒畢秀姑二人。畢氏家中貧窮，憑着幫人做針線裁縫糊口。那畢秀姑姿色秀麗，肌膚雪白，是遠近出名的美人，人們稱她爲小白菜。

小白菜到了青春芳齡，一心想嫁一個風流英俊的書生，但家境貧窮，前來提親的都是些不相上下的小戶人家，沒有她中意的人。有些富家子弟雖然看中她的美色，但明媒正娶，須得父母之

命，由不得自己作主。就這樣高不成，低不就，小白菜已經二十多歲仍未婚配，母女兩人心中不免作急。

小白菜美名遠楊，有些紈絝子弟常來門口搭訕，意圖勾引玩弄。小白菜雖不識字，但看到這些人心懷鬼胎，知道不能上當受騙，於是不予理睬。這些人氣惱之下，便編造了不少流言蜚語，說小白菜不乾不凈，這樣小白菜竟成了一個嫁不出去的姑娘。

餘杭縣生員楊乃武，世代書香子弟，他自恃才貌出衆，看不起紈絝子弟，又在鄉間包攬辭訟，頤指氣使，因而人緣不好。楊乃武三十多歲，妻子久病。他看中小白菜的美貌和單純，便託人前去畢王氏家。

“畢王氏，楊相公家境殷富，人品才學，無所不佳，他的妻室多病，想娶秀姑爲妾，你可願意？”

“我家秀姑哪裏不好，要作別人的偏房？她又是獨生女兒，嫁人作小，讓我靠誰去？此事不能答應。”

畢王氏一口回絕了楊乃武所託之人。畢秀姑却從此留意楊乃武。一日兩人在城隍廟相遇，彼此脈脈含情，互道珍重。此後，兩人時有來往，

在一起共訴衷腸。楊乃武比小白菜年長八歲，他向小白菜表示愛慕之情，小白菜對楊乃武訴說欽仰之意，兩人引為知己，都希望早結百年之好。

楊乃武與小白菜在餘杭縣城無人不知，兩人一有來往，馬上滿城風雨。楊乃武的父親對兒子嚴加訓斥，小白菜也被母親一頓臭罵。兩人有口難辯，有苦難言，常在一起流淚。

同治十年，楊乃武之妻病故。小白菜一心想嫁給楊乃武，楊乃武也有心娶他為妻。兩人在城隍廟一言為定。誰知楊乃武之父偏偏從中作梗，把小白菜說得一錢不值："這樣的淫蕩女子怎配踏進楊家的門檻？你就死了這條心罷。"他不管楊乃武是否願意，立即代楊乃武續弦，逼兒子娶南鄉一位詹財主的女兒為妻。楊乃武不敢違悖父命，只好與詹氏成親。但他心中只有小白菜，對楊詹氏左看不順眼，右看不中意。

小白菜聞訊大哭了一場，此後整天在家悶悶不樂。畢王氏見此狀況，四下託人作媒，情願把女兒白送給人家，以免她有個三長兩短。

城隍廟附近住着一個豆腐店伙計葛品連，他自幼體弱多病，左腿患有丹毒，皮膚紅腫，經常發燒發寒，只能做些跑腿的差事，在四鄉收購黃豆。葛品連的母親死後，父親娶寡婦沈喻氏續弦。

沈喩氏到了葛家，成了葛喩氏，她沒有子女，待葛品連如同己出。偏偏命運多蹇，不久葛喩氏又死了第二個丈夫，她只得與葛品連相依爲命。

媒婆馮許氏受畢氏之托，四處替小白菜提親，但小白菜名聲已被敗壞，馮許氏搖唇鼓舌，却無人答應這門親事。馮許氏迫不得已，來到乾兒子葛品連家中：“畢秀姑相貌百裏挑一，如今外間都是傳言，她母親要把女兒嫁給本份人家，情願少受聘金。這等好事，千萬不要錯過。”葛喩氏因兒子年過三十還娶不上老婆，心中非常作急。聽馮許氏一說，一口答應下來。她對葛品連說：“乾娘說得有道理。過了這一村，就沒有這個店，你三十多歲還打光棍，憑甚麼挑三揀四？娶了老婆生兒育女，葛家的香火也就有人接下去啦。”葛品連正臨“貧不擇妻”的處境，也就聽憑繼母作主。

小白菜聽說嫁的是豆腐店伙計，一急之下，去縣學宮找到楊乃武。楊乃武見小白菜急冲冲找來，連忙出了學宮。兩人一前一後，走到城隍廟後面的僻靜之處。

小白菜淚流滿面，責怪楊乃武：“我與你有約在先，非你不嫁。如今你另外續弦，我却要白送給豆腐店伙計……”

“秀姑，我並非負心薄情之人，只是父親作主，不得不從。我與詹氏毫無恩愛，現在只有用心讀書，秋試考上舉人，便可做官。到時納你爲妾，總不是難事。我聽說葛品連體弱多病，活不了幾年，你嫁給她，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你這話怎麼講？”

“你若嫁給健康之人，我們今生今世難成夫妻。葛品連是個短命鬼，反而成全了我們。這叫做‘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小白菜聽楊乃武一番勸慰，破涕爲笑。

同治十二年三月，小白菜嫁給葛品連。新娘是餘杭美女，新郎是豆腐店病伙計，這樁婚事格外引人注目。花轎過街時，萬人空巷，有的人指點着小白菜說葛品連艷福不淺，有的人嘲笑這是潘金蓮嫁給武大郎，鮮花揷在牛糞上。小白菜從此成了葛畢氏。

葛品連新婚之夜，發現小白菜竟然是處女，方知外間的傳言都是惡語中傷，對小白菜格外敬重。小白菜本來就看不起葛品連，心裏又想念楊乃武，對丈夫的恭敬反而看不順眼，經常對他吆來喝去。

葛品連原本租住一間小屋，母子同處一室。娶妻之後，不能三人擠在一屋，須要另外找房。

楊乃武得知此事，有心幫助小白菜一家，於是主動去葛家提出：父親和前妻生前各有一間房子閑着沒有人住，情願以少許租金租給葛品連。小白菜巴不得常常見到楊乃武，便慫恿葛品連租下，搬到學前巷，與楊乃武做了鄰居。

楊乃武與小白菜成了鄰居之後，時常照面，兩人心心相印，但有情人不能夠成眷屬，此中的苦澀一言難盡，正所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丈夫暴死　衙內攬訟

楊乃武自從小白菜搬來之後，溫習功課之餘，也時常抽空去隔壁看看小白菜，並與葛喻氏閑談幾句。有時教小白菜讀書識字，兩人有說有笑，葛喻氏看了不滿意，但因爲住的是楊乃武的房子，沾了他的光，不便發作。

一天，楊乃武又來教小白菜識字，小白菜做了幾個菜，留楊乃武吃晚飯，算是答謝他教書之勞。葛品連回家，見楊乃武與小白菜同桌吃酒，滿肚子醋意，一語不發走進房去。楊乃武見狀，覺得無趣，於是匆匆吃完離去。

小白菜回到房中，葛品連劈頭就問：“楊乃

武怎麼在我家吃飯？”小白菜被丈夫沖了這頓晚飯，本來就不高興，看到葛品連這副盛氣凌人的模樣，也不甘示弱：“他教我念書，我請他喝二杯，有何不可？”葛品連被問急了，高聲吼起來：“甚麼樣的男女！一個有婦之夫，一個有夫之婦，在一個桌上吃吃喝喝。難怪大家說你們有私情，你這個不要臉的破鞋。”小白菜大哭大鬧：“我畢秀姑嫁過來是黃花姑娘，你算個甚麼東西，也跟着別人來糟踏我？你說我們有私情，楊乃武哪次來媽媽都在家，你問媽媽我們有甚麼見不得人的事？”葛品連一怒之下，打了小白菜一記耳光。小白菜與他扭作一團，葛喻氏連勸帶拉，把兩人分開。

這一夜，楊乃武聽到隔壁吵鬧，知道葛品連犯疑，他想了良久。第二天，他對小白菜說：“你住在這裏，難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我正在準備應試，也想清靜幾個月。你們還是搬到別處去爲妥。”小白菜雖然戀戀不捨，但也只得點頭應允。

過了幾日，楊乃武向葛品連下了逐客令，限令搬遷。葛品連一家在六月中搬到澄清巷王心培家隔壁。自從搬家之後，小白菜與丈夫感情更加惡化，葛品連本來就多病，一下子就病倒了。小白菜巴不得他早點病死，對他漠不關心，愛理不

理，葛品連病勢日重。

楊乃武閉門讀書，秋試一舉成名。聽說楊乃武中舉，小白菜心裏十分喜歡。她悄悄去楊家探望，只見車水馬龍，賀客盈門，一時難以見到楊乃武，滿懷惆悵而歸，歸來就把氣出在葛品連身上。

楊乃武忙於應酬，抽不出身。過了一段，他假作散步來到澄清巷。小白菜一見，忙走出來與他在巷中低語。兩人原來就有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心情，何況三月久別重逢，卿卿我我地講個沒完。小白菜說："葛品連病情嚴重，朝不保夕，只等他一死，我就嫁給你爲妾。"楊乃武說："秋試中舉之後，還要進京會試，一旦榜上有名，娶妾理所當然。"兩人正在嘀咕，葛喩氏從窗中窺見他們那種熱火的模樣，心裏也有點疑慮："這兩個男女雖然沒有眞憑實據讓人抓住，但不乾不凈的事情或許有之，看小白菜的樣子，眞想倒在那男子懷裏。"

十月初七，葛品連寒熱病又發了。他在家睡了二日，想到一家人還等着自己掙錢養活，又受不了小白菜的冷言冷語，只得支撐着病體去鄉下收購黃豆。

晚上，葛品連背着黃豆回城，兩腿重如千斤，

渾身抖個不停，一步一捱，勉強來到城邊許家集街上，坐在糕糰店臺階上喘氣。店裏的伙計沈貴生見狀，邀他進屋，勸他吃兩個粉糰充飢。葛品連只吃了一個，立刻嘔吐起來。衆人圍住，看他臉色特青，議論紛紛，糕糰店老板見勢不妙，叫沈貴生代他背上黃豆，扶送進城。

葛品連被扶進家門，一頭栽倒在牀上，連聲叫冷。葛喻氏和小白菜只當是舊病復發，請郎中診治，說是體弱氣虛，積食滯腸，開了張消食導滯的藥方，待明日藥舖開門配藥煎服。小白菜婆媳收拾完畢，各自睡覺。半夜，小白菜被丈夫翻滾吵醒，起牀察看，只見葛品連口吐白沫，兩眼瞪直，已經上氣不接下氣，慌忙叫醒婆婆。葛喻氏過來一看，大驚失色，厲聲責問："郎中說是不要緊的病，怎麼變成這樣，你給他吃了甚麼？"小白菜也急了，大聲分辯說："我連水都沒有給他喝，關我甚事？"鄰居王心培聽見吵鬧，前來勸解，讓她們快去請縣裏的名醫嚴雅洲來診治。嚴氏把脉之後，連連搖頭，說道："病勢危急，不可救藥，快快準備後事罷。"

葛品連昏迷不醒，延至第二天上午就死在牀上。葛家也無甚麼親友，乾娘馮許氏過來幫忙，佈置靈堂，買來棺材。葛喻氏親自替兒子換穿壽

衣，查看屍體週身浮腫，左腿紅腫過膝，並無異常，確是病死，於是把屍體入殮蓋棺。小白菜披麻帶孝，哀哭守靈。小白菜又請了幾個和尚來誦經超度亡夫，算是了却一番姻緣。

小白菜名聲不好，丈夫暴死，不免有人疑三惑四。但葛品連一向多病，葛喻氏也說是病死，因此人們只是議論了幾句，事情也就過去了。

殊不知，有一個花花太歲劉子翰，是餘杭縣令劉錫彤的大公子，人稱劉衙內。他曾經去調戲勾引小白菜，被小白菜厲聲斥責，一直懷恨在心。聽說楊乃武與小白菜相好，劉衙內已是滿懷醋意。前不久楊乃武中舉，劉衙內派訟師陳竹山備禮前去慶賀，楊乃武出言不遜，不想理睬，陳竹山與楊乃武一向有隙，乘機添油加醋，撥弄劉衙內。劉衙內更是火上澆油，一心報復楊乃武與小白菜。聽到葛品連死訊，他喜出望外，與陳竹山商量：“如何收拾這一對狗男女……”

劉衙內帶了差役姜位隆前往小白菜家中，見靈堂內只有葛喻氏一人，於是上前說話。“聽說葛品連突然死了，我特來接濟你們。我父親就是知縣，你有甚麼事可以向我說。”他們一邊說，一邊拿出一錠銀元寶。葛喻氏慌忙跪下謝恩。“你起來，我問你，葛品連怎麼死得這樣快，是不

是讓人給害了。小白菜對他可沒有甚麼情義啊！”葛喻氏聽劉衙內說得蹊蹺，不知如何開口。劉衙內進一步暗示：“你兒子莫非是讓人投了毒？”葛喻氏恍然大悟：“你說小白菜下了毒？她可是說那天夜裏連水也沒有給品連喝啊。”劉衙內冷笑道：“她既然下了毒，怎麼能承認給你兒子吃下肚去呢？再說楊乃武是個有名的訟棍，他出謀劃策，還怕瞞不住你們？”葛喻氏聽說“楊乃武”三字，想起兒子死前，小白菜與楊乃武在一起說話的事情，“這個賤貨，我也聽人說她同楊乃武不乾凈，原來是姦夫淫婦密謀毒死我兒子，我的兒，你死得冤枉啊”葛喻氏大哭起來。這時，馮許氏走了進來，葛喻氏一把拉住她的手說：“劉少爺告訴我，我家品連是讓那個賤貨毒死的。”馮許氏朝劉衙內作一長揖，附和道：“我說也是，品連面孔鐵青，手指甲也是青的，與砒霜中毒像得很呢。”劉衙內大喜：“你見到屍身發青，必是砒霜毒死，趕快告狀去，不要放過這對狗男女。”葛喻氏為難地說：“告狀可不易，再說我一個字都不識，還是算了吧。”劉衙內一拍胸脯說：“我有個朋友，是有名的訟師，讓他替你寫狀紙，告到我父親手上，還怕不准嗎？”葛喻氏點頭同意。

第二天，劉衙內請陳竹山過來代寫訴狀。陳竹山知道葛品連是病死的，本不想做這種傷天害理之事，但想到“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告倒楊乃武，既可以消除心中的妒意，又可以巴結劉衙內，今後餘杭縣的官司就由我包打了。於是書寫題爲“葛喻氏告兒子暴死有詐，請求開棺驗屍事”的狀紙。

知縣劉錫彤早已聽兒子劉子翰說起楊乃武與小白菜涉嫌毒死葛品連之事，看了狀辭，立即帶仵作沈詳、衙役沈彩泉等人前去葛喻氏家中驗屍。

仵作沈詳打量屍體，不像中毒之狀，但耳邊響起劉衙內囑託：“驗得中毒，重重賞你，否則饒不了你。”於是依照多年的經驗，把屍體狀況說得與中毒一樣：死者七竅流血，甲色青黑，確係中毒斃命。衙役沈彩泉在旁看了驗屍經過，對中毒提出質疑。沈詳道：“死者口鼻流血，銀針探喉，顏色黝黑，必是中了砒毒無疑。”沈彩泉駁道：“若是中了砒毒一定七竅流血，現在死者眼內無血，耳中血水也是由口鼻間流入，因爲不能兩面都流，所以右耳有血，左耳無血。這銀針的顏色只稍微暗一點，並不是完全墨黑，不能認爲是中了砒毒的證據。”沈詳理屈辭窮，索性不開口，在驗屍報單寫上“中毒”，請縣令裁決。

劉錫彤有了先入之見，看到沈詳報單，當時命令拘捕小白菜，連同一干證人帶到縣衙審訊。

屈打成招　釀成冤案

劉錫彤回到縣衙，下令升堂，傳葛畢氏過堂。小白菜跪在階下，劉錫彤見她美貌出衆，心裏已認定她不守本份，一拍驚堂木，喝問道："葛畢氏，你如何毒死親夫？姦夫是誰？快快招來！"小白菜戰戰兢兢說不出話來，只是連呼"冤枉"。

劉錫彤喝令把葛畢氏押下去，傳原告葛喻氏。葛喻氏把小白菜與楊乃武相好等事叙述了一遍，聲稱兒子暴死，顯係姦夫淫婦所爲。再傳證人馮許氏，她繪聲繪色把街坊流言說了一通。又傳問證人鄰居王心培，他供稱未見楊乃武與葛畢氏往來，但時常聽到小白菜夫婦爭吵。

劉錫彤聽了原告和證人之言，斷定小白菜毒死親夫，下令用刑。兩個衙役提着刑具過來，把小白菜的手指夾在小木條裏，用木條上繫的繩索縛牢，然後兩邊緊拉。十指連心，痛得小白菜幾乎昏死過去。劉錫彤問："招不招？不招再拶！"小白菜怕拶，只得胡亂招認毒死親夫，畫

了供狀。劉錫彤又追問：“姦夫是誰？”小白菜除了楊乃武外，並沒有其他熟識的男人，只好胡亂供稱是楊乃武。

劉錫彤派人送帖請來新科舉人楊乃武。楊乃武接到請帖，頗覺莫名其妙，他做夢也沒想到葛品連的死亡會牽涉到他身上，小白菜會供認他是姦夫，還以爲是別的辭訟牽涉，所以昂然直入縣衙，向堂上的劉錫彤抱拳作了個揖道：“老公祖在上，晚生有禮了。不知老公祖呼喚晚生，有何見教？”

劉錫彤對楊乃武本無好感，這時見他長揖不拜，心中更加有氣，勉強向旁邊設的座位伸了伸手，等楊乃武坐定，便道：“現有葛喻氏狀告他媳婦葛畢氏害死她兒子葛品連。本縣開棺驗屍，驗得確係中毒。葛畢氏已當堂供認她和你通姦，同謀毒死親夫。你怎麼說？”

楊乃武冷笑道：“老公祖言之差矣！晚生讀聖賢之書，素來非禮勿視，非禮勿動，今又鄉試獲儁，豈能作此越禮犯法之事？”楊乃武自恃能言善辯，“白天未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又是新科舉人，不把縣令放在眼裏，因此一席話駁得劉錫彤火冒三丈。劉錫彤不便貿然對舉人用刑，只好拂袖退堂。退堂之後，命師爺起稿，呈

請浙江提學胡瑞瀾革去楊乃武的功名。

胡提學素以整飭風化爲己任，在省內嚴禁淫辭小說。接到餘杭縣令劉錫彤的呈文後，也不詳察案情，立刻批准斥革。

劉錫彤接到批文，立刻簽發拘票，把楊乃武逮來審訊。楊乃武當然不肯承認，大呼“冤枉”。劉錫彤下令用刑。衙役如狼似虎地把楊乃武拖翻在地，上了夾棍收緊。楊乃武從小嬌生慣養，何曾受過官刑，止不住一聲慘呼，昏死過去。衙役用冷水噴醒，他仍然呼冤不止。

師爺章掄香對劉錫彤附耳道：“看來楊乃武是不會招認的，東翁不如把此案人犯、驗屍記錄和葛畢氏供辭一併解省，由府尊親審爲妙，以免將來麻煩。”劉錫彤點頭稱是。

杭州知府陳魯聽了餘杭縣令一番敘述，認定這是一樁姦婦毒殺親夫命案，因小白菜已經供認，於是對楊乃武動用大刑。楊乃武先後嘗受了夾棍、踏槓、跪火鏈三種酷刑，膝彎幾乎被槓子壓斷，膝蓋跪在火鏈上被燒燙得焦黑，幾番死而復蘇，不勝楚毒，只好含冤供認在十月初五交付砒霜。

陳魯追問：“砒霜是從哪裏買來的？”

楊乃武記起從餘杭到杭州經過東倉前鎮時，

曾見有一家藥舖門上掛着“錢記愛仁堂”的招牌，便胡亂供稱：“是在愛仁堂藥舖買的。”

陳魯又問：“買砒霜是哪一天？”

楊乃武想，買砒霜應在交砒霜以前，便供稱：“十月初三。”

陳魯自以爲案內的疑問都已查訊明白，非常得意，便命楊乃武在供辭上畫了押，將一干人犯分別收監，令劉錫彤回縣取證查核。

劉錫彤回到餘杭，逼迫愛仁堂藥店老板錢寶生寫了一張供狀，承認楊乃武曾於十月初三日來店，託稱毒鼠，購買砒霜。因他係紳士，沒疑心他，所以賣給他。楊乃武本想胡亂招供，府縣取證，自然會被事實推翻，不料弄假成眞，竟然有錢寶生的旁證，於是翻供。陳知府大怒：“你既已招供，又有事主證辭，又出爾反爾，非用重刑不可！”差役們把楊乃武拖翻，依前將夾棍、踏槓、跪火鏈、天平架等各種大刑加在他身上。楊乃武氣絕復蘇十多次，每次蘇醒過來，總是極口呼冤，不肯招認。陳知府叫書辨照葛畢氏所供寫成供辭，趁他受刑昏死過去時，命差役把他手指按在供狀上，以此作爲他的親供，連同錢寶生的僞證，呈報撫按：葛畢氏謀殺親夫，罪大惡極，擬凌遲處死；楊乃武謀奪人妻，毒死本夫，擬斬

首示衆。請求裁核。

浙江巡撫楊昌濬，浙江提刑按察司蒯賀蓀，接到杭州府的呈報，以案關通姦謀殺親夫，情節重大，便於十一月十六日會審。小白菜畏刑，仍舊維持原供不變；楊乃武却堅决不承認有通姦給毒的事，說是因問官刑訊逼供，昏死過去，供狀並未經自己過目，由堂上強捺指印。撫按官認爲有錢寶生具結證明，時日完全符合，仍照原案定讞，並根據杭州府所科罪刑，申詳刑部。

一樁冤案就這樣造成了。

京控鳴冤　奉旨查核

楊乃武入獄之後，胞姐葉楊氏與妻子楊詹氏前往探監。楊乃武向她們訴說與小白菜從無姦情，更沒有串通謀害葛品連之事，並告訴她們多花錢財打通牢頭關節，以便在獄中書寫辯訴狀。楊詹氏一一依允。

楊乃武把冤情詳細寫明，由楊詹氏向杭州府、提刑按察司、巡撫衙門申訴，都被駁回。葉楊氏託人把辯訴狀申送都察院，都察院咨文讓撫按官覆審。撫按官敷衍了事，把案卷發回杭州府覆審。陳魯當然不願意承担製造冤案之罪，仍然

維持原判。

楊乃武一看覆審又是走過場，已是生死悠關的時候，於是絞盡腦汁，寫了一份京控的訴狀，既為自己辯護，又控告省、府、縣官不顧事實，錯判人罪。其中有八不可解，也就是八個辯護要點：一是葛喻氏在覆審時的供辭與當初報縣的訴狀前後矛盾；二是楊乃武與小白菜並無通姦的證據；三是錢寶生所說買砒霜的時間及小白菜所說取砒霜的時間楊乃武均在別處；四是葛喻氏說小白菜早已承認與楊乃武共同謀害，府縣官却隻字不問詳情；五是證人王心培供稱未見楊乃武去小白菜家中，豈有通姦之事；六是證人何春芳是葛品連夫婦近鄰，却供稱不認識兩人，其證辭不可為據；七是錢寶生已否認賣砒霜之事；八是楊乃武身上有暗記，小白菜既然說與楊有姦情，却對此一無所知，顯然通姦是不實之辭。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日，京控狀紙呈遞到都察院。都御史廣壽等人傳閱之後，認為此案確有疑竇，即奏聞朝廷，奉旨交浙江巡撫楊昌濬親自覆審。十月二十九日，上海創刊一年多的《申報》不知從何處搞到楊乃武的訴狀，在報上發表，引起全國關注。楊昌濬唯恐承擔責任，委派湖州知府錫光代理，另派紹興知府龔同綏、富陽知縣許

加德、黃岩知縣陳寶善在杭州會審，所有差役都由紹興府帶來，以免杭州府作弊。十二月十四日，杭州府三堂會審，紹興府龔同綬牽頭，先後審了十五次。小白菜和錢寶生全部翻供。小白菜說與楊乃武通姦及毒死親夫均是屈打成招。錢寶生則否認賣藥給楊乃武之事。楊昌濬只好命知府暫且停審，稍候時日，待再取證據之後重新審理。

光緒元年四月，都察院給事中王書瑞上疏彈劾楊昌濬辦案不公，草菅人命。請另委大員審理，以明眞相。慈禧太后也聽說此案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於是在奏摺上批示：此案派浙江提學胡瑞瀾再審。楊昌濬聞訊，立即去胡府拜訪。兩人私交甚密，官官相護，自然是心照不宣的了。

胡瑞瀾當初未經查核就革去楊乃武的功名，爲了保住自己的頂戴，當然不希望平反冤案。他仔細推敲案卷，認爲錢寶生是能否翻案的關鍵，如果他承認賣砒霜給楊乃武是假，則楊乃武與小白菜共同謀害葛品連必然是虛。他在六月十四日單獨提審錢寶生。

“你知道砒霜是劇毒，爲何賣了那麼多給楊乃武？”胡瑞瀾和顏悅色問道。

錢寶生哭喪着臉說：“小的並不認識楊乃武，楊乃武也從未來店買過砒霜。”

胡瑞瀾道：“你既然沒有賣砒霜給楊乃武，為甚麼出具證言，說十月初三日楊乃武託稱毒鼠，來店購買砒霜三錢，難道不知作僞證是犯罪的嗎？

錢寶生道：“只因縣太爺和章師爺到店裏來，再三要小的承認曾賣砒霜給楊乃武，還寫了保證書給小的，證明與小的無干，小的才在證言上畫押具結。

胡瑞瀾問道：“現在這張保證書在哪裏？你把它交出來，我便放你回家。”

錢寶生交了保證書，叩頭退出。胡瑞瀾命令再審楊乃武與小白菜。兩人都說冤枉，極力爲自己辯白。胡瑞瀾對兩人連連過堂，濫施嚴刑，小白菜熬不住晝夜受刑，於是又回到原供。楊乃武拼得一死，無論怎樣用刑，堅决不承認通姦及謀殺事情。案件一時難以定讞。

十月十六日，給事中邊寶泉上疏給慈禧：“餘杭民婦葛畢氏毒斃本夫牽涉舉人楊乃武一案，案中主犯及要證紛紛翻供，其中必有屈抑。此案應由刑部親自提審人犯，取證覆查。如原判無誤，不過拖延數日審决；如原判實枉，則可借此懲一儆百，打破陋習，使獄無積滯，冤皆昭雪。”

與此同時，胡瑞瀾的奏摺也送給慈禧：“奉

旨覆審楊乃武謀婦殺夫一案，經反覆訊究，與原擬罪名並無出入，請着刑部速議具奏。”

慈禧剛愎自用，對邊寶泉指責胡瑞瀾審理不當極爲不快，於是不理邊寶泉的請求，而讓刑部進行書面審理。

楊乃武與小白菜命運如何，就繫於是刑部覆審了。

刑部覆審　沉冤昭雪

社會輿論對楊乃武蒙冤非常同情。《申報》以“乃武歸天，斯文掃地”爲題登載了覆審的消息。浙江學子進京應試，聯名寫本遞呈都察院，同鄉京官十八人也聯銜上奏，要求將此案提交刑部審理。

刑部侍郎夏子松是餘杭人，聽了同鄉反映楊乃武的冤情，拿定主意替他洗冤。夏子松通過恭親王奕訢得以入宮晉見慈禧。他在刑部供職，深知如何才能說服慈禧。當時正是慈禧四十壽辰大赦天下不久，夏子松拜跪太后，說道：“老佛爺大赦天下，民間歌功頌德，祝願老佛爺萬壽無疆。只有同治癸酉科舉人楊乃武被餘杭民婦葛畢氏誣攀同謀毒斃本夫一案，至今懸而未决，未能邀沐

恩典，民間輿論似乎略有不滿。”慈禧道：“此案經胡瑞瀾反覆訊究，認爲原擬罪刑並無不合，已着刑部詳查核議具奏。似此情眞罪當，根本不在赦列。民間不滿，總緣未曾詳悉案情。”夏子松道：“奴才在皀尙書主持下，調齊全案卷宗，和同僚詳加硏求，深覺案中疑竇很多，胡提學審斷似有不公。”夏子松一一列舉案中所有疑點。慈禧聽後爲之心動，又想到朝野議論紛紛，總是事出有因，於是改變了態度。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下旨：“浙江餘杭畢葛氏一案，前着提督學政胡瑞瀾嚴訊，以案無出入，仍照原擬罪名定讞。現經刑部查核，案中疑竇甚多，已咨令逐條查覆。茲着浙江巡撫楊昌濬提集全案人證起解至京，交刑部審訊。”

胡瑞瀾接到刑部咨文，命他逐條答覆案中歧異，並由楊昌濬提解全案人證進京候審。這下他可慌了神：只要證人錢寶生一旦在京和盤托出僞證經過，自己就難逃罪責，“無毒不丈夫，乾脆送他上西天。”胡瑞瀾拿定主意，密令心腹跟丁朱春恒速去餘杭愛仁堂藥鋪，設法毒死了錢寶生。

楊乃武案重要證人錢寶生猝死的消息，由《申報》在光緒二年正月二十二日登出，各地議

論沸沸洋洋，都認爲死得可疑。

社會輿論對刑部官員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楊乃武和小白菜解送至京，刑部見他們遍體鱗傷，讓他們先行養傷。看到刑部的態度，楊乃武和小白菜感到絕處逢生，小白菜膽子也大了。四月十五日主要人犯、證人集中過堂，楊乃武提到餘杭縣令之子與自己有嫌，小白菜受到啓示，供出劉衙內如何企圖調戲勾引一節，葛喻氏也供出劉衙內暗送銀元寶，教唆她如何告狀之事。刑部認爲劉衙內涉嫌誣陷，於是派人把他的跟丁姜位隆密拿解京。

劉衙內和陳竹山一看形勢不妙，“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兩人僱了一隻烏篷船從錢塘江搖出杭州灣，駛向舟山群島。夜黑風高，一個巨浪打來，小船翻倒，兩人落水，葬身汪洋。數日後，劉子翰的浮屍被人打撈上來。劉錫彤悲恐交加。

刑部尙書皀保辦案精細，被時人譽爲“黑老包”。他看出楊乃武案中的主要疑點，把劉衙內跟丁姜位隆、錢寶生店鋪伙計胡慶善、餘杭縣仵作沈詳都拘捕到案，嚴加審訊。七月十五日，三人都供出眞情。皀保初步斷定楊乃武和小白菜乃是冤案，題奏慈禧：對葛品連開棺重驗，將劉錫彤押解至京，進行審訊。慈禧予以批准。十一月二

十日，劉錫彤及屍棺均解送至京。

十二月初九日，刑部在朝陽門外海會寺當衆開棺重驗。刑部指派老練仵作荀義、連順二人將死者骨殖從上到下逐一詳驗，死者牙齦、手足骨尖均非青黑色，足證葛品連並非中毒而死。

光緒三年二月十六日，刑部尙書皀保具本題奏：擬本案主犯楊乃武與葛畢氏無罪開釋。葛畢氏不該誣攀楊乃武，杖責八十。葛喻氏不該爲利所動，聽信教唆，投縣請驗，姑念女流無知，薄責示懲，掌嘴八十。仵作沈詳受賄謊報中毒，釀成冤案，杖責八十，徒刑兩年，永不錄用。所有審承此案官吏如何懲處，請旨定奪。奉旨：浙江巡撫楊昌濬，浙江提督學政胡瑞瀾，杭州府知府陳魯均革職查辦。浙江提刑按察司蒯賀蓀、湖州府知府錫光、紹興府知府龔同綬、富陽縣知縣許加德、黃岩縣知縣陳寶善、嘉興縣知縣羅子森等均降職罰俸。餘杭縣知縣劉錫彤罪情重大，發配黑龍江充軍，不准收贖，遇赦不赦。其餘悉照原擬。至此，楊乃武與小白菜的沉冤得以昭雪。

楊乃武雖然平反，但終因爲與小白菜暗中來往，有悖禮教，舉人功名不予恢復。出獄之後，他曾被《申報》聘爲主筆，但唯恐以文得禍，很快辭歸鄉里，種桑養蠶，代寫辭狀，一九一四年病

死在餘杭。

小白菜出獄後，被世人所輕視，與楊乃武也不可能結合，她萬念俱灰，在餘杭南門外准提庵削髮爲尼，法名慧定，一九三〇年老死在庵中。

下列圖書簡目

（・已經出版）

- 《中國文化46謎》
  施宜圓等編
- 《古風民俗》
  齊星編著
- 《科學考察歷險記》——登冰山兮涉大漠
  河山主編
- 《中國的世界第一》
  吳珹編著
- 《西南祕境萬里行》
  沈澈著
- 《古稀天子乾隆》
  劉潞編著
- 《字裏乾坤》
  曹先擢著

•《精選白話三國演義》

•《詩海同遊》
梁耀揚著

•《江南才子唐伯虎》
柳聞編著

•《中國美藝菁華》
朱國榮編著

•《中國歷史未解之謎》
丁鳳麟　金維新主編

•《文化滿天星》
天津人民廣播電台編

•《從沒有到有》——百物之源
卓德元編著

•《愛人・同志》——俗詞的文化意義
王德春著

•《中國十大開國皇帝》
趙雲田　史明迅編著

•《精選白話聊齋誌異》
齊力子選譯

•《名黛風流》
錢漢生等編著

•《明清十大名案》
蕭風著

《計劃死亡——死於安樂的追求》
楚冬平著

《改造大地》
李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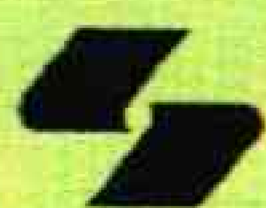
•《數學奇趣錄》
談祥柏編著

•《中國歷代亡國皇帝》
趙雲田　王明錄編著

《現代科技萬花筒》
艾恒武主編

明清兩代曾產生許多震撼人心的著名案件，它們對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是當時政治和司法狀況的生動記錄。

本書精選其中曲折離奇而又驚心動魄的案例十宗以饗讀者。讀者可藉此瞭解專制政治的腐朽和司法的黑暗，另一方面也可以體會中國古代法律的精神，收到溫故知新和鑒古明今的功效。



聯合出版集團





ISBN 962 07 5111 6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28.00